

人間小品

集甲

人間叢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4348



人 間 小 品

甲 集

人 間 世 叢 書

No. 370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二 十 四 年

116470

~~126470~~

人 間 小 品 甲 集

每 冊 六 角

編 者 人 間 世 社

發 行 人 余 漢 生

發 行 所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刷 者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編例

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
人間世半月刊第一期至十二期內抽出
次序亦以筆劃多寡爲先後特此聲明

目次

談旅行	甘永柏	一
小動物們	老舍	九
斗行	老向	二〇
在玄武湖畔	李金髮	二五
紅豆與胭脂葉	李同愈	三五
囚徒的玩樂	更生	四〇
刻印小記	沈啓无	五〇
說大足	語堂	五六

半農紀念	知堂	六三
讀勞倫斯的却泰來夫人的愛人	郁達夫	七〇
春	風子	八三
秋荔亭隨筆	平伯	八七
古槐夢語拾零	平伯	九〇
談詩	徐訏	九二
論讀書與談話	陳鍊青	一〇九
觀潮	陳子展	一一一
釣魚	孫德銓	一三二
跋知堂兩信	曹聚仁	一四一
論山水畫	海戈	一四八

論中國人鄙視歐洲人·····	閒齋·····	一六七
出門的事兒·····	窘羊·····	一七六
袁中郎的佛學思想·····	張議釗·····	一八三
現在大衆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	黎錦熙·····	二〇四
談中西醫·····	銖庵·····	二一六
公安竟陵小品文讀後題·····	劉燮·····	二二七
父親的死·····	劉小蕙等·····	二三三
老哥哥·····	藏克家·····	二四五
新詩問答·····	廢名·····	二五五
京居隨感·····	謝保康·····	二六八
萬籟閣題壁·····	薛吟松·····	二七二

朱牧兒墓	翟象謙	二七三
朱湘週年忌	羅念生	二七八
談死	藐江	二八四
閒	豐子愷	二八八
小鴨之死	蘭如	三〇八
獄中記	檻衫	三一八

談 旅 行

甘永柏

比耶荷姆 (M. Beerholm) 曾在一篇文章裏告訴我們說倫敦有一種專門爲人送行的人，爲了一鎊兩鎊的報酬，他可以很動情的將一個異鄉的客人送上征途；做來儼如真實，陪襯他的寂寞，使他受着旁人的豔羨，侍者的尊視。世上也有那種爲「裝飾」而旅行的人，想來頗是令人惘然的事。但從反面想想，人生的哪一件事又不是一種裝飾？史特立契對於劇院的後臺有着很大的趣味，他爲的就是看裝飾；這位優美的傳記作家，也許對於那種在短時裏去經歷一個長的人生的製作感到了喜悅。同樣的，我愛好旅

行，我對於那種在匆忙行程中各種人臉作一種人性的探討，也是感到喜悅的。不過，在史特立契的有點兒刻薄的筆下，慣常做一點殺風景的勾當：他會拉一個抹掉了脂粉，蓬亂着頭髮，從半裸的披肩下露出蒼白的肢體的女人告訴你說這是適才低低地嗅着『阿孟，阿孟！』的世界上第一的情婦（見茶花女）；我告訴你，親愛的讀者，我是沒有那種沙蒂斯姆的風趣。

在舟車上，我有注意一個人的動作的習慣；這正如我歡喜收集各種人的像片的習慣一樣（我的親友們不是太吝嗇，都總得有一張像片落在我的手裏），我不能說出是什麼理由。這一份兒經驗，使我得有一點能力，如果我是有暇裕，我可以描給你一個出鬚的，昏瞶的老頭子給你看：他是怎樣艱難的在對付那流出的鼻涕，隨着車輪的震動，掉了出來又縮了轉去。

我同樣也可以描給你看，第三位上那位穿紫色衣服的少女，她的薄薄的嘴唇是怎樣會說謊，而在那瘦小得有點可憐的胸膛中，又裝着怎樣的機智；是的，那種注視對於一個陌生人也許是欠缺一點禮貌了。但那是我的快樂，一點無傷的快樂，我是可以要求原諒的吧。

快樂的旅行常常是在獨身的旅行中，而結伴的旅行，也有更快樂的時候，鶴見祐輔的所謂「在異鄉發見友人」，大約是只有單身才是可能的，因為人的心與心的交換是最膽怯的時刻，是需要着肅靜與孤獨的。世上的情人沒有在孤島中共同生活過三五天難得有真實的情感。但這兒我說的單身旅行，並沒有鶴見氏的追尋的目的，我是說着那比較可以自由的觀察的意思。「結伴尋歡」是少年的盛事，哄鬧代表着高度的快樂，但這兒也有一個閒適的境界：如果你拈着煙，眯着眼，看那忘掉自己的表情，聽那無

節制的奢侈的語言的飛揚，你能說不是一種快樂嗎？

人類的言動是一幅畫，一種聲音。自然也是一幅畫，一種聲音。我們去感覺一個美麗的靈魂，得用我們的眼，耳，與我們的心。而我們去感覺自然卻還要加上我們自己的行動。自然的節奏在於它的變換，那種變幻却需要我們更多的經歷才感得出來：我們有過西湖夜泛的經歷，我們也作過太湖的夜遊，雖然小孤山與鼇頭渚的倒影或者在我們心上佔據了同樣的地位，但一個的幽緻，一個的蒼茫沉肅之感，却會引起不同的情緒。

我們已從旅行在人事方面的關係中引到自然方面來，但我告訴你，一個談諧的朋友和一個知心的朋友也都是必要的。我們最近有過一次旅行，在並不很融洽的一隊人中，却因為有一個「小猴」（見漁光曲）的關係，使大家都開了笑臉。據說一個很有風情的女人在交際中是不會冷落到任何

一個人，而使大家都感覺着舒適。一個談諧的朋友常常也有這種力量。彷彿是鶴見祐輔曾經提起過，說是「在旅行中能夠遇見若干美麗的人，偉大的人，與聰明的人，只要見着這些人就滿足了。」而我覺得在自然的慧心中，能夠聽到幾句慧心的話，是更可以使人滿足的。慧心的話不常有，她是被包孕在自然中，在遼遠的旅途中，等待人們的啓發的。

我是深深地愛着看日落時的晚景，在江上，那種悽絕的彩色給人以羅曼的夢，給人以非現實的幻想。我也曾在平原上遙望過山地的日落，那是一種猖狂，恣縱的情調：太陽掉下去，塗紅了山林，野草，又塗紅了西天，那種紅，像是有十萬八千的子弟兵揭起了叛旗，焚起了野火。

蘇遊時，從虎丘歸來的薄暮，我們分乘着幾匹驢子。都收緊了繮繩，讓驢在那冷靜的鄉道上緩緩地踱去。烟塵四起頗有點兒「古道西風瘦馬」

的情味。而在那時，忽然給我瞧見了慢慢逸遁下去的落日。那是一種平原的日落，很雍穆，很和煦，一層淡淡的雲幕捲了上去，像還隱逸着千山萬水的路程，十分動人的鄉思。我奇異着這樣的日色，一個靈心慧語的同伴却說出了與我相同的意見。原來這個孩子也是從遼遠的鄉土裏來的，她的生活中似乎也有過我那一份兒經歷。在旅途發現知己，該是世上至樂的事了。

在旅行上，縮短兩地的距離，我們得感謝近代文明的功勞。然而在「行」的趣味上，我們還是多半得借重自己的足力的。關於行，我覺得世上有許多絕妙的文章可做；即如遊覽的旅行，那種文章可以有時是緊湊，有時是鬆散，都不缺少豐富的情致。

我想起在無錫梅園遊「地洞」時的故事：大家手聯着手，一聲吆喝，

從長長的黑暗地道裏穿了出來，各個人的歡快是融成了一片。從前我們在故鄉爬一座有名的大山，大家以呼應的吆喝一鼓作氣登上了山巔，像伏爾加河畔的舟子，聯繫着共同的哀樂，哼着同一的歌，拖着同一的步伐，這是行的緊湊文章。

鬆散的行像一篇走筆漫遊的散文，有機遇，有即興，有不絕如縷的詩材。世上能從寂寞得到快樂的人，大約是沒有不知道隨意的漫步的妙處的。心境染了悽迷的人，散散步會使他開曠。我會分析過這種原因，我想這大概是一個「希望」的作用。漫步會感覺路途的悠長，那彷彿暗示你人生有更悠遠的世界。旅行的人難得不有好的心情，那麼，緩緩的散步更可以延長他的希望；誰都會想着：遠着呢，目的還在更遠的彼方，於是更鼓起了興致。

我是歡喜着旅行的，更歡喜以無心的步旅，去發現那理想的境界。史蒂芬蓀的流浪者之歌裏有一段說：

“Wealth I ask not hope nor love,

Nor a friend to know me

All I ask, the heaven above

And the road below me.”

雖然不必是那樣一切都可以不要而恣意漫遊的人，但我是望着隨時的旅行能成爲我生活的一部的。世事令人憂鬱，拿旅行來消洩自己的懷憤，也許是有着一點苦趣的？哪兒能得到那樣一種恬談自如的境界呢，我說，旅行只是爲了我的快樂。

二三年十一月廿九日。

小動物們

老舍

鳥獸們自由的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養着更快樂。據調查鳥類生活的專家說，鳥啼絕不是爲使人愛聽，更不是以歌唱自娛，而是佔據獵取食物的地盤的示威；鳥類的生活是非常的艱苦。獸類的互相殘食是更顯然的。這樣，看見籠中的鳥，或柙中的虎，而替他們傷心，實在可以不必。可是，也似乎不必替他們高興；被人養着，也未盡舒服。生命彷彿是老在魔鬼與荒海的夾間兒，怎樣也不好。

我很愛小動物們。我的『愛』只是我自己覺得如此；到底對被愛的有

什麼好處，不敢說。他們是這樣受我的恩養好呢，還是自由的活着好呢？也不敢說。把養小動物們看成一種事實，我纔敢說些關於他們的話。下面的述說，那麼，只是爲述說而述說。

先說鴿子。我的幼時，家中很貧。說出『貧』來，爲是聲明我並養不起鴿子；鴿子是種費錢的活玩藝兒。可是，我的兩位姐夫都喜歡玩鴿子，所以我知道其中的一點兒故典。我沒事兒就到兩家去看鴿，也不短隨着姐夫們到鴿市去玩；他們都比我大着廿多歲。我的經驗既是這樣來的，而且是幼時的事，恐怕說得不能很完到了；有好多鴿子名已想不起來了。

鴿的名樣很多。以顏色說，大概應以灰，白，黑，紫爲基本色兒。可是全灰全白全黑全紫的並不值錢。全灰的是樓鴿，院中撒些米就會來一羣；物是以缺者爲貴，樓鴿太普羅。有一種比樓鴿小，灰色也淺一些的，

纔是真正的『灰』；但也並不很貴重。全白的，大概就叫『白』吧，我記不清了。全黑的叫黑兒；全紫的叫紫箭，也叫豬血。

豬血們因為羽色單調，所以不值錢，這就容易想到值錢的必是雜色的。雜色的種類多極了，就我所知道的——並且為清楚起見——可以分作下列的四大類：點子，烏，環，玉翅。點子是白身腔，只在頭上有手指肚大的一塊黑，或紫；尾是隨着頭上那個點兒，黑或紫。這叫作黑點子和紫點子。烏與點子相近，不過是頭上的黑或紫延長到肩與胸部。這叫黑烏或紫烏。這種又有黑翅的或紫翅的，名鐵翅烏或銅翅烏——這比單是烏又貴重一些。還有一種，只有黑頭或紫頭，而尾是白的，叫作黑烏頭或紫烏頭；比烏的價錢要賤一些。剛纔說過了，烏的頭部的黑或紫毛是後齊肩，前及胸的。假若黑或紫毛只是由頭頂到肩部，而前面仍是白的，這便叫作

老虎帽，因為很像廿年前通行的風帽；這種確是非常的好看，因而價值也就很高。在民國初年，興了一陣子藍鳥和藍鳥頭，頭尾如鳥，而是灰藍色兒的。這種並不好看，出了一陣子鋒頭也就拉倒了。

環，簡單的很：全白而頂上有一黑圈者叫墨環；反之，全黑而頂上有白圈者是玉環。此外有紫環，全白而頂上有一紫環。『環』這種鴿似乎永遠不大高貴。大概可以這麼說，白尾的鴿是不易與黑尾或紫尾的相抗，因為白尾的飛起來不大美。

玉翅是白翅邊的。全灰而有倆白翅是灰玉翅；還有黑玉翅，紫玉翅。所謂白翅，有個講究：翅上的白翎頂是左七右八。能夠這樣，飛起來纔正好，白邊兒不過寬，也不過窄。能生成就這樣的，自然很少，所以鴿販常常作假，硬插上一兩根，或拔去些，是常有的事。這類中又有變種：玉翅

而有白尾的，比如一隻黑鴿而有左七右八的白翅翎，同時又是白尾，便叫作三塊玉。灰的，紫的，也能這樣。要是連頭也是白的呢，便叫作四塊玉了。四塊玉是較比有些價值的。

在這四大類之外，還有許多雜色的鴿，如鶴袖，如麻背，都有些價值，可不怎麼十分名貴。在北平，差不多是以上述的四大類為主。新種隨時有，也能時興一陣，可都不如這四類重要與長遠。

就這四大類說，紫的老比別的顏色高貴。紫色兒不容易長到好處，太深了就遭豬血之謂，太淺了又黃不啣的寒酸。況且還容易長『花了』呢，特別是在尾巴上，翎的末端往往露出白來，像一塊癬似的，把個尾巴就毀了。

紫以下便是黑，其次爲灰。可是灰色如只是一點，如灰頭，灰環，便

又可貴了。

這些鴿中，以點子和烏爲『古典的』。他們的價值似乎永遠不變，雖然普通，可是老是鴿羣之主。這麼說吧，飛起四十隻鴿，其中有過半的點子和烏，而雜以別種，便好看。反之，則不好看。要是這四十隻都是點子，或都是烏，或點子與烏，便能有頂好的陣容。你幾乎不能飛四十隻環或玉翅。想想看吧：點子是全身雪白，而有個黑或紫的尾，飛起來像一羣玲瓏的白鷗；及至一翻身呢，那黑或紫的尾給這輕潔的白衣一個色彩深厚的裙兒，既輕妙而又厚重。假若是太陽在西邊，而東方有些黑雲，那就太美了：白翅在黑雲下自然分外的白了；一斜身兒呢，黑尾或紫尾——最好是紫尾——迎着陽光閃起一些金光來！點子如是，烏也如是。白尾巴的，無論長得多麼體面，飛起來沒這種美妙，要不怎麼不大值錢呢。鐵翅烏或

銅翅鳥飛起來特別的好看，像一朵花，當中一塊白，前後左右都鑲着黑或紫，他使人覺得安閒舒適。可是銅翅鳥幾乎永遠不飛，飛不起，賤的也得幾十塊錢一對兒吧。玩鴿子是滿天飛洋錢的事兒，洋錢飛起去是不如在手裏牢靠的。

可是，鴿子的講究兒不專在飛，正如女子出頭露臉不專仗着能跑五十味。他得長得俊。先說頭吧，平頭或峯頭（峯讀如鳳；也許就是鳳，而不是峯，）便決定了身價的高低。所謂峯頭或鳳頭的，是在頭上有一撮立着的毛；平頭是光葫蘆。自然鳳頭的是更美，也更貴。峯——或鳳——不許有雜毛，黑便全黑，紫便全紫，攙着白的便不夠派兒。牠得大，而且要像個荷包似的向裏包包着。鴿販常把峯的雜毛剔去，而且把不像荷包的收拾得像荷包。這樣收拾好的峯，就怕鴿子洗澡，因為那好看的頭飾是用膠黏

的。

頭最怕鷄頭，沒有腦杓兒，楞頭磕腦的不好看。頭須像算盤子兒，圓忽忽的，豐滿。這樣的頭，再加上個好峯，便是標準美了。

眼，得先說眼皮。紅眼皮的如害着眼病，當然不美。所以要強的鴿子得長白眼皮。寬寬的白眼皮，使眼睛顯着大而有神。眼珠也有講究，豆眼，隔稜眼，都是要不得的。可惜我離開鴿子們已念多年，形容不上來豆眼等是什麼樣子了；有機會到北平去住幾天，我還能把牠們想起來，到鴿市去兩趟就行了。

嘴也很要緊。無論長得多麼體面的鴿，來個長嘴，就算完了事。要不然，有的鴿雖然很缺少，而總不能名貴呢；因為這種根本沒有短嘴的。鴿得有短嘴！厚厚實實的，小墩子嘴，纔好看。

頭部以外，就得論羽毛如何了。羽色的深淺，色的支配，都有一定的。老虎帽的帽長到何處，虎頭的黑或紫毛應到胸部的何處，都不能隨便。出一個好鴿與出一個美人都是歷史的光榮！

身的大小，隨鴿而異。羽色單調一些的，像紫箭等，自然是越大越蠢，所以以短小玲瓏爲貴。像點子與烏什麼的，個子大一點也不礙事。不過，嘴兒短，長得嬌秀，自然不會發展得很粗大了，所以美麗的鴿往往是小個兒。

大個子的，長嘴兒的，可也有用處。大個子的身強力壯翅子硬，能飛，能尾上戴鴿鈴，所以他們是空中的主力軍。別的鴿子好看，可供地上玩賞；這些老粗兒們是飛起來纔見本事，故爾也還被人愛。長翅兒也有用，小鴿子他們的事：他們的嘴長，『噴』得好——小鴿不會自己吃東西

，得由老鴿嘴對嘴的『噴』。再說呢，噴的時候，老的胸部羽毛便糙了；誰也不肯這麼犧牲好鴿。好鴿下的蛋，總被人拿來交與醜鴿去孵，醜鴿本來不值錢，身上糙舊一點也沒關係。要作鴿就得美呀，不然便很苦了。

有的醜鴿，彷彿知道自己的相貌不揚，而長點特別的本事以與美鴿競爭。有力氣戴大鴿鈴的便是一例。可是有力氣還不怎樣新奇，所以有的而能在空中翻跟頭。會翻跟頭的鴿在與朋友們一塊飛起的時候，能飛着飛着便離羣而翻幾個跟頭，然後再飛下去加入鴿羣，然後又獨自翻下來。這很好看，假若他是白色的，就好像由藍空中落下一團雪來似的。這種鴿的身體很小，面貌可不見得美。他有個標幟，即在頂上有一撮毛兒，倒長着。這一撮倒毛兒好像老在那兒說：『你瞧，我會翻跟頭！』這種鴿還有個特點，脚上有毛兒，像諸葛亮的羽扇似的。一走，便撲嗒撲嗒的，很有神

氣。不會翻跟頭的可也有時候長着毛脚。這類鴿多半是全灰全白或全黑的。羽毛不佳，可是有本事呢。

爲養毛脚鴿，須蓋灰頂的房，不要瓦。因爲瓦的稜兒往往傷了毛脚而流出血來。

哎呀！我說『先說鴿子』，已經三千多字了，還沒說完！好吧，下回接着說鴿子吧，假若有人愛聽。我的題目『小動物們』，似乎也有加上個『（鴿）』的必要了。

斗 行

老 向

斗行，也可以稱做糧食經紀，在七十二行裏當屬於牙行。他們不工不農，非官非兵，而是縣府立案，納稅設攤，明出大擺的剝削階級；一個莊農人家，不論貧富，都逃不出他們的手掌。然而貴出賤入，買大賣小，以至於攪糠使潮的種種技術，雲山霧罩的各樣話法，都有他們家傳的祕方，外行人很難盡知他們鬧些什麼鬼。

糧食經紀，眼慧心狠，意苦言甘，賽過闖蕩江湖的任何種術士們，如果瞧透了你是『磨扇壓着手』急於要出脫些糧米方能解圍的話，他們會裝出

同情的面孔來忠告你：『不巧！這兩天賣不出價錢去，頂好攔幾天再看！可是這幾天剛到了很多的外路米，恐怕一時還不能漲價兒。』在這不能不說是善意的勸誘之下，不怕你不甘心上當。反過來，他們要看你是個買主兒，無論如何，他會使你相信這恰巧是糧價最賤的時候，明天就得飛漲。

要說這吃斗行的是不勞而獲，那也未免冤枉他們。他們不僅用盡心機使別人的買賣成交，從中取利；他們自己也又買又賣的經營着自己的事業。假如遇見粒圓色潤，物美價廉的便宜貨，反正不會落在別人手裏。他們買了好的，攙上些壞的，一樣當做好的賣；買了壞的，攙上些好的，也還是當作好的賣。在他們把自己的貨物搬到市上去以前，他們真肯費心思，用氣力，去裝飾它。如同小麥之類，除了攙上些糠稗，還得用溼麻布把麥粒巧妙的搓一遍，使麥粒顯着格外圓潤，而還得讓買主兒覺察不出使

潮來。要是高粱玉米一類皮兒太厚不容易使潮的東西，他們會把準備着的稀稀帽兒和碾碎了的棒子核兒攪和上，擺在筐籠裏或是裝在口袋裏，也能使買主兒看不出毛病。他們極善於把貨物最好的一小部分來掩飾那大部份壞的。鄉下人要到糧攤子上去的時候，哪一個不是提心吊膽的敵防他們？可是不經他們的手，又糴不到米；一經他們的手，就沒法兒不吃虧。

把米梁糴給你的時候，他們把米袋口緊對着量斗，慢慢的注入，恨不得讓一個一個的米粒誰也不要挨着誰。如果你要是賣主兒，瞧吧，他們用死力的舀上多半斗，提起來在筐籠裏一頓，彷彿蓋房打棚的一樣，惟恐不實着。這樣裏折外扣，一斗裏準能差二升。

最使窮人們莫可奈何的，就是提斗的不情願吃二分錢而偏要『酒合兒』。顧名思義，好像他給你排一斗米，要從裏邊洒出一合兒來作酬備。

可是當他們用手從裏面向外一抓拉，要扒出多少來就能扒出多少來。飽貓也不肯放過瘦耗子去，他們的手真稱得起黑而且穩！

在民間，斗行雖然沒有領得米梁專賣的憑照，實際上，他們不但專賣而且專買。你一個鄉下人，要希圖省些佣錢，暗地裏有了二斗小米的交易，如果被他們發現了，那罪過也並不輕於買賣私鹽。可是你要從家裏把二斗米送到他們的糧攤子上，你就得完全聽他的。你要略示倔強，不情願賤價出售，那你就等着吧，他們會使你由早等到晚，也沒有一個問價兒；給你個顯驗受一受，包準使你一輩子不敢再得罪他們這些坐地虎。你去糴米，他們要安心叫你空着口袋回去，你準得連一個米粒也糴不到。

『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在農民的心目中，恐怕以牙行中之糧食經紀爲最該殺，要不是恨極了，誰肯那麼破口咒罵人？不過，咒罵，活

該你咒罵，你當着他們的面兒要不強作笑容，才算你有骨頭？

二三八，八，八，於定縣。

在玄武湖畔

李金髮

這個不可多得的，打破六十餘年紀錄的，溫度達一百另四度四的一九三四年我恰從溫和適意的南國的羅浮山，跑到石頭城來，我是自嘆倒霉，預備去受酷暑的磨難的，不料不幸中之幸，終於躲在玄武湖養園兩個月，和太陽神抵抗，終得平安過去，現在秋意漸漸濃厚，我繼續在居住，看着大自然逐步先去活潑之態，一面嚴冬又在準備牠的大業。

七月初旬，知道家人要北來，我就在南京物色西式的住宅，從五台山走到陰陽營，馬家街等地都空費流汗，湊巧得很，友人汪君來訪，他知道

我在找房子，他提議分租他住的養園一部份給我，真是再好沒有，人們求之不得的，我於是遂從不脫南京舊日本色的金沙井逃出來，好像舒了一口喘息似的。

到上海去接家人回來，就在那裏過晝伏夜出的生活。

這個中國式的西洋別墅，不要小看牠，是當年住過許多黨國要人的，因為以前做過荷院俱樂部，值得提起的，是牠有一大客廳，可容六七十人跳舞，當年會做過首都社交中心的工具的。其餘的建築則一無是處。然細察一會，則可看出屋主人是休養林泉的能手，房子全部的窗和門，都是鐵紗窗，沒有蒼蠅蚊子蹤影，四周栽滿花艸，高縱的樹木包圍着，在窗外還有芭蕉的綠葉，代遞了窗簾，葡萄藤滿生白色的菓實，在預備採食之前一日，爲不知什麼鼠食得乾淨，西偏有成畝的小竹成林，因爲久旱的緣故，

筍子老埋在土下，一遇下過了雨，翌晨無數的幼芽，從土中如筆般長出，老園丁說，此種筍不會長成，便將牠挖出來，做菜；起初覺得非常可惜，熬風景，但後來看慣了，自己也每遇雨後搶着去挖，把牠鮮炒或晒成筍乾。楊柳在窗外搖曳，有時垂到地下，阻住人來往的路，但從不會把牠砍短；有時柳枝駐下一二個富於氣力的蟬兒，引頌高歌，與遠處高處的和成一個合奏曲，真是熱鬧，有時擾人午睡又覺罪不容誅。聽茵子說，秋天無力的蟬，叫聲是「也餘也餘」地叫，與盛夏的「餘餘餘」不變音的叫法，是不同的。後來入了秋聽之，果然不錯。虧得我在鄉間住了十幾年，還不會聽過這常識。至今思之，不快的，是有一天氣壓非常高的一天，我出去公園管理處打電話，看到一個穿艸鞋的苦力人，手持一竹竿，腰間掛着一竹籃，正在將一種膠質糊在竿尾，然後仰首去尋蟬聲所自出，將這有膠的

竿，輕輕的靠在鳴着的蟬之背部，則兩翼已在無用的掙扎，他徐徐將竿退下，將蟬翼上有膠的部份揭去，（美麗的翼就此殘缺了。）放進簍中，牠無數同命運者中去。猶聞鬧成一張如人類獄中的罪人之騷動，我好奇地，借他的竿也捉下一個，也給他放進去了。這是我犧牲一小生命的罪過！聞此種蟬將賣給小孩子玩，——磨難小動物，是中國兒童的時色，也是無知的父母所允諾的。——或賣給人做藥材，這就是與人無所忤的自然吟咏者之命運。

不知怎的，我近十年來很覺得心腸仁慈多了，一個小小的蚱蜢及蟋蟀，甚至螞蟻，我都不願及不許小孩們弄死，或磨難牠們，對於牠們的生活，我也很趣味，充其量我可以做一個昆蟲學家 Fabier 也說不定。他們粗人俗人，常常笑我尚有孩子氣，我承認我尚有赤子之心，個中詩意及哲

理，是他們不能領略的。有一次，我無意中在樹根下發現兩種螞蟻在鬥爭，糾紛的起因爲何，我可惜沒有看到，追我看見時，已有十來個大蟻（有半英寸長）爲無數小蟻擒食，大蟻則派幾個勇士，守在土穴之口，張開鐵一般黑鉗，窺伺着。環繞着的小蟻羣，偶有一個過於勇敢不小心的小蟻，便會把牠銜進去受極刑。有時大蟻稍不小心，走得過遠，便爲小蟻包圍，你吃一脚，他吃一臀，就走不動了，這樣就斷送了牠的性命。這不是人類的縮影嗎？我蹲在那裏，足足看了一點鐘，心頭非常難過，但沒有法子可以排解牠們，後來我回去吸一枝香烟，和寫了一點譯稿，再來看時，小蟻們已退至東偏，大蟻出來，到已退出的陣地，張皇地在尋覓。怎樣的經過呢？小蟻自動的總退却呢？還是爲大蟻吞食到如此田地呢？大蟻又不追擊呢？我想彼此犧牲必不少，這些都使我沈思了終日，這樣的蟻鬥，

也不多見了。

此地的蟾蜍，是孩子們的朋友，他們叫牠爲「呷呷仔」，每遇下雨，牠們就東一個西一個笨拙地爬出來覓食，（實在下了雨，什麼蚊蟲也走光了，牠的本能失了效用。）尤以竹林下爲多，小孩子若以竹子打打牠的背部，牠撐起四腳，鼓脹着氣來抵抗，這真是拉芳登寓言中所說的一樣。

夕陽西下，人們魚貫地來園中散步的時候，便見數百隻麻雀羣，在梧桐樹枝上覓棲宿的地方，至少噪雜在半個鐘頭以上，纔跟着夜色四合，寂然無聲，大概是位置的分配罷！每當夜間雷電交作，或狂風怒吼的時候，牠們在不安定的枝頭受苦，我常常在深夜想起，很可憐這小動物。

每個大樹下都有石棹石橈，可以在月亮掛在枝間或在紫金山之巔時，一壺清茶，幾個知心朋友，縱談天下事，幾不知人世間還有煩惱事。

房屋的四周，許多花枝不斷地開着，遠望去總是紅的白的掩映在眼簾，是何等賞心悅目呀！有時，折下一些來，自私地插在大大小小的瓶裏，輕淡的微黃的玫瑰花之香，與美人蕉的灑紅，真使客廳生色，恨不得多幾個人來賞玩。籬近有許多牽牛花我最愛，總共有七八種顏色，清晨起來散步的時候，最鮮豔，可惜不到晚間，已萎謝了。這樣短促的光榮，使人多麼惋惜。這邊的一草一木，都是園丁老沙手栽的，我們對着他的晚景，應該感謝他而悽愴。他現年五十八歲了，面色爲日光晒成深赤色，鼻子扁平的，星相家一定說是他倒霉的原因，說的滿口徐州話，人還是很康健，他在此足足十年了，當主人做總辦的時候，這個房子還沒有造他就來此，忠實服務到現在，不知怎的他老是想回老家去。他說他有儲蓄一百元，回去賣燒餅油條亦可過日子，吃完了則討飯，他沒有妻子親

屬，使人對他的餘年發生無限憐憫，我曾叫汪君挽留這忠僕，以後不知怎樣安排。

每當熱度到百零幾度的時候，即閉着窗戶午睡，亦揮汗如露珠，有時爲蟬聲或斑鳩聲攪醒，還睡眠惺忪的，看着修路的工人，在猛射的太陽下推着唧呀的車子，心頭真是難過，但世間不平的原因多哩。

現在新秋已徐步到人間，紫金山邊白茫茫的細雨繼續地灑向枯槁的園林，怪令人可愛的，習習輕風，吹向雨腋，精神爲之一振，可是沒有漣漪的水，生起如織的波紋，只賸得湖邊的楊柳，滿帶愁思地搖曳。

廣漠的會飄出芳香的荷田，現在也不見淡紅的花朵，向人微笑，點首，隱約呈現衰老的黃葉，大概不久也會爲人刈割淨盡了。昔日無數畫艇蕩漾地載着鱗鱗漫遊之湖心，現在全爲高與人齊的野艸佔據着，出人不意的

從草根下飛起一羣水鳥，或白鷺，朝向淺渚去窺伺天真的小魚。

放眼望去，沒有一點水的模樣，惟前次在飛機上下望，則尚有幾處較深的地方，還有相當的水，爲無數魚鼈逃命之所，不禁令人有滄海桑田之感。

薄薄的銀灰色的秋雲，好像善意來保護我們似的，把太陽遮得沒有熱力了，黃昏的時候，夕陽在雲端舞着最後的步伐，放出鮮豔的橙色，送着緋紅的日球徐徐下墜，像忍心一日的暫別，此時綠蔭之下，不缺乏比肩倩影，喁喁絮着誓語，幾陣不知趣的歸窠小鳥，從他們頭上飛過裝出怪聲，沒有不仰首察看一次的。湖山爲他們而存在呢？還是他們爲湖山之陪襯品呢？

一到晚飯後，尋樂的伴侶成羣的從橋的那端珊珊而來，沈靜的燈光，

照着行人得意之色；藍黛的長天疎星點綴着，如眉的新月，映出林木的輪廓，頓增加黑夜的神祕性，夏蟬已成爲啞巴，只尋死的撲向燈光而來，土地下的雌雄蟋蟀，在得意地歌唱，也不似了解未來的命運。遠處的火車汽笛聲如魔鬼尖銳之音，投進滿懷秋思失戀者之心曲，比塞北胡笳更淒清。城之南的天空，映出淡淡的桃紅色，不消說那邊是車水馬龍的繁華世界，許多公子哥兒，正在酒綠燈紅中談着情話，不會有半點水旱天災的痕迹在他們梨渦裏，大人先生也正在興高彩烈的，在觥籌交錯，說着虛偽的官話，或在作揖啊。

到了九點鐘時分，遊人興盡走光，提籃的賣葡萄人，也已收盤，湖畔頓成一片靜寂，一點足音也聽不到，只有時枝頭的斑鳩扒翼的聲音，或蚯蚓威威的長鳴。那時月兒已復隱到地平線下去，園中黑漆一團像有陰森的景象，使人心頭有些懼怯，只好藉口疲倦，自己欺騙自己逃到睡鄉去。

紅豆與胭脂

李同愈

自古以紅豆爲相思之物，不知是什麼意思。唐詩有「紅豆生南國」之句，不知這「南國」係指何處。今年我回到故鄉常熟，臨行時有一親戚說有一包珍品送我，打開一看，却正是紅豆。我問他何處得來，並問何處出產，他不禁大笑，原來此物即產於我鄉，我雖做了二十餘年常熟人，連這種名產都不知道，殊堪慚愧。

紅豆比蠶豆約小一倍，形圓，紅色中略帶黑的暗斑，可是光澤鮮明。挑較圓整無凹凸的鑲以金銀，可比寶石。其較小者亦可鑲作戒指，玲瓏光

潔，宜爲婦女飾物，而尤宜於少婦。

紅豆樹據說城內城外共有兩棵半。一在西門外周家碼頭，一在東鄉。餘半棵則在城內某姓園中。不知所謂半棵者係樹幹不全乎？抑兩年始一度結豆乎？不得而知。此二棵半樹無人知其已有若干年歷史，一年一度結豆，到近年則花疏而豆少，大約因年久衰老所致吧。有人試移植其枝，澆以肥料，卒不得活，若干年之後，這兩棵半也許要絕種了吧。

我把紅豆帶到上海，送給一位識貨朋友，他挑了一顆最小最圓整的，極爲珍愛。他是廣東人，我問他可知此物出產何處，他不加思索就回答說是南非洲。奇怪，他有什麼根據呢？大約他也因「紅豆生南國」一語而揣測的吧。一因欲居奇貨，一因不好意思當場戳破他的假內行，我竟不會告訴他這紅豆的來歷。

七月中郁達夫先生來青島避暑。爲了做遊記，順便研究山東的植物，特意買了一冊日文本的植物專門辭典。有一天，我們偶然談到了常熟出產紅豆，就順便從那本辭典上查紅豆的註解。到此我才知道上海那位廣東朋友所說紅豆產於南非洲的話是確有所據的。但不知熱帶的植物爲什麼會移植到常熟去，而移植之後又偏偏能生長呢？

今天又偶然翻看從朋友處竊取來的一本王雲五大辭典，在紅字的註釋下，又看到紅豆的細註：

「又名相思子，出在嶺南，同豌豆大小，略扁，色鮮紅。」

所說的大小形狀是不錯的。說到顏色就已有點不對，據日文植物辭典則應爲「色鮮紅，雜有黑色暗斑」，而事實上也是確有黑色暗斑的。「出在嶺南」一語，更不知何所據。編輯字典的人，大概不至於是隨便揣測的

吧。也許廣東也有幾棵移植的紅豆樹，以致訛傳的吧。

其實紅豆原不值得寶貴，若我們吃的蠶豆豌豆之類都是紅色的，那麼綠色的豆反而會居爲奇貨了。這正和金銀寶貴而銅鐵不值錢同一理由。然而熱帶的植物從溫帶的土地中生長出來，這倒是多少值得奇異的。

X X X X X

因這紅豆我更想到了故鄉另一值得懷念的植物，那就是胭脂葉。胭脂葉這名字已夠人尋味的了，更何況那綠油油的光彩，適口的鮮味。我從十四歲離去故鄉後，沒有嘗味過一次。不知此物是我鄉的特產呢，還是別處雖有而命名不同呢？至少我在別處是不曾見過的。那肥圓的葉子沿着艸繩爬上牆去，我一看就會認識的。

胭脂葉大概也有花有子，花是什麼樣不記得了，胭脂子則是葡萄似的

滾圓，但只有葡萄的十分之一大小，黑紫色，擠破了則流出紫紅的水，染在手上或臉上和胭脂相彷彿，大概就因此得名的吧。小姑娘們等胭脂葉上結起了一粒粒胭脂子，就擷取了帶回家去，作為染指甲之用。也有擠破了擦在眉心或面頰上的。

胭脂葉雖為美味的菜蔬之一種，但不用來煮飯炒菜，似乎專為下麵吃的。在我的記憶中，總是下雨天的早晨，或是長夏的午後，二姊提議到天井（院子）裏去採一籃胭脂葉來下麵當點心吃。於是大家都高興起來，拿了剪刀，籃子，或是撐了雨傘，或是用凳子墊腳。彷彿這是一種常備的佳肴，不提大家忘記，一提起就會令人垂涎的。

今年回去，曾吃到胭脂葉，未免遺憾。但有了那一包紅豆，也足以補償了的。

（九月十四日夜）

囚徒的玩樂

更生

牢監一向稱做地獄；大家都知道，關在這裏面的人是很苦的。可是囚徒，也有着他們的快樂，這怕還有些人不會明白罷。苦樂是相對的，原由于比較而來；譬如喫黃飯，當初難以下嚥，覺得苦；慣了以後，肚子餓了的時候，「風吹黃飯滿籠香，」也就可以覺到快樂。人的確是要有快樂的，會得「苦中作樂」。只要以苦爲常，偶然得到了「不大苦」的時候，就以爲是快樂的；——在大苦之中，小苦就是快樂了。

一天到晚的關在籠子裏，又氣悶，又拘束，是苦的。但如本來腳上釘

着鐵鐐，綉綉索索，行動不便；忽然把鐵鐐開脫，腳上輕鬆了，自由自在的跨幾步，雖則依然是鐵窗風味，也就覺得很快樂。

喫過黃飯，攤開被鋪來在櫥板上面呼呼的睡一覺，醒來了，下幾盤棋，或者唱隻把小曲，大有「南面王不易也」之概。

看不到報紙，不會爲着太平洋風雲緊急而恐慌；也不會爲着搶案綁票層出不窮而擔憂；爹死娘病都不知道，更無所謂悲哀。悠悠然猶如在「桃源」中。

新客人不會過慣，往往緊皺着眉頭發愁。

『何必難過呢？』老客人總是這樣去慰勸的，『不要緊的，坐牢監，只有當初的一兩個月難過些；不要多想就好了！』

聽了這種話，新客人固然感到安慰；更其是看着老客人嘻嘻哈哈談笑

的情形，覺得委實可以寬心。

『要盡量的尋開心！』

這是囚徒們的通常口號。尋開心，在囚徒們委實很需要。要是不會「隨遇而安」，「自得其樂」，往往刑期未滿，性命先沒有了，不是肺出毛病，就是腸胃反常。

老客人會得多方的找尋快樂，常常憑空弄得很熱鬧。

無論是關十五六個人的大籠子，或者只關六個人的小籠子，在靠窗一邊的牆角裏，總設着個馬子，是由水門汀做成功的，一個腰圓形的洞，下面接着木桶，糞從牆外抽出木桶去倒。腰圓形的洞上蓋着塊方木板，是同櫬板一樣高低的。這方木板上釘着個小小的鐵圈，鐵圈上繫着條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縛在窗上。囚徒去撒尿撒污的時候，要先把這繩子一拉，隨即

在木板上面踢一脚，使得靠在牆壁裏，叫做「一拉一踢」。

囚徒們作樂，最通常的，就是運用這種馬子。撒好了尿污以後，拉起繩子來把方木板放下；將要蓋上的時候，叫一聲那個難友的名字，等到那人應了，連忙把蓋合好。撲冬一響，算是應聲的人，已經關在馬子裏面，叫做「關馬子」。

關馬子的事情一成功，被關的人就認為倒楣，照例狠狠的責罵，『好！你關我的馬子，停息問你！』

發動的人，好像是大功告成的了，總就得意洋洋；愈被責罵得厲害，愈加高興。

在籠子裏，大家都于無形中戒着嚴，不隨便答應別人的叫喊。可是愈加緊嚴，愈加有人喜歡作弄。故意尋開心的人，常常把馬子蓋弄一點開，

遠遠的站在窗口，只一隻脚暗暗的蹈着，像煞有價事的招呼別人，櫛子裏面或者櫛子外面的。等到嚶的應來，就撲冬一聲合上蓋了，叫做「做機關」。

做機關費事，成功以後，更來得高興，大家哈哈的笑，只是被關的人難堪。

有時提着馬子蓋，叫起隔壁或者對面櫛子裏的難友的名字來，也是嚶的一聲應了，就撲冬關上的。

又有着這樣的，就是趁別人在叫喊那個難友的名字，在應聲的時候，從旁關上馬子，引得許多人都哈哈大笑個不了。

如果在一天裏面，連關了同櫛子的三個以上難友的馬子，就不免被報復：三三四四的先把那拖倒在櫛板上；也是寢台，也是洗衣板和膳桌的

權板，每天三四回的揩拭，擦得跳舞廳一般光滑，打滾本是常事。可是還要把那拖倒了的身子拏到馬子旁邊去，使得頭面朝着馬子。兩三個人揪住，一個人去拉那繫着馬子蓋的繩子。馬子蓋不絕的一開一合，臭氣接連的衝向躺着的人的嘴巴和鼻子；不到討饒不停止，叫做「打氣」。

要是圖報復的人只有兩個，做的總是「坐飛艇」的把戲，就是兩個人面對面的站在一個人的身旁，各執着坐飛機的人的一隻手和一隻腳，接連的前後擺宕。

但如圖報復的人太多，或者大家都要趁個機會活動活動的時候，一個人被拖倒以後，就不管三七廿一，先先後後一個個的仆上身子去壓着，堆成功一座人山；往往弄得下面的人，脹紅着臉透不過氣來。可是無論如何，不會真的出怨言；有時弄得連眼淚水都擠出來了，揩乾了淚滴，就會

一同笑起來，因為大家都需要把身子活動活動；難友的友誼大概是在這種時候濃厚起來的。

大雪紛紛下，麻雀找不到食物，老是在窗外喳喳的叫。囚徒們的黃飯却不會短少，就把窗檻上面的雪拭去，放上點飯子；再在窗檻裏面散放一點，大家都藏身在窗口下。等到麻雀一跳一跳的進來了，連忙把窗門關上。櫛小人多，麻雀是容易捉住的。于是把紙盒子上做出幾個孔來，關進小鳥去，叫做「櫛中籠」。

長夜漫漫，電燈光綫不足，難以看書；八時以後，談天又爲獄規所不許。在這時候，囚徒常作捕鼠之戲；把一點食物，用繩子掛在櫛子上的木柵裏，另用一條繩子繫住，繩頭捏在手裏，在木柵上面的繩子，故意縛得很寬鬆。大家假寐；等到有鼠緣着繩子下來，把捏在手中的繩子一拉，

那來偷喫囚徒的食物的畜生，馬上掉到籠子裏面來了。用木板盒子關起來，也弄上幾個洞，就是「牢裏牢」了。

在工場中，地方大點，可以玩得暢快；更其是挑水工犯，可以從外面的馬路上，拾得香烟屁股來「開幾回」。——五六個囚徒暗暗的圍蹲在一起，點上一個香煙屁股，輪流吸一兩口，叫做「開火車」，簡稱「開」。

挑水工犯照例要鎖上鐵練條，兩個人共一條。或者以為鎖着這種鐵練是苦痛的；但在囚徒們，是求之不得的。做了這種挑水工犯，第一可以在馬路上面拾個把香煙屁股，其次是有看看女人的機會。這是新客人和刑期長的囚徒，都沒有資格做的。

預備出發，或者已經挑得水回來了，同被一條鐵練鎖着的兩個人，如果其中一個拚命的顧自奔跑，另一個不會預備，一時跟不上，會得被拖倒

在地上打滾的。這遊嬉叫做「拖死狗」，最能夠博得衆囚徒歡笑的是反復的拖，剛被拖作死狗的，忽然猛力向着一邊奔跑，使得正在得意的難友，馬上自己也變作「死狗」。

在工場裏，捕鼠捉鳥來得容易：只要躲在廁所後面，把身子藏着，捏着斷磚頭等候；鼠從牆脚洞裏鑽出，鳥由空中飛來，到垃圾堆上找尋殘菜涼飯喫，把斷磚頭擲去，就可以打死那覓食者。無論鳥或者鼠，拔毛剝皮，磚頭上面攔起破面盆，檢得竹頭木屑來當柴燒；嗤嗤的煎熟，你一隻脚，我一個頭，大家喫得津津有味。

廢物利用，囚徒會得把馬口鐵片磨快，繫上斷頭筷子，當作剃刀修面孔。破牙刷的柄用處最大，可以做耳挖，可以做牙籤，又可以做西裝襯衫上用的袖釦。弄得很光滑，還刻上細小的字句和花紋。

「鐵杵磨綉針，只要工夫深」；囚徒也會得把碎瓦片做成功精美的棋子，骰子和整副的麻雀牌。大家合作，輪流做步哨，偷偷的一道玩得很起勁。反正有的是「刑期」，光陰不足惜。

有人主張「快樂平均」說，好像可以把囚徒的逸樂來用作證明的例子。囚徒受着普通人所不會受過的苦痛，也有着普通人所沒有的快感。其中有些事情，自然爲一般人所不屑爲，囚徒們却玩得很高興，弄得很熱鬧。研究起來，是空虛的，也是可悲的，爲什麼許多強壯的青年，都會弄得好像原是頑童的樣子了。其實也是人類的悲哀，囚徒並非天然生成功的，犯罪的因往往很複雜，從好喫懶做起，到挺而走險，或者被人誣害，總不外乎沒有好好的受教育，和社會不安寧的緣故。雖然是空虛而且可悲的，但囚徒們自己並不會感覺到，總是玩得很熱心很認真的。

刻 印 小 記

沈啓无

病中無事，偶爾翻出舊日所刻的印章看看，不覺引起我一種興會，捉筆寫此小文，這也只是我個人的愛好，不敢強人以同，諸君子愛看則看看，我是未便多讓，但願恕其饒舌而已。

印章之中有一種叫做閒章，我很是喜歡，覺得頗有意思，自然那種所謂名章也很有用處，但他彷彿如同名片，其功用只在客套的應酬與公事方面，所以此數印章又曰公事章也。

此章製材大抵以牙以銅，大小不過三四分方，意在取其久遠便當，刻

文則力求通俗簡易，無何意趣可言。有一種書畫家或藏書家的鈐記，往往出之高手，正亦未可多得。我輩殆真是好事者流，難得佳刻，偶愛閒靜，因此刻了許多閒章，聊以寄意。譬如菴廬齋堂之名，未必真有其地，只是日常偶有會意，不覺欣慨交心，深情一往，於是約而舉之，以此等名字刻入石中，與寫成文章殆同一境地，所不同者文章是自己寫的，而印章則有時託別人刻耳。我當初頗受苦雨齋的影響，凡有所刻必請教張樾丞，而刻文又必是六朝體的，蓋此公刀法以六朝勝，在北平幾乎只此一家並無分鋪，我輩于六朝有一種渴慕，那種怪體字的刻法，頗不喜歡。實際張公刻字，多半根据唐碑，略加變化，所謂六朝，亦姑作如是觀耳，近兩年來，他的刻工不知怎的忽然變得粗野，失其原有秀勁之氣，一面反又漲了價，我輩便也懶得再去問津了。馬四先生每嘗對人稱道壽石工的刻印，他于齊

白石却加輕詆。齊公自號白石山翁，本是以畫出名，長于畫蝦及蟹，傳聞日本人甚愛其畫，不惜以重價購之。我只覺得他的題畫殊劣，如題蟹云，「看爾橫行到幾時」，雖是用前人的成句，在這里却未免失去一個畫人之心。至于他的印刻，更是霸氣，頗與其人年歲不相當，亦為我所不喜，所以終于未能請教。壽石工別字印白，喜以青田壽山二種石製印，所刻大抵都過得去，白文較朱文佳，馬四先生賞他的規矩，其實還是他熟鍊處勝人，不炫怪，不矜巧，自成一種圓潤氣象，別人刻印總不耐久看，他的却可細玩，這也正是良工苦心，但練熟還生，運以蒼老，這種境界他還沒有達到，此殆關乎年歲經驗，不可強也。他的邊款法亦頗不惡。

提到印款，不禁使我想起龍泓山人丁敬叟的，要算最可賞愛，直與尺牘題畫同為一種絕妙小文。龍泓稱浙派大師，刻印之事到了他的手裏，真

如文人筆，美人鏡，在姿態顏色以外，能擅難言之妙，且其人性情品格，只在寥寥幾句印款裏面躍躍欲出，如刻苔花老屋款云，「余江上草堂曰帶江堂，堂之東有園不數畝，花木掩映，老屋三間，倚修竹，依蒼苔，頗有幽古之致，余名曰苔花老屋，古梅曲砌間置身，正覺不俗。丙子春丁敬篆并記。」又刻蘭林讀書款云，「粗文大印及細白文印，有損書畫，米公所呵。此石不一，泉直卻喜真舊，加以老夫手刻，庶幾不累名跡，蘭林知定心賞也，敬身記。蘭林下失六兄二字，足徵老態已，敬又記。」六兄二字本無添刻之必要，彷彿他信手刻下去，再一看，似覺不大客氣了，乃又補足這麼一句，此老風趣，真是令人懷想，當時唯有金冬心的題畫可與相比，後來黃小松輩也用心刻印款，但已差了。

刻印又必須選石，石之佳者並亦很難得。張宗子曰，「少年視硯，不

得硯醜，悶硯多，硯理出。」此言不限于硯，買石亦復如此。我起初總是上當，後來看得多了，心中略有分寸，便不那樣亂買了。大約石中以青田品最高，壽山次之，昌化又次，如雞血田黃，雖甚名貴，似應歸入古董之列，不合以之刻印。壽山石中有一種白色的，淨潤可喜，不亞于青田佳者，但另一種俗石叫做漢白玉，刁賈以之磨製光滑，冒充白壽山賣，不知者往往受其蒙混，此石粉嫩柔脆，幾乎不能下刀，吾友莫須有先生曾經買了這種石頭請小友豐三擊去刻，頗為豐三所笑，至今他談起來還自忍俊不禁也。此外有以竹根治印者，倒也樸質別致，不過市面上很少見，殊不容易物色耳。

我曾以青田石二方託印白刻一朱文印曰閒步庵，一白文曰閒步庵小品藏，我都覺得滿意。閒步庵印并刻小字邊款云，「廬綸詩白雲流水如閒

步。」此章出典，由于我偶讀老老恆言，見其講散步一條頗可喜，文曰，「散步者，散而不拘之謂，且行且立，且立且行，須得一種閒暇自如之態，盧綸詩白雲流水如閒步是也。南華經曰，水之性不雜則清，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此養神之道也。散步所以養神。」用散步來養神，我倒不大理會，但喜盧綸這個句子作得好，遂欣然以之名庵，却亦未必便有此等閒趣。昔者莫須有先生隱居山中，名其齋曰常出屋齋，他殆真是常得閒步之趣也，所謂「落日西山，總無改于野花芳草的道上，我總是一個生意哩。」及至于後來我託人刻了一塊常出屋齋圖章送他，他却不久又移到城裏住了。然而每逢下雨天，他仍是打一把傘悠然出門而去，真個是一個行脚僧的風流。我大抵還是安坐家中的時候多，殊未免孤負這個庵名字也。

說 大 足 語 堂

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倘若放開眼睛觀看，舊人物中亦可看出極新的態度，若袁中郎之反對復古，主張今人說今話，其歷史觀點並不亞於胡適之。若俞正燮之反對躪足，贊成寡婦再嫁，其女性觀念亦不亞於陳獨秀。新中有舊，若戴傳賢一派根本不必談，然罵戴傳賢者，固新中之新者矣，而嶄然新中之新，仍含有我國文化遺產之極舊成分在焉。若單軌思想，若一道同風，若門戶之見，若文人相輕等。我讀此輩文章，若見江北老媽拉洋狗，揚州老媽穿高跟，若見人在新瓦片上烤西藥，在電爐灶上煎人參。

是誠吳稚暉所謂『咬牢了鷄吧，鷄腿都挽不動』者也。

吳稚暉之言曰：『一道同風，就是欽定的定反面。我國一道同風的觀念，不但入了政界，咬牢了鷄吧，鷄腿都挽不動。就在文學界，也是移動一毫，就要若喪考妣的傷感的。破壞統一之罪，在政界是頂大的罪名，在學界何嘗不是呢？』

德謨克拉西倒霉，中國人之思想，纏了二千年的小脚，際此西洋思想輸入之時剛似放了足，該是恢復一點先秦思想自由景象，朝着自由解放路開展下去。無奈二千年纏慣了脚，無形中還有道統二字留在惱後，排也排不動，割也割不清。由是皇室雖已滅亡，道統雖已失勢，而欽定觀念仍然腦中作祟。打倒舊道統，又扶新道統出來。

這也是時勢使然。中國人相信德謨克拉西不深，故道心不篤，深惡思

想自由之老脾氣不改。民國成立二十年，偏偏又是狄克推多盛行歐西之時，這是如何合於中國人的老口味啊！

夫所謂一道同風者何？乃必納天下人之意見同於自己的意見，納天下人之議論於自己的法軌。有不就範者，則深惡之，痛詈之，得意則叱咤風雲而腰斬之，不得意亦埋伏道路而暗射之。其名詞則嶄然矯新欲滴，曰曰曰云云云。夫曰曰曰云云云者，亦何異古人之最頑腐不堪陷思想生活於停滯圓寂之罷黜百家獨尊孔孟政策，亦何異西洋中世紀之獄囚天文學家？必欲天下人之耳目同一副面孔，天下人之思想同一副模樣，而後稱快。稍有說兩三句心頭話者，則名之爲『弔詭譎奇』，稍稍放開兩步閒遊者，則名之曰『佻達不雅』，稍稍發兩三分心中獨見議論，則曰『離經叛道』。夫弔詭譎奇，佻達不雅，離經叛道，新思想乎，舊思想乎？

吾當竊笑中國女子纏足，袁子才攻之不倒，李汝珍攻之不倒，俞正燮攻之又不倒，獨高跟鞋攻之始倒。於是中國女子捨弓鞋而就高跟。論其作用，使女子臀部突出，步伐娉婷，使足大若小，身矮若長，弓鞋高跟，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此笠翁所謂『有底（高跟）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同是欲纖欲尖，而以高跟女子笑小足村婦，爲理固本甚平。至西子王嬙大足之美，則無人主張。惟其不能大足，故無蹇裳涉洧蹇裳涉溱之脚力，亦無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勇氣，惟坐在閨中，剔寒燈，滴淚水，傷冷衾，吟閨怨，罵薄倖郎而已。

然則男子似可笑高跟女子矣？却又未必。思想上纏足運動正在開展下去，甚爲得勢。弓鞋思想，雖已打倒，而高跟思想繼之而起。高跟思想，雖屬舶來革履，以之笑弓鞋思想之國貨，爲理亦未甚平。

人有性靈，一道同風，談何容易？一道同風，非桎梏性靈，使之就範不可，故此輩人必深惡性靈亦即深惡個人主義。其意似曰，脚非再纏起來不可，否則亡國滅種之禍立至。嗚呼，其不信人類至此！其惡大足若此！

是故一道同風局面之促成，必端賴於單軌思想。單軌思想發生於單軌頭腦，其真如矢，其世界極簡單，其思想極固定。一有問題，用三兩時行名詞上去，果然天下太平，無復問題矣。一社會中多此種單軌頭腦，則此種爛調易行，而一道同風亦易辦到，行將見文學界又如百茅千里，不復有溪澗潭壑之勝矣。夫用夷變夏，吾亦不反對，惟衣夷之服，言夷之言，而根性不改，以向之事夏者以事夷，則亦有何所取於解放？名爲個個阿斗，實則個個順民。

由單軌思想之集合而達到一道同風之局面，固然亦可稱霸天下。無奈

既然成了白茅千里世界，有時亦會對之生厭，而道風亦隨之而變。思想分子既然簡單，毫無彈性，於是從雲從風，都無一定，去年鷄年，今年却是狗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爲人亦苦矣。雖然一呼百嘯，院落似甚熱鬧，然略具彈性之思想，深思好學，肯豎起脊梁，立定脚跟之人，却寥寥無幾。故熱鬧之後，歸於寂寞，亦甚容易。

湊熱鬧，唱爛調，相呼應，立門戶，鄙夷蒼蠅，好談宇宙，都是單軌思想之徽記。門戶一立，惟知有彼此，不復知有是非，黨其所同，而伐其所異，一有絲毫不同意見，就『若喪考妣的傷感』，加以『破壞統一』的『頂大罪名』，與前之崇孔衛道有以異乎？

江山可改，人性難移。吾不大相信人類進步，尤不相信數年之間，國民性便會改變。所以從前服從是美德，今日服從仍然是美德。幸今人不必

太看輕古人，而古人泉下有知，看今日文壇似亦不至於如何自慚。

吾欲得蘇州大姐七寸平底長鞋一雙置之案頭而玩賞之，撫摩之，供奉之。若有西子王嬙倩影入夢則取此鞋而試之，合則奉爲文學之神。

半 農 紀 念

知 堂

七月十五日夜我們到東京，次日定居本鄉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處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見梁宗岱先生和陳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談次陳女士說在南京看見報載劉半農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們聽了覺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說這恐怕是別一個劉復吧，但陳女士說報上記的不是劉復而是劉半農，又說北京大學給他照料治喪，可見這是不會錯的了。我們將離開北平的時候，知道半農往綏遠方面旅行去了，前後相去不過十日，却又聽說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雖然本來是不可測的，但

這實在太突然，只覺得出於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別無什麼話可說。

半農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這回半農的死對於我是一個老友喪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這很難得用筆墨記錄下來。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這種悲哀總是淡泊而平定的，與夫婦子女間沈摯激越者不同，然而這兩者却是同樣地難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農要疏一點，那麼我就容易說話，當作一個學者或文人去看，隨意說一番不要緊。很熟的朋友却只作一整個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選了說極難着手，而且褒貶稍差一點分量，心裏完全明瞭，就覺得不誠實，比不說還要不好。荏苒四個多月過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半農的長女小蕙女士外，什麼文章都沒有寫，雖然有三四處定期刊物叫我做紀念的文章，都謝絕了，因為實在寫不出。九月十四日，半農死後整兩個

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會，不得不送一副挽聯，我也只得寫這樣平凡的幾句話去：

十七年爾汝舊交，追憶還從卯字號。

廿餘日馳驅大漠，歸來竟作丁令威。

這是很空虛的話，只是儀式上所需的一種裝飾的表示而已。學校決定要我充當致辭者之一，我也不好拒絕，但是我仍是明白我的不勝任，我只能說說臨時想出來的半農的兩種好處。其一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是天真爛漫，對什麼人都無惡意。其二是半農的雜學。他的專門是語音學，但他的興趣很廣博，文學美術他都喜歡，做詩，寫字，照相，蒐書，講文法，談音樂。有人或者嫌他雜，我覺得這正是好處，方面廣，理解多，於處世和治學都有用，不過在思想統一的時

代自然有點不合式。我所能說者也就是極平凡的這寥寥幾句。

前日閱人間世第十六期，看見半農遺稿雙鳳凰專齋小品文之五十四，讀了很有所感。其題目曰記硯兄之稱，文云：

「余與知堂老人每以硯兄相稱，不知者或以爲兒時同窗友也。其實余二人識，余已二十七，豈明已三十三。時余穿魚皮鞋，猶存上海少年滑頭氣，豈明則蓄濃髯，戴大絨帽，披馬夫式大衣，儼然一俄國英雄也。越十年，紅鬚入關主政，北新封，語絲停，李丹忱捕，余與豈明同避菜廠胡同一友人家。小廂三楹，中爲膳食所，左爲寢室，席地而臥，右爲書室，室僅一桌，桌僅一硯。寢，食，相對枯坐而外，低頭共硯寫文而已，硯兄之稱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許多友來視，能來者余妻豈明妻而外，僅有徐耀辰兄傳遞外間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時爲民國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

越一星期歸，今日思之，亦如夢中矣。」

這篇文章寫得頗好。文章裏邊存着作者的性情，讀了如見半農其人。民國六年春間我來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見到半農的文章，那時他還在南方，留下一種很深的印象，這是幾篇靈霞館筆記，覺得有清新的生氣，這在別人筆下是沒有的。現在讀這遺文，恍然記及十七年前的事，清新的生氣仍在，雖然更加上一點蒼老與着實了。但是時光過得真快，魚皮鞋子的故事在今日活着的人裏只有我和玄同還知道吧，而菜廠胡同一節說起來也有車過腹痛之感了。前年冬天半農同我談到蒙難紀念，問這是那一天，我查舊日記，恰巧民國十六年中有幾個月不曾寫，於是查對語絲末期出版月日等等。查出這是在十月廿四，半農就說下回我們要大舉請客來作紀念，我當然贊成他的提議。去年十月不知怎麼一混大家都忘記了，今年夏天半農在

電話裏還說起，去年可惜又忘記了，今年一定要舉行。然而半農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計算到十月廿四恰是一百天。

昔時筆禍同蒙難，菜廠幽居亦可憐。

算到今逢年百日，寒泉一盞薦君前。

這是我所作的打油詩，九月中只寫了兩首，所以在追悼會上不會用，今見半農此文，便拏來題在後面。所云菜廠在北河沿之東，是土肥原的舊居，居停主人卽土肥原的後任某少佐也，秋天在東京本想去訪問一下，告訴他半農的消息，後來聽說他在長崎，沒有能見到。

還有一首打油詩，是擬近來很時髦的瀏陽體的，結果自然是仍舊擬不像，其辭曰：

漫云二死恩仇泯，海上微聞有笑聲。

空向刀山長作揖，阿旁牛首太猙獰。

半農從前寫過一篇作揖主義，反招了許多人的咒罵。我看他實在並不想侵犯別人，但是人家總喜歡罵他，彷彿在他死後還有人罵。本來罵人沒有什麼要緊，何況又是死人。無論罵人或頌揚人，裏邊所表示出來的反正都是自己。我們爲了交誼的關係，有時感到不平，實在是一種舊的慣性，倒還是看了自己反省要緊。譬如我現在來寫紀念半農的文章，固然並不想罵他，就是空虛地說上些好話，於半農了無損益，只是自己出乖露醜。所以我今日只能說這些閒話，說的還是自己，至多是與半農的關係罷了，至於目的雖然仍是紀念半農。半農是我的老朋友之一，我很悼惜他的死。在有些不會趕時髦結識新相好的人，老朋友的喪失實在是最可悼惜的事。

民國廿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北平苦茶庵記。

讀勞倫斯的「却泰來夫人的愛人」

郁達夫

勞倫斯的小說，『却泰來夫人的愛人』，批評家們大家都無異議地承認牠是一代的傑作。在勞倫斯的晚年，大約是因爲有了閑而又有了點病前的脾氣的結果罷，他把這小說稿，清書重錄成了三份之多。這一樣的一部小說的三份稿本，實質上是很有些互相差異的。頭一次出版的本子，是由他自己計劃的私印出版；其後因爲找不到一箇大膽的出版者爲他發行，他就答應法國的一家書鋪來印再版，定價是每本要六十箇法郎，這是在數年以前，離他的死期不久的時候。其後他將這三本稿子的版權全讓給了Frie

da Lawrence。她曾在英國本國，將干犯官憲的忌諱，爲檢查官所通不過的部分削去，出了一本改版的廉價本。一九三三年，在巴黎的 Les Editions Du Pégase 出的廉價版，係和英國本不同的不經刪削的全豹，頭上是有了一篇 Frieda Lawrence 的公開信附在那裏的。

先說明了這版本的起伏顯沒以後，然後再讓我來談談這書的內容和勞倫斯的技巧等等。

書中所敘的，仍舊是英國中部偏北的 Derby 炭鑛區中的故事；不過這書與他的許多少作不同，女主人公是一位屬於將就沒落的資產貴族階級的男爵夫人。

Clifford Chatterley 是却泰來男爵家的次子，係英國中部 Terershall 鑛區的封建大地主，離鑛區不遠的山上的宮圍 Wragby Hall 就是克列福特家

歷代的居室，先當然是由農民的苦汗，後來則由鑛區勞動者的血肉所造成的阿房宮。

却泰來家的長子戰死了，克列福特雖有一位女弟兄，但她却在克列福特結婚的前後作了故，此外，却泰來家就沒有什麼近親了。

却泰來夫人，名叫 Constance 是有名的王家美術協會會員，司考得蘭紳士 Sir Malcolm Reid 之次女。母親是費邊協會的會員，所以康司丹斯和她的姊姊 Hilda 從小就受的是很自由的教育。她們姊妹倆，幼時會到過巴黎，弗羅蘭斯，羅馬等自由之都。當一九一三年的前後，希兒黛二十歲，康司丹斯十八歲的光景的時候，兩人在德國念書，各也曾很自由地和男同學們談過戀愛，發生過關係。一九一七年克列福特。却泰來從前線回來，請假一月，他就和康司丹斯認識，匆匆地結了婚。一月以後，假期滿

了，他只能又去上了弗蘭大斯的陣綫，三個月後，他終被砲彈所傷，變成了一堆碎片被送回來了。這時候康司丹斯（愛稱康尼 Connie），正當是二十三歲的青春。在病院裏住了二年，他總算痊愈了，但是自腰部以下，終於是完全失去了效用。一九二十年，他和康尼回到了却泰來世代的老家；他的父親死了，所以他成了克列福特男爵，而康尼也成了却泰來男爵夫人。

此後兩人所過的生活，就是死氣沉沉的傳統的貴族社會的生活了。男爵克列福特，是一個只有上半身（頭腦），而沒有下半身的廢人，活潑強壯的却泰來夫人，是一個守着活寡的隨身看護婦。從早起一直到晚上。他們倆所過的都是刻版的不自由的英國貴族生活。而英國貴族所特有的那一種利己，虛偽，傲慢，頑固的性格，又特別濃厚地集中克列福特的身上。

什麼花呀，月呀，精神呀，修養呀，統治階級的特權呀等廢話空想，來得又多又雜，實際上他却只是一位毫不中用，虛有其名的男爵。

在這中間，這一位有閑有爵，而不必活動的行戶，曾開始玩弄了文墨。他所發表的許多空疏矯造的文字，也曾博得了一點社會上的虛名。同時有一位以戲劇成名的愛爾蘭的青年 Michaelis (愛稱 Mick) 於聲名大噪之後，終因出身係愛爾蘭人的結果，受了守舊的英國上流社會的排擠，陷入了孤獨之境。克列福特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想利用了密克而成名，招他到了他的家裏 (Wragby Hall)。本來是一腔熱情，無處寄托，而變成孤傲的密克，和却泰來夫人一見，就成了知己，通了款曲。但却泰來夫人，在他的身上覺得還不能夠盡意的享樂，於是兩個人中間的交情，就又淡薄了下去。密克去倫敦以後，在 Wragby Hall 裏的生活，又回復了故態，

身強血盛的却泰來夫人，又成了一位有名無實的守活寡的貴族美婦人。這中間她對於喜歡高談闊論，自命不凡的貴族社會，久已生了嫌惡之心了。因厭而生倦，因倦而成病，她的健康忽而損壞到了消瘦的地步。

不久以後，克列福特的園圍之內，却雇來了一位自就近的鑛區工人階級出身，因婚姻失敗而曾去印度當過幾年兵的管園獵夫 Mellors。小說中的男主人公從此上場了！這一位工人出身的 Mellors 就是却泰來夫人的愛人！

原書共十九章，自第五章以下，敘的就是却泰來夫人和愛人梅洛克斯兩人的性生活，以及書中各人的微妙的心理糾葛。

梅洛克斯的婚姻的失敗，就因為他對於女人，對於性，有特異的見解和特別的要求的緣故。久渴於男性的愛，只在戲劇家密克身上嘗了一點異味

而又同出去散了一次步仍復回到了家來一樣的康尼，遇見了梅洛斯的瘦長精悍的身體以後，就覺得人生的目的，男女間的性的極致，盡在於此了。說什麼地位，說什麼富貴，人生的結果，還不是一個空，一個虛無！運命是不可抗，也不能改造的。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殘廢的却泰來，由他一個人在稱孤道寡，讓雇來的一位看護婦 Mrs Bolton 寡婦去伺候廝伴，她——却泰來夫人自己便得空就走，成日地私私的來到園中，和梅洛斯來過原始的徹底性生活。

但是很滿足的幾次性交之後，所不能避免的孕育問題，必然地要繼續着發生的。在這裏，却泰來夫人，却想起了克列福特的有一次和她談的話。他說：『若你去和別人生一個孩子，只教不破壞像現在那麼的夫婦生活，而能使却泰來家有一個後嗣，以傳宗而接代，保持我們一家的歷史，

倒也很好。」她想起了這一段話的時候，恰巧她的父親和也已出嫁的姊姊希兒黛在約她上南歐威匿斯去過一個夏。於是她就決定別開了克列福特，跟她父親姊姊上威匿斯去。因為她想在這異國的水鄉，她或者可以找出一個所以得懷孕的理由。而克列福特，或者會因這使她懷孕者是一個不相識的異鄉人之故而把這事情輕輕地看過。

但是巴黎的醉舞，威匿斯的陽光，與密克的再會，以及和舊友理想主義者 Duncan Forbes 的相處，都不能使她發生一點點興趣；這中間，胎內的變化，却一天天的顯著起來了，最後她就到達了一個不得不決定去向的人生的歧路。

而最不幸的，是當她不在的中間，在愛人梅洛斯的管園草舍裏，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梅洛斯以未曾正式離婚的前妻 Bertha Coutts 又突然回

來了。這一位同母牛一樣的潑婦，於出去同別的男人同住了幾年之後，又回到了梅洛斯的草舍，宣布了他和却泰來夫人的祕密，造了許多梅洛斯的變態性慾的謠言，硬要來和梅洛斯同居，向他和他的老母勒索些金錢。梅洛斯迫不得已，就只好向克列福特辭了職，一個人又回到了倫敦。剛在自威匿思回來的路上的却泰來夫人康尼，便私下和梅洛斯約好了上倫敦旅館中去相會。肉與肉一行接觸，她也就堅決地立定了主意，去信要求和克列福特離婚，預備和梅洛斯兩人去過他們的充實的生活。

這一篇有血有肉的小說三百餘頁，是以在鄉間作工，等滿了六個月，到了來年春夏，取得了和 *Bartha Coutts* 的離婚證後，再來和康尼同居的梅洛斯的一封長信作結束的，『一口氣讀完，略嫌太短了些！』，是我當時讀後的一種茫然的感想。

這書的特點，是在寫英國貴族社會的空疏，守舊，無爲，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對這特權階級發生厭惡之情。他的寫工人階級，寫有生命力的中流婦人，處處滿含着同情，處處露出了卓見。本來是以極端寫實著名的勞倫斯，在這一本書裏，更把他的技巧用盡了。描寫性交的場面，一層深似一層，一次細過一次，非但動作對話，寫得無微不至，而且在極粗的地方，恰恰和極細的心理描寫，能夠連接得起來。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詞，他都寫了進去，但能使讀者不覺得猥褻，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撥劣情。我們試把中國的金瓶梅拿出來和他一比，馬上就可以看出兩國作家的時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裏的有些場面和字句，是重複的，牽強的，省去了也不關宏旨的，而在『却泰來夫人的愛人』裏，却覺得一句一行，也

移動不得；他所寫的一場場的性交，都覺得是自然得很。

還有一層，勞倫斯的小說，關於人的動作和心理，原是寫得十分周密的，但同時他對於社會環境與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肯放鬆。所以讀他的小說，每有看色彩鮮豔刻劃明晰的彫刻之感。

其次要講到勞倫斯的思想了，我覺得他始終還是一個積極厭世的虛無主義者，這色彩原在他的無論那一部小說裏，都可以看得出來，但在『却泰來夫人的愛人』裏，表現得尤其深刻。

現代人的只熱中於金錢，Money! Money! 到處都是只爲了 Money 的爭鬥，傾軋，原是悲劇中之尤可悲者，但是將來呢？將來却也杳莫能測！空虛，空虛，人生萬事，原不過是一個空虛！唯其是如此，所以大家在拚命的尋歡作樂，滿足官能，而最有把握的實際，還是男女間的性的交流！

在這小說的開卷第一節裏，他就說：

『我們所處的，根本是一個悲劇的時代，可是我們却不想絕望地來順受這個悲劇。悲慘的結局，已經出現了，我們是在廢墟之中了，我們却在開始經營着新的小小的建設，來抱着一點新的小小的希望。這原是艱難的工作；對於將來，那裏還有一條平直的大道；但是我們却在迂迴地前進，或在障礙物上匍匐。不管牠地折與天傾，我們可不得不勉強着生存。』

這就是他對於現代×××社會的觀察。若要勉強地尋出一點他的樂觀來的話，那只能拿他在這書的最後寫在那封長信之前的兩句話來解嘲了：

『他們只能等着，等明年春天的到來，等小孩的出養，等初夏的一週復始的時候。』（三五五頁）

勞倫斯的小說的結構，向來是很鬆懈的，所以美國的一位批評家John Macy說：『勞倫斯的小說，無論從那一段，就是顛倒從後面讀起都可以的。』但這一本『却泰來夫人的愛人』却不然，牠的結構倒是前後呼應着的，很有層次，也很嚴整。

這一位美國的批評家，同時還說他的作風有點像維多利亞朝的 Thomas Hardy 與 George Meredith，這大約是指他的那一種宿命觀和寫的細緻而說的無疑；實際上我以為稍舊一點的 E. M. Forster 及現在正在盛行的 James Joyce 與 Aldous Huxley 和勞倫斯，怕要成爲對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界影響最大的四位大金剛。

一九三四年九月

春

風子

春

「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餘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春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閒；閒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辛棄疾：漢宮春調。

天氣暖和起來了，走在馬路上，穿著過冬的衣服便覺得熱辣辣地，店舖櫺窗里另換了一種陳設，電線木上貼著勸種牛痘的佈告，畫著一個有辦

子的小孩。

因此想到自己也有一个孩子，他雖然沒有辮子，然而卻的確該種牛痘了，這佈告實在很有效力。

在種完了牛痘的歸途上，我抱著孩子，穿著過冬的衣服，在太陽底下走著，渾身熱辣辣地發黏，我在淌汗。

是春天了，第一次意識到。

緊接著這一個念頭，我又想起了故園的風物。葡萄藤該發芽了吧，那枝枇杷樹不知又高了多少？山野里長滿著薺菜，馬蘭頭，紫雲英，油菜花。我們四五個人一羣，蹲著，跑著，剪著。阿四和阿瑞跑得頂快，剪得頂多，他們懂得什麼地方有薺菜，馬蘭頭。他們會在牛背上打虎跳，豎蜻蜓，唱：「聽譙樓，打罷了……噢噢噢……」

——我不甚明白那是什麼話，然而我也會唱：「聽譙樓，打罷了……
噢噢噢……」——

孩子在我臉上抓了一把，他指著電車在告訴我。但我還是想下去。

——阿杏跑得頂慢，我們奔著的時候她老是趕不上。她剪的馬蘭頭也頂少。一看見大花蛇就急得哭了出來，她是我們中間頂膽小的一個。然而卻很乖巧，她會把紫云英花編成球，我們拿來當皮球踢。她還唱山歌，比我們的「聽譙樓……」要好聽得多。——

「爸！爸！」孩子喊著。

——我常常喜歡坐在種滿著紫雲英的田里放著風箏，小夥伴還是那幾個。我不懂得什麼是春夏秋冬，只記得紫雲英開花是頂可愛的時候。但我所常常引以為恨的，是：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都得種牛痘——

——種痘的地方離我們那兒大概有三四里路，醫生是一個教書先生。

我們去的時候照例是坐船的。母親替我換了新衣服，說是帶著我去看城隍會。船上滿是孩子，有阿四，阿瑞，也有阿杏。我們笑著，跳著，問著幾時可以到達目的地。

——到了那個佈種牛痘的地方，我們雖然很奇怪爲什麼不見行會，然而卻仍舊很快活，因爲陌生的地方在我們看來終覺得有趣。及等到那個醫生拿出了那把雪亮的刀，我們才一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然而畢竟是孩子啊！一會兒我們又記起薺菜，馬蘭頭來了。紫云英開花是可愛的時候呢！

「爸爸！鬚……鬚。」孩子指著我的下頰說。

秋 荔 亭 隨 筆

平 伯

左傳遇殘稿

莊八年齊諸兒之弑，敘述極工，而選左傳者每忽略，方苞極口贊之，謂史公不及。此首敘亂因三段，曰「故謀作亂，」曰「二人因之以作亂」曰「使間公，」生因成因，瞭如指掌。以下則全從齊侯方面說，能使讀者眼光隨其筆觸宛轉。如「見大家，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色厲內荏，強作好漢，妙極妙極。「射之，豕人（依左繡，以豕人為一詞，）立而啼。」怪異斗作腕下有鬼，攝恐懼入神。失一屢勿得，致

鞭費見血，精神異常之徵。至禍患之襲來，只以「遇賊于門」四字括之。而費死，石之紛如死，孟陽死關，似其時，公徒在側，只三人耳。「死於門中」，「死於階下」句法絕不變，而下忽變文言「殺孟陽於床」蓋二人猶奮鬪而死，一子直高臥以待也，事變則文變矣。大約殺孟陽時尙當作齊侯殺的，後來看看總不大像，便又去東張西望，門邊露出兩只腳，拖過來賞伊一刀。弑君如宰豕何其易也，「間公」故耳。連稱之妹不見其登台扮演，而匣劍惟燈，隱隱活躍。弑立何等大事，而其文只曰，「遂弑之而立無知」，一見其預先安排好，二則見這席面真是烏合。通篇無一敗筆，一贅字，史公殆真不及也。

從一而終，傳出女兒經，亦得適用於男子。——保留「從」字或否，悉聽尊便。此最似義務，然中道此離所傷已多，縱以此稍受委曲，亦未必

就喫虛也。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宦，吾不知之矣，婚姻事，人之性，生之性也，不可無一，不必有二，白首同歸，較爲得體。且中年自傷哀樂，「用違其時，事易盡也」，婆心苦口，千古之善言乎。惟人事萬端，難以一概，容得許多例外，僕亦曾衷心禱之。卽如惹草沾花，妾不如儉，固非賢知所悅安，然塵下亦是人情，不得謂爲無片面之理由也。

實際上，例外是例，例却是例外，則前言戲之。人世多悲涼，終無如之何。

古槐夢遇拾零

平伯

夢遇之數已盈百，將出版矣，而書店忽不欲，遂致中閣，檢點塵篋，其七十及九十九殊未善，茲爲改填兩則。二十四年二月記。

七十

與某名人點烟捲，火柴久熄而予不知也，星星點點，總之不着，殊覺惶恐。他只得自己背轉身去把煙點着了。我自己呢，把火柴一劃煙頭就紅，毫不費力也。後來一想，我雖失禮，却不曾對他失禮，夢是私人的。然而鄙人醒時之失禮有時或且遠過於夢，此其所以可怪也。

九十九

已返舊居，送客出門，仰面垂檐，椽而不瓦，間見天。及大門。回頭看李合肥之扁，其一端已歪下矣，心想裁縫攤也該請走了。馬醫長巷，春水覆之，積寸許，荇藻空明，不知客如何去也。人去無慘稍爲延佇，垂髮立門口之滋味，還可念耳，夢覺悵然，以小詩二首寄吳下之阿姊。

不道歸來鬢有絲，夕陽如舊也堪悲。門闌春水琉璃滑，猶憶前塵立少時。

豆瓣黃楊厄閏年，盆栽今日出聊檐。北人攜去絨花子，萼綠苔梅許並肩。

(注)吳語謂檐爲聊檐

談 詩

徐 訥

在猿猴進化到人類的過程上，重大的分野當是言語與歌的發生。言語與歌的起源，有許多人認為歌先於言語，也有許多人認為言語先於歌，這當然各有各的理由，但都有所偏的。

德 Walschok 以為野蠻民族在唱的歌曲常常毫無意義，祇為音調和諧而喜歡聽它；這的確有一部分真理在，但我們為什麼要唱毫無意義的歌？所謂音調和諧，而竟是根據什麼？這也有各有各的說法。不過，我以為應當根據他們的生活來解釋是對的，我覺得集體勞作的當兒，就有羣生活

的韻律，反應這種韻律的就是那毫無意義的歌。

在工作的時候，爲求動作的一律，或者是某種有秩序的參次，發這種有韻律的音調是必需的，而且我想也是一種必然的產物！在現在，建築的工匠，在打牆基的時候，他們五六個人拉着繩，由一個爲首的發一個聲音，或者說一句順口的言語，其餘的都一齊發出某種聲調來，這就是在反映他們動作的韻律。有許多小鐵店打鐵的時候，大概讀者看到的都不少，他們是三四個人在打一塊燒紅的鐵，爲首者一隻手握鉗子，夾着紅鐵，另一只手握着小鎚，其餘二三位都二手高舉着大鎚，這鎚是一個大於一個，順着次序下去，這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他們嘴裏哼着的歌調；這歌調，固然是毫無意義，但是直接反映勞動的韻律是一件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

言語的發生，一半爲生理上的進化，另一半是由集合勞動中動作與聲

音交替反應而開展，固然在這裏我用了一個行爲心理學上交替反應的字眼，但無論用什麼立場來說，言語究竟是有內容的東西，與沒有意義的歌當然是不同的；我這裏要這樣指出的緣故，是要說明言語的發生是在動作的前後，或者是停頓的時候，更特別地要對比出，歌的發生是在動作進行的當兒，——像上面所說。

所以，言語與歌是無所謂先後的，反之，二者正是在生活中的二種不同情境的產物。

說到歌的起源，先想提一提藝術的起源，關於藝術的起源，一直是有二派的主張的：這就是藝術起源於勞動與藝術起源於娛樂的二派。

如果你承認原始生活的艱難，人類的羣生活的克服這種艱難而生，並不是有電風，有汽爐，有紅木桌的環境，可以集合四個人去打牌的機會，

那麼這個藝術起源於勞動的主張是沒有異議的事情。不過，有許多主張勞動說的人，以為與娛樂絕對沒有關係，這也不免有些機械；他並沒有想到原始時候的生活，更沒有在當時生活之中推想那藝術的活動與開展！

我們很知道，當時勞作的人們就是娛樂的人們，娛樂的人們就是勞作的人們；他們勞作時候勞作，娛樂時候娛樂，決不是像現代這樣勞作的人們永遠在勞作，娛樂的人們永遠在娛樂的！——甚至他們的勞作與娛樂是完全沒有分開過。所以，當他們勞作完了以後，一羣羣地在荒野上散步，看日出，看雲起，到河流上去游泳；那工作的歌調就為會在這時起了許多變化，昇化，尤其是會參進了性慾追逐的成分的。

因為這樣，這種在勞作時候發生的歌聲，到勞作停止後的休娛時期中也會常在嘴裏哼着的，於是關於休閒時的心情也會參入進去了。

我們聽勞作時候的歌調，常常只管他們嘴裏發出的聲音，可是在事實上，那般正在勞作的人們耳覺中是把從工作上發出的聲音，（譬如說打鐵的聲音）與自己嘴裏的聲音完全打成一片的，他們絕對不會去分二種聲音來源的不同！這是一個特別可注意的，而是大家忽略的一點。

心理學的進展，最近已經證明，人在某種，任何種的動作之中，他的全身的器官，如呼吸，循環，排泄，分泌……等等，都在起一種或多或少變化，在鐵匠，挑夫作着歌調的事件中，我幼年時候覺得非常奇怪過，現在我的確了解這種歌調與他們的動作完全是一件合一的整個的分離不開的事情，與他們汗的排泄，血循環的加速完全一樣的連在一起，而且同動作的速度，環境的刺激，（心理學上的用法）是有密切的關係在。所以工作所發出的聲音，在他們耳覺中與他們嘴裏發出的音調的統一及其呼吸遲

速之節奏與工作之節奏的統一，是一件極易貫通的事件。

這，在事實上也常常可以看到，我用一件普通兒童的遊戲來說，這個遊戲，我聽到的名稱爲：「拍麥菓」的：二個兒童對坐着，自己拍了一下手，以右手拍對方左手，又拍一聲手，再以左手拍對方右手來玩，開始的時候，爲要時間的相同，先要三次捧摸對方的手，他們的歌謠是這樣：

一羅麥，（第一次摸手）二羅麥，（第二次摸手）

三羅開稻麥！（三次摸手，於是手拍。）「劈拍，劈拍……」（拍的聲音。）

我曾經問過二十八個兒童，問他們拍麥菓的歌訣，除了二個因爲我當時技巧用得不好緣故，沒有讓他自然地流露外；由他們嘴裏唱給我聽的都是這樣：

「一羅麥，二羅麥，三羅開稻麥，劈拍，拍劈……」

十分明顯，他們拍手時的聲音用到歌裏來了。這，還只是八個的答案，還有四個在說到第三句的時候，手就動作起來；另外十四個在說第四句時候他更是說得好：

「劈——拍，劈——拍……」在「劈」音與「拍」音之中有一個小小的停息，這個停息，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正完全合遊戲中動的韻律，遊戲時是先拍一次自己的手再拍對手的手，在二個聲音中，又正是一個小小的停息的。

這個實驗，二十八個兒童並不是連續着來問；都趁兒童高興時候，先用各種迎合他們興趣的方法，所以問他們的時候並不突兀；有幾個問了後還同他們玩了一二次。每個兒童蹊隔的時日很多，其中有男的也有女的，

年齡也稍微有些不同；這在我報告實驗時應當附帶報告一點的。當然這些不能說是一個科學的很正確的實驗，但也可稍稍見到我們對於羣工作或遊戲的聲音與工作時所發的聲音需要統一地來觀察了；同時，所謂歌與勞動韻律的關係也可以見到一點。

無義的歌。經過休息時候，或者娛樂時候的昇華；由參入工作的聲音，大自然的聲音，又參入工作時候的情形（言語），變成了有義的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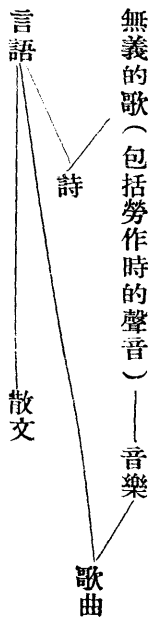
他方面，無義的歌自身地發展成了音樂，這種音樂與言語化合就成了歌曲。歌曲的起初大概都關於白天勞動的情形敘述，與野獸爭鬥時害怕等情緒的描寫；它同詩一樣，由社會組織的變更而改換了他的內容的。

音樂的起源原在幫助歌唱，為什麼歌唱要幫助呢？這因為，如上述，勞作時候，嘴裏的歌調與勞作的聲音以及環境裏的聲音，如鳥叫風鳴

……等是統一的，而到了不勞作的時候，就需要一種聲音來代替勞作的聲音，以補你歌唱時候的缺憾的緣故。

根據我上面的實驗，就可以知道，缺少了拍手對象的兒童，他會從嘴裏發出拍手的聲音，以彌補歌唱的缺憾一樣；人們於是就敲起身旁的竹，踏着腳下的水，慢慢的尋各種各樣像工作時發出的聲音底東西，來彌補需要的聲音來，於是展開了獨立的音樂。

在語言方面，獨立發展了就成了散文。現在，我將上面的敘述，列下一個表：



上面的話，是說明各種東西本質上的構成；而現在我把詩特別提出來談談。上面已經講過：無義的歌，表示羣生活，勞作進行時的韻律，而在勞作的停頓的時候，要在生活的韻律中勾出生活的事件，這就是詩。

詩是要在生活的韻律中勾出生活的事件，而散文只是直接地在敘述或說明生活的事件。

普通所謂散文詩，我認爲它成立的根據，完全在以散文敘述生活的韻律。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譬如詩是畫，散文是照相，現在我們用同樣大的照相，照一張同樣大的畫，（其實大小亦不是問題，而我要說同樣大，是表示弄得盡量相像的意思。）則這張照相算畫呢？還算照相？於是簡單一點，就叫它「照相畫」吧！我想散文詩就是這麼回事吧。

詩與散文的分別，簡單如上述；至于詩的變遷，不管內容與形式，我

以爲完全是依生活韻律的不同而變化。是必然的一種變化，並不是一二個批評者所能提倡與壓抑的，所謂提倡，原是先感到新的生活韻律的作家之早反映的呼號，他自己的本身即是反映新生活韻律的人，決不是站在超絕的地位的。

我們還知道，歷史的變化，常常先有一個反常的現象：方才有一個新的創造；所以，新詩運動的起來，這種完全廢韻的新詩，原是必然的過程，而這種過程也正是反映當時這種盼着「新」喊着「新」的青年們生活的韻律。

所以，如果要闡明各時代詩的不同，我們要在各時代不同的社會生活來說明；如果要闡明各國的詩的不同，這需在各個人的時代，環境，地域，以及他生活態度來說明的。

譬如說，中文詩與西文詩的節奏上是不同的，前者偏重于韻，後者則偏重于聲。這是朱光潛先生在東方雜誌新年號裏說得非常明白的一個問題。朱先生是將這不同的原因歸于文字的。但我以為文字的不同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似乎還有社會生活的不同。

中國以前的詩人多半都是帶方頭巾的儒者，他們手捧着帝皇的聖旨，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不敢言，接近的，交談的也都差來無幾的儒者；他們從小讀書，求功名，腦中沒有冒險的故事，靈魂裏沒有生命的波痕，沒有浪漫的流浪，只有勉強的作客，此外還有道德上禮教上的束縛。所以在詩的裏面，為生活韻律上的單調高低，輕重的節奏就完全沒有！反應這種單調的生活韻律，就是那講究韻的詩篇！

此外，中國的儒者，也缺乏宗教的情感，儒教原非宗教，他並無一貫

的教義與信仰，所以許多曲折，波伏，空靈的幻想他也沒有！西文詩，因為文字的關係，每個字都有輕重的音節，在聲的節奏上當然是見得最顯，但中文字儘管每個字是單音，而他的音也不見得完全不聯系的，這我們在言語上可以看出來。

我們知道，原始的生產方式，全因為地域，環境，氣候的不同而不同的。因為社會生活的不同，生活韻律就不同，因為生活韻律不同，所以人的個性與詩的節奏也就有不同。

中國南北的詩，固然都沒有重輕上注意，這原為經濟組織的關係，但如果仔細地考究起來，古代的民歌就有許多區別，即在韻的一端看來，也可以在那兒分出動與靜的不同；而宋詞元曲裏，聲的輕重也已經慢慢有點看重了。法文詩音節之輕重，較英文詩為弱，這個重要的原因，許還在英

國是島國，而又是工業最早發達的國家，而其生活的方式流動性的緣故吧。

論理，中國北部的游牧生活，與沿海的航漁生活還是有很多韻律的，可是與詩沒有關係，這因為詩人都是些文人，與這種生活完全是隔離着的緣故。偶而有一二個人寫一點田園詩，也只是表示自己的隱逸，讀者是只能讀到其超絕的詩趣，難獲得田園的情調，他們不能吸收田野間的生活韻律；他們的文字也沒有這種韻律的存在，他們沒有留心，而且沒有打算去提取田野里流行的歌曲與勞作的聲音到他們的詩中來。於是鬧來鬧去還是文人的掉文，陷于風花雪月，與實生活也就離遠了。在內容上既是這樣，在形式方面也陷入文人的修飾與雕琢，缺乏自然的重輕的聲律了。

相對的說，韻律的變化大半可由文人的已養成情調及其才能去雕

琢，聲律是要接受自然的社會的節奏的，這二者當然是不能死分，以作者的生活休養與個性，去接觸環境——自然的或者社會的，這是詩的產生。所以詩必需聲與韻並重的。

詩人同畫家一樣，同工人一樣，將自然的材料剪裁一下，使其更加有力更加美而已，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的新詩運動，如果說將白話去革命文言，是一種文字上的術語，則在詩的境域裏更可以說是對於太重韻的一種反動，就是以重聲反對重韻。如果就是白話文之反對文言文，是反映中國悠久農業經濟的崩潰，則在詩史裏說這個重聲的運動也是含着這個意義。

這個運動的起來，第一步就是解除讀律的束縛，要求的是用白話來自由表現詩，用白話來表現詩，那時候雖說並沒有明白提出重聲的要求，但

事實上的確已在要求而且已經表出聲的重輕的節奏了。第一因為語言根本就重輕的節奏的，第二則是與節奏非常有關係的標點符號的應用。

這個重聲的要求不是偶然的事。宋詞元曲就有白話韻律的成分。因為詩歌本是反應生活的韻律，而舊詩的韻律既不能反映大家生活韻律，於是需要解除了，可是解除以後還能算詩嗎？不是同散文一樣了嗎？這是那時反對新詩運動者的理由，其實這理由是有相當道理的。但是新詩終於生長着，這生長的根據就是着重於聲的節奏的。所以當徐志摩們介紹西洋詩的節奏來寫新詩時，是合一般人的胃口了，這因為那時人們的生活也已很受了西洋的影響了。

但是要抹殺中國歷史與地域，尤其是特殊的文字的影響，終是不可能的，這在這許多新詩作品裏可以看到，韻還是自然而存在着。

聲與韻的節奏綜合着看來，終是很自然的事情，什麼都有變動，對於這本無死板的要求，但是詩是需要節奏與韻律。舊詩之所以成爲格調，起初也只是因爲某種韻律表現某種情調非常親切，所以大家愛用牠，變成死規終是後來的事情。

現在中國詩壇，詩體是非常繁多，有適當題材利用現成的調子當然也很好，但一定要死奉守一個技巧與調子，以爲是唯一的，那無論你奉守的是什麼外國的派別，也終不是真正的詩篇。詩既是反映生活的韻律，則詩應當從其所表現的內容來求聲韻的節奏，而想創造新韻律的詩人還應當直接到自然與社會中去尋。歌謠形式常常比詩豐富，其原因就是比文人們詩多在各方面接受生活韻律呢。

一九三四，十，十七。

論讀書與談話

陳鍊青

書籍是一種怪物：它能使你越讀越愛，越愛越和它接近，越接近越上癮，如抽烟，如啜茗，如喝酒，一天總離不了它。到了上了癮，無論你有何種憂愁，當你拏書靜看時，剎那間便忘懷了一切，一心一意只在領略書中無窮的妙味。如其一拏書本就有了功利的成見，那不算對於書籍有深刻的愛好。真正的讀書人，只是「行其所無事」的讀，絲毫對於書籍沒有功利的念頭。古人說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話，原是以金錢和美人的磁石，來吸引人們走上讀書之路，自己騙自己的講下，與

書籍毫沒相干。看書上癮的人，視書爲娛悅心情之安慰品，除此之外，又當它是智識的寶庫，並不想籍它來釣名，來取利，來博得美人的青睞。

人們常說，書籍是智識之寶庫，裏頭藏着許多用不盡的好東西，需要智識的總要時時親近它，保管不會受虧。不錯，我也相當的承認。然而話雖這樣講，事實上，不是件件智識都由讀書得來，得之於別的，如大自然的現象，現實社會的生活，也非常之多。但書籍之地位，仍不因此而失却其重要。譬如我們今日曉舞文弄墨，知道我們自己心眼中所謂真是與真非而和非力斯丁（Philistine）甚異其趣，未始不是多半從它得來的結果。體認事理，雖然有腦筋供我們判斷，可是不能件件都靠自己的經驗，畢竟還須靠它來幫助我們的思考。所以書籍雖不是什麼萬能，然而它會直接幫助我們的心靈到廣博的地方遊歷，間接又能幫助我們了解事理，洞悉人

生：這是確實的話。我沒有勇氣敢否認這話。

歷來幾乎沒有一個思想家，在良心上敢公然說 he 自己是頂厭惡書籍的。雖則會聽說斯賓塞爾是一個著名的憎惡書籍者，然而你能夠承認那是他心裏抒發出來的麼？說不定當他嚷出憎惡書籍的呼聲時，他的肚子裏已經裝滿了一肚學問罷，因之就無妨隨便講講。這好像我們的李太白，因為天才不可一世，胡亂拏起筆揮了一下，就有好詩由他的毫端吐出來，一朝碰着杜子美那個「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馱子，怎麼不引起他的嘲笑哩！人總喜歡用自己的尺寸去量世間的一切，正如坐在青色的玻璃窗內玩着窗外的景色一樣，望舒凝睇，無論什麼東西都染着青色的色彩。我們站在公允的地方看，書籍是重要的，世界文明的進化總鉅大的靠着它。並且我們可再進一步說，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是在書堆裏呼吸了長期

的氣息，而後能成就其偉大，傾吐其光芒的。

我是一個書籍的愛好者，不過僅僅是愛好而已，並不敢說，我將要計劃成就些什麼，傾吐些什麼。但是在生命的過程中，它是我精神上的伴侶，銷磨我好多光陰，養成我現在一天不讀書就感覺到不快的習慣。三年前從南洋抱病返來之後，朝夕瀰於家鄉的別墅裏，閉門謝絕一切，像與塵世隔絕似的孤寂的生涯，就全仗了它做我靈魂的安慰。養病生活，種花喝茶之餘，端坐蕭齋中，對着心所愛好的書卷，自由披覽，殊感到無窮的興味。孔仲尼「學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我是拳拳服膺的。我藉讀書來療病，來銷憂，不僅追求智識而已。幾年寂寞的滋味也夠受了，每當靜穆之夜，凝對一燈如鷺，想到康德那種嚴肅而孤獨的生活，完成純理性批評那部名著，未曾不感到一個學者要研究一種學問，要探其究竟，測量

其淺深，必須冷靜地運用頭腦，深沉地思索；又必須躲避無謂的應酬，勤於積蓄心智的寶藏，不要間斷，每天總要積了多少。以故你不能量他的學識有若干深，喻其深處，有如海洋，幾於看不見底。但同時，一方面又覺得孤獨的讀書研究，往往陷於偏頗，它的危險，勢必成爲心思之暴君。康德和黑格爾那種倒因爲果的哲學，我以爲，未始不是孤獨讀書研究的結果；盧騷思想在當時那樣的偏激，或許多半由於孤獨的生活造成的。我們翻明儒學案，細心研究當時學者思想之傾向，就很容易知道他們的偏蔽是從何而生：陳白沙悍然主張「觀書博識不如靜坐」之說，開陽明玄學之先河，而結果是流入於冥思與壟斷，造成晦明心學之昌披。其弊端，不消說是肇於習靜。所以孤獨的研究學問，孤獨的思索事理，有好處同時也有壞處。

于是，讀書以外就非常需要談話了。顧亭林與人書云：「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覺」殊爲有見之言。卽如英國的學者，常常講着「交際是人們最好的導師」這句話，也有同樣的道理。然而這應該先下了一個解釋，說此與酒食徵逐等應酬，絕對不能混合爲一。酒食徵逐的交際，那是現社會上的忙人釣名取利的專業，讀書人大多不屑爲，爲之則難免銷磨一點蓬勃的朝氣，豈止無益學問事業而已。好的交際，無論世界上那一個學者，都承認它能幫助學識之茁滋長，又是擴大胸襟，潤澤心情的滋補劑。你合眼想想，集合幾個在書堆裏住過的人，各打開心智之寶庫，彼此均得到一種莫名的快感，不是最有趣而且最有益的事麼？平常我們讀書，雖然斗室中便能坐對世界上古往今來許多大人物心血寫成的結晶，涉獵報章雜誌，又能曉得目下世界熱血怎樣的流行；但是這

些不如把他掣來和朋友輩討論一過，蘊在腦府中的學識，一定沒有永久的儲積弗漏，也許沒多時便悄悄地跑到無影無踪了罷。你要知道，一個人的智識和學力原極有限，須有多人的交換，研究，拭磨，那纔有豐富的貯藏。往日所不能貫通的道理，所未聽聞的事物，一朝體喻，在有益的談話裏得來者，却往往有過。古人所謂「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確是一句有經驗的話，確能洞悉談話之真趣。

記起十八世紀約翰生博士 (Dr. S. Johnson) 曾集合了許多同志，組織了一個倫敦文學會，也專為談話而設。這個文學會，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場所，那是流動無定的：他們的集合，有時在會員的家裏，有時在咖啡店中，談話之際，把各人的心，赤條條地獻出來，那班才人，既在書堆裏飽餐着長久書香的氣息，又孤獨地躺在安樂椅上自由運動着腦筋。一朝傾吐談

鋒，把不能移在紙上或將要在紙上的事理，借着一口嘴，展轉的發洩，每次會逢作了幾小時的交換，心境之欣娛豈俗人所能領略？雖則到現在隔了百餘年，然而瀟灑餘韻，後人在書裏讀到這事，不禁對它生起憧憬。爲此，便常引起我的夢想來。

我常常這樣的想：如果有一所幽靜的地方，每逢星期日便聚了幾個思想和脾氣頗爲同調的朋友，在那裏開一個談話會，那是一樁非常愉快的事。人總離不開談話，在學問的海裏求尋者，更加需要談話來調劑。閒談也非「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意思，如其用得適當，正是能助長一切學術進境的源泉。

談話會當略做約翰生博士當時那樣子，那是活的，有生態的，和正人君子們所開的會，根本就異其趣。我想要集合幾個朋友，志趣大致相同，

在一個廳子裏，目中所見，並無生人，耳中所聞，並無俗調，各人隨便穿什麼衣服，隨便坐或躺不拘形跡，也不講究規矩，或喝清茶，或抽香烟，性之所適，都無不可。清談的材料，可沒一定：自上天說到下地，自革命說到戀愛，自皇清經解說到品花寶鑑，自原富說到金瓶梅，範圍隨便他大與小，問題隨便他正與偏，全由各人的自由，誰也沒有預定。不過在這裏，畢竟總要抱定宗旨，那就是：無論如何，絕對不容說違心之論的話。各人皆赤條條地把自己所經驗的事說出，把最近所看的書講出，把自己對於社會對於人生的態度與見解，一概都無忌諱的全盤說出。既有正經的問題，又有玩笑的情趣，忽而慷慨激昂，忽而低聲細語，各人的態度，壓根兒就沒有一點拘束。如果有一個問題提出，各人的見解有不同時，無妨大聲爭論，縱問題如何重大，爭論時也須間雜調笑，那纔不致枯燥無味；假

使一旦所爭論的問題得到解決，大家都要一致哈哈大笑一陣，——不慣哈哈大笑的，播揚嘴角微笑也是無妨。有時大家嚷着飢餓了，主人便弄一兩樣點心拏出來吃。老李可直接批評老趙的點心做得不好，誇自己的太太會做好點心，味道既佳，花樣又巧；老趙不服，滔滔地爭辯了。老張可參加意見，並提議下星期的集會，須到老李家裏，目的是在嘗嘗李太太的點心弄如何好吃，是不是老李「車大砲」，代他的太太吹牛。到了興盡的當兒，各人隨即自由散會；主人並不「鞠躬如也」立於門外送客，客人亦不臨行向主人「九十度」，紳士的俗套根本就無須表演。一星期中得到這半天的消閑，然後各修「勝業」，我以為可真是忙碌於讀書寫作者之種清純舒暢的安慰。這種流動式的談話會，比固定的為勝。此不特省錢租會址，並且交換智識在這樣得來者居多，聯絡感情也以此為上法；然而人們為

什麼不。

另一方面講。談話之佳妙處，又是一種藝術；而此種藝術却從磨練中來。上面所講的談話會，就能夠磨練談話的藝術。徒有孤獨的讀書而缺乏談話的磨練，不言其他，單在寫作一方面，我相信其文決不能引人入勝，了無餘味。清人許多樸學家，我讀他們的文章幾乎欲睡，非關題材乾燥，實是他們不善於談話的藝術，因之文字上之組織便不能動人；例如赫胥黎關於生物學上之著作，題材何曾不乾燥，然而我們讀之津津有味，其故便在於此。所以晉人善清談，故其發言吐辭常有妙致；明人自中葉以後亦善清談，故其零星小品往往多輕清可喜之作。我以為讀書人平日研究有得，欲發揮某種學理上的文章，如先把該問題與良朋作口頭上討論一二過，然後着手寫下，以談話式的筆調出之，則必能獨饒風趣，必能引起讀者之注

—— 品 小 間 人 ——

意。你以爲何如？

觀潮

陳子展

一年容易過去，又是古曆八月中秋快要到了。

錢塘江觀潮，這一件年中行事，當然還是照舊。京滬杭甬的鐵道上會有觀潮專車駛過，也就不在話下了。可恨歷史太欺負人，偏偏要造出一個『九一八事件』，作爲國恥紀念中之最大紀念。不先不後，今年的這個紀念日恰在觀潮時節，竟使許多努力國事的，共赴國難的，誓雪國恥的，誰也未便苦中作樂，得意觀潮，未免太掃興了！

我們不能懸揣這次觀潮的盛況，也不想參加這次觀潮的壯舉。我只就

我孤陋寡聞的能力所及，談一談觀潮的歷史。

觀潮，觀潮！九月中秋觀潮，至少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罷。

漢武帝時候，大辭賦家枚乘做了七發一篇，全篇大意說是楚太子有病，吳客往問，一連說了七件最美最樂最奇最妙的事，第六件就是『天下怪異詭觀』的曲江觀潮。吳客勸楚太子『將以九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可見閩人結伴觀潮，原是古已有之，不足怪了。

曲江在什麼地方呢？

據古地理書說，曲江就是如今的錢塘江。再七發本文敘述潮勢的時候，誰是『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躡扶桑，橫奔似雷行。』更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潮水有什麼好看呢？

七發裏面描寫得很詳細，自然也逃不掉一般辭賦家都有的誇張毛病。

本來『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庖庖，聲如雷鼓；』這樣粗枝大葉的描寫，有聲有色也就可觀了。但在專會『雍容揄揚』，『侈麗闋衍』的辭賦家，那是認是不夠的。現在且鈔七發裏面的一小節來看：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蠅，前後駱驛。顛顛叩叩，樛樛疆疆，萃萃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匄隱匈礎，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夠了夠了。這種描寫，在古文學裏算是上上之作。儘管有些字今人不

知道牠的聲音意義，但在漢朝的辭賦家，都是把『雕蟲小技』當做大本領，『奇字』愈多是愈好的。倘若有有人在現代，主張青年須讀文選來豐富字彙，以爲這是文學修養上必不可少的工夫，那就認錯時代了！話須回頭再說，枚乘對於潮水堆了許多形容辭，用了許多譬喻，他還說『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其實他描寫的很夠，我讀了他這一段描寫觀潮的文章，我也想到錢塘江去看一看潮水，可惜今年『八月之望』，我還沒有這種雄心雅興呵！觀潮，觀潮！究竟爲的什麼？有什麼好處呢？

枚乘的七發裏說了許多好處，那是替閩人說的，因爲閩人過慣了種種好生活，同時也得到了許多壞影響。比如飲食太多太好，同時就是『腐腸之藥』；女人太多太好，同時就是『伐性之斧』；房子衣服都能避寒避暑，同時就是『寒熱之媒』；出門有車有馬，自己不走不動，同時就是『駭

痿之機』。那嗎，觀潮觀潮，消遣消遣，也是闊人身體上精神上頂好的一種修養了！所以在七發裏，吳客對楚太子說了許多觀潮的好處，他說：

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澌手足，穎濯髮齒。榆棄恬怠，輸寫
渙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此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
起蹙，發瞽披聵而觀望之也；況且渺小煩懣，醒醴病酒之徒哉！

這樣說來，名場俗子，利藪僮夫，想借觀潮一類的壯遊勝覽，放寬眼界，開拓胸襟，原是不得已的事，旁觀的人也不妨給他們一點相當的同情。

我想枚乘原是淮陰人，又做了吳王鼻的上客，仕爲郎中，當時吳王和他的臣屬或許是觀過潮的，至少枚乘觀過潮，不然他就不能描寫潮，像那麼有聲有色像煞有介事了。

觀潮這一件盛事，似乎到宋朝才漸漸盛行起來，南宋時代要算最盛。

白樂天在杭州的時候，有詠潮詩云：

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迴。

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去被潮催！

這首詩雖是詠潮，却不是詠中秋觀潮。這位詩人頗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北宋時代，蘇東坡也到杭州做官，有詠中秋觀夜潮詩云：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日寒。

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駭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

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混在浪花中。

江邊身世兩悠悠，人與滄波共白頭。

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

吳兒生長狎濤瀾，冒利輕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江神河伯兩醜雞，海若東來氣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水，三千強弩射潮低！

從這幾首詩裏我們可以想見北宋時代八月中秋杭州人士觀潮的多，弄潮的不怕危險。詩裏說是『萬人鼓譟』，恐怕還不夠形容當時盛況。

蘇軾做杭州通判，是在神宗熙甯年間，比他早幾年，英宗治平年間，蔡端明來做杭州郡守，就有描寫觀潮的詩：

天捲潮迴出海東，人間何事可爭雄？

千年浪說鷓夷怒，一夕全疑渤海空！

浪靜最宜聞夜枕，嶒嶸須待駕秋風。

尋思物理真難到，隨自虧圓亦未通。

他還有禁止弄潮的文告：

斗牛之外，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遊。厥有害泗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謂矜誇。時或沈溺。精魄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盍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惟予不忍之心，伸爾無家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有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弄潮，弄潮！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據南宋吳自牧夢梁錄裏說：

杭人有一等無賴，不惜性命之徒，以大綵旗或小清涼繖，紅綠小繖兒，各繫繡色緞子滿竿，伺潮出海門，百十爲羣，執旗泗水上以遊，子胥弄潮之戲。或有手脚執五小旗，浮潮頭而戲弄。

向有前輩作看弄潮詩云：

弄罷江潮晚入城，紅旗颭颭白旗輕。

不因會喫翻頭浪，爭得天街鼓樂迎？

我們只從夢梁錄這一簡單的記載就可想像那時弄潮是一件何等出風頭的事！弄潮得勝了，有鼓樂從天街去迎接，恐怕前比一個月，南京某闊人親自拿鞭趕馬車迎接女游泳家美人魚楊秀瓊還要威風！蔡端明雖曾一度禁正弄潮，但禁者自禁，弄者自弄，並不會完全禁絕，所以吳自牧在夢梁錄裏有『自後官府禁正，然亦不能遏』的話。

南宋時代，觀潮這件盛事所以最盛的緣故，只因臨安（今杭州）做了那時的京都，不僅闖人在這中秋佳節要『對樂行景』，同時政府也趁這個中秋潮壯的時候，演習水軍。關於這一點，夢梁錄也有記載：

臨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玩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湖堪觀，皆絕色也。每歲八月內，潮怒勝于常時。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觀者，至十六十八日傾城出而，車馬紛紛，十八日最爲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十八日蓋因帥座出郊教習節制水軍。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家家樓屋，盡爲貴戚內侍等僱賃作看位觀潮。

帥府節制水軍，教閱水陣，統制部押，于潮未來時，下水打陣展旗，百端呈拽。又於水中動鼓吹，前面導引。後擡將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旌旗滿船。上等舞槍飛箭，分列交戰，試炮放煙，

捷追敵舟，燒燬成功，鳴鑼放教，賜犒等差。蓋因車駕幸禁中觀潮，殿庭下視江中，但見軍儀，于江中整肅部伍，望闕奏喏，聲如電震，余扣及內侍，方曉其尊君之禮也。其日帥司備牲禮草履沙木板，於潮來之際，俱祭於江中，士庶多以經文投於江內。是時正當金風薦爽，丹桂飄香，尙復身安體健，如之何不對景行樂乎？

南方闊人年年中秋觀潮，對景行樂，何嘗不好？可恨北方敵人偏偏不肯讓你們永遠這般快樂下去！每當潮高水大，演習水軍，何嘗不可？可恨北方敵人來攻，並不坐船，偏要騎馬！南人這樣糊塗，這般無用，難怪從北方來的蒙古民族統一了中國，要把蒙古人列在第一等，色目人列在第二等，早已降服的北方漢人列在第三等，南人只好列在最後一等第四等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五日）

釣 魚

孫德銓

和堂弟在樹蔭下走着，看着旁邊河面上的圓圈，儘着放大。

「魚倒多得很哩。釣魚倒不差。」

釣魚，第一次感到這兩字的興趣，靠着樹根坐下，靜靜的等魚來臨，竿子往旁一挑，一條魚；再來又是一條魚，再……

工友到城裏去，叫買三付魚竿，因爲已找到另外兩位釣魚同志，都覺得這味兒新鮮，只盼望魚竿快買來。

記得工友問：「小姐，釣竿是買一節，二節，還是三節的？」

這在我是茫然，只感到釣竿是細竹竿一根，一端繫上一根麻線，線頭上一只鉤，釣時鉤上得放東西，一節二節三節，當然是指竹竿的長，三節太長，似乎人家都是一節，那二節罷。

「兩節的有多長？」

「有我這麼身高一個半長。」

這當然是他們自己的度量，但管他呢。

今年北平在六月裏頭，老下雨，而且是那麼大，雷雨交加，南方就鬧旱荒。魚鉤上用蚯蚓，學校裏青草地裏多得是，據我有一次經驗，一個春天早晨去上課，隔夜剛下雨，看見生物館的工友在路旁拾蚯蚓，隨着手就拾，一大陣兒，而且又大又長，看了那麼一大堆，感到無聊，怪可怕的路旁還遺棄了許多小的。

所以釣魚竿買來後，清華園內蚯蚓多得是，隨手就拾，而且這天氣分外的湊巧，因為時常下雨。

飯後和一位同學在宿舍前馬路上蕩着，水滴從樹枝上落下來，滴塔滴塔的響，天氣陰沉得使人難過。

兩個女同學，一長一矮，矮的着了全高跟鞋還兩個人差一個頭長，手裏拿着竹竿一類。

「釣魚」，我旁邊那位同學輕輕的叫了起來。

迎面走前，可不是，魚鈎還在空中蕩着。

「那兒去釣魚？這天氣倒頂好的，太陽都躲起來。」

「醫院旁邊橋那頭，引魚東西還沒找着哩。」

「蚯蚓麼？園內多得是。」

那位小姐笑了。「多得是，才叫難哩。」她跑去在青草地裏蹲了半天，笑嘻嘻的走來，一條已夠費勁的了。看着她們跑了。

看哪，蚯蚓都弄光了，那我們的釣竿來了，怎麼辦？今天晚飯後准會買來，先找蚯蚓罷，省得臨時費手脚。剛好那一位就是釣魚同志。

兩人從宿舍前經古月堂，工字廳，科學館，大禮堂，沿着小河回來，差一點兒全校都跑到了，死蚯蚓看見兩條，儘着螞蟻在搬，活的可沒有看見。

這是一個難問題，引魚東西都沒有，釣竿是白有的。

「真的找不到，拿饅頭來代罷」。似乎是一種欠缺，人家都拿蚯蚓，咱們爲什麼用饅頭。

「劉媽，進城工友幾時回來？」

「今天上午下大雨，明天才進，明天下午五時准會買來。」

「明天，明天似乎還遠，儘着有時間找。」那位同學說。

吃飯後三個人出去散步，剛是買魚竿的三位，所以問題最容易引到釣魚上去，「找蚯蚓去。」

這次已有經驗，蚯蚓是躲在泥土中，每人手裏拿一根樹枝，在宿舍前一片樹林儘掘，兩個鐘頭找到六條小的，拿雪花膏瓶盛着，放些泥土，還得養活到明天。掘的土堆，足足有五十多個。

隔天我已忘了，下午六時左右，正在低頭看書，門外笑哈哈的聲音，一位釣魚同志已推着門進來，後面吳媽拿着兩付魚竿跟進來。

放下書就去拿竹竿，那竹竿頭細得怕人。

「這怎麼辦？竹竿太細了，可吃不住魚的重量，叫工友來問他。」

「小姐，都是這樣的呢。」

因為急于要嘗試，也沒有多工夫去細管竹竿粗細，還有一位約着釣魚的同學還在吃晚飯，叫吳媽趕快去請她快些吃。

五分鐘後，三付竹竿的線都弄好，只愁竹竿太細，吃不住魚的重量。

三個人齊了，拿了小凳子，雪花膏瓶，小洋刀，挾着竹竿下樓。

宿舍前同學騎自行車來回跑。

「釣魚。送我一條魚。」

「准得送你。」

「上那兒去？」

「荷花池去。」

荷花池在工字廳後面，有樹有小山，池裏不住的發出撲通撲通聲音，水面上——個個小圓圈在放大。

心裏感到高興。

現在得弄魚鈎上的東西了，我們中間有一位，是學過生物解剖，而且是專門生物系的，這切蚯蚓裝蚯蚓是無問題。

拿着竹竿沿池邊走，近池邊都是荷葉浮萍，一個蝦蟆像光頭般的射過去，「撲通」。

這聲音是蝦蟆發出的，心裏不禁有些失望。

三個人佔據半個荷花池，分開站着。

四分鐘過後，不見動靜，輕輕提上來一看，一小段蚯蚓，在上面顫動着。

走路，裝蚯蚓，弄一身汗，手巾不止在臉上擦着，一位同學拿着魚竿儘在空中搖動。

「怎麼會事？」

「魚竿往上一挑，剛搭在樹枝上，拿不下來。」

聽見剛才討魚的兩位同學聲音，正從那頭走來。

「這真是緣木求魚。」兩個人打着哈哈。

學生物的同學，靜靜的蹲在那兒。

心裏急着要看魚，竿子已試往上了好幾次，似乎有些吃重，用力往旁

一挑，一根水草隨着飛起。

二位在背後站着，使我發窘。

「釣魚也有藝術，要靜心，蹲兩個三個鐘頭不在乎。」一位在後面發

表他的意見。

三番五次拿魚鉤看，只是個空。後面又有人，只覺得渾身出汗。

丟了魚鉤的同學，鼓起了嘴，在另外一位同學的身邊站着，看人家釣魚。

三個人釣魚，釣了個空，丟了一個魚鉤，費去一個半鐘頭；不，三個人一共四個半鐘頭，外加上看客的時間。

竹竿的粗細，已不用管，只是證明「杞人憂天」。儘著暑假慢慢兒學釣魚，一天，拿到一條小魚，就是一條，在碟中裝着時，將如何的高興！

跋 知 堂 兩 信

曹聚仁

啟明先生寫給我的十來封信，一半已燬於一二八之役，還有一半是戰後的。其中有一封已經在人間世刊出，有三封專說印行李守常全集的事，現在在這兒稱引的別有兩信。我先前曾說啟明先生近於陶潛，懋庸兄以王船山論管寧語爲啟明先生作辯解；并從這兩信上更可領略先生的襟懷。

十一月廿八日信

手示敬悉，前命爲濤聲作文，頗思盡力；日因感寒告假在家，曾一思索，寫了兩三百字却又中止，覺得仍然無可說，若說起來千頭萬緒，非

從大忌諱下筆便是第一句沒有說，無從說下去；就是說了也是第二句，即不說亦可者也。其實即第一句句說了也有何用，關於中國在實是無從說起。

西人有言：昔人爲罪之觀念所壓迫，今人爲遺傳之觀念所壓迫；此言不謬，我即不能跳出這種壓迫之一人也。因此無論關於什麼事情都覺得無可說，說亦無用，尊命也就未能遵奉，幸祈諒之。貴書局允收拙稿，至爲感幸，在原則上可以如約，只是一時拏不出東西來耳。北新事在中國恐無足怪，據傳聞則此案尙有政治意味，而北新只是喫了拳頭末屑而已，未知南方消息如何。中國人民現正在被訓練，以便將來不至於覺得苦痛；此言毫無幽默意味，確係實情，實在吾輩小民或者到底還應感謝

者也，將來一日總有用處。知堂。

一月十四日信

元日手書敬悉。承賜書籍亦已收到，謝謝；榆關事起，平津騷然，照例逃難如儀。十日來要或能逃者各已逃了，似乎又靜了一點下來；如不佞等覺得無可逃，則仍未逃耳，中國大難恐未有已，上下虛矯之氣太甚，竊意喪敗無妨，只要能自反省，知道自己的缺點何在，可望復興。我們不必遠引勾王踐范丞相，即辛亥之小就，鄙意以爲原因即在甲午後之恐懼振作；而毆戰後漸自滿，至於今日不但重新覺得政治法律道德思想各方面都已完全，即軍備也是大刀隊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車。五四時自己譴責最急進者，都變成如此，他可知矣；他們雖似極左，而實在乃極右的一種國粹的狂信者。不佞平常爲遺傳學說（古人所謂

「業」所恐脅，觀此更爲慄然。中國如亡，其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一則斷然爲此國粹的狂信與八股的言論，可無疑也。此刻現在，何處可找理性哉！且坐看洪水——來或不來，此或亦虛無主義之一支配！一笑。知堂。』

這兩封信的意義，並不以一年的間隔而失了時效；正相反，經過了一年的測候，更覺得他說的沉痛。

啟明先生的思想，一面是寬容，又一面是憎恨。他憎恨薩滿教的禮教思想，憎恨自以爲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而以攻擊別人爲天職的君子，憎恨相信大刀隊勝於空軍，打拳可勝坦克的國粹狂信者。民國十四年，穆木天和鄭奇伯那些人提倡國民文學，啟明先生就怕會變成「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的一種狂信。他寫給穆木天先生信，說：『我們反抗入

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應該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自己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謔，這很令我懷意，愁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情的癱瘓，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近來「國粹狂信」，「八股言論」，隨處風靡雲蒸，在盲目無理性的社會中橫衝直撞。昨議獨立評論，看到啟明先生給胡適先生的信，說：

『適之兄：

讀論信心與反省諸文，再三感歎！青年們高唱發揚中國固有文化，

原卽是老新黨說過的「中學爲體」子固先生又質問歐洲可有過一個文化系統過去沒有小脚太監等等的東西，則豈不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調麼？自有見聞以來三十餘年，中國思想展轉不能跳出此兩圈子，此殆「固有文化」之一歟？若「忠孝仁愛」云云則須待「恢復」可知其久已「淪沒」矣。子固先生又推舉朱元璋爲聖賢天才之一，聞之駭然，豈以其逐胡元耶？其實此人乃中國古今大奸惡之一，（其子朱棣亦不亞於彼，此外明朝皇帝十九凶惡，）幾不可以人論，而青年如此崇拜之，真奇事也！近日臥病，今始得起坐。草草書此，不盡意。順頌近安，作人。」

此老精神，老而彌健；他是敢於對着「新遺少們」，潑一勺冷水的！

在這一方面，啟明先生和魯迅先生可說完全相同：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

—— 淡淡的血痕中

論 山 水 畫

海 戈

(上)

國畫，一般是指山水畫而言。這在古人亦以山水畫爲正宗，花卉，翎毛，人物，是畫的別徑，而畫山水者，又必是文人：故山水畫，亦可稱爲「文人畫」。

我們看山水畫的歷史罷，王維自然是祖師，五代的董源，宋的米元章，元的倪瓚，明的董其昌，清的王石谷，其他如黃庭堅，蘇東坡，吳

鎮，黃子久，文徵明，沈石田，鄭板橋，大滌子，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於畫之外，同時以詩文著名。

在王摩詰以前，也許尚有若干山水畫。但年代太久，或是他們的畫，還沒有形成一種具體的章法，便隨着時代消失了。而王維以詩著名，湊巧他又會畫，於是後起者，便尊奉他爲第一人。實際上，我們從商周的銅器，漢代的壁畫，敦煌石室的發掘，已經知道山水畫筆法的來源，是很久遠的。

翻着王維的輞川集，幾十首五言絕句，差不多每一句都是絕好的山水畫題，而在那些詩中，也可以看出山水畫，必然成爲文人畫的趨勢。隨便舉兩首例：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鹿柴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樂家瀨

這豈是不懂得畫意的人，能夠做得出的嗎？不過我們很奇怪：何以山水畫會特殊的發展，而成爲畫派的正宗呢？

籠統一句話，自然文人們的提倡；而只細分起來，却有下述諸理由：

我國地域絕佳，除了北方而外，東南西各地，都是三里一山，五里一水。國中沒有大海，沒有大沙漠，沒有幾十天爬不完的高山，沒有占幾百里地的大森林；所以孔夫子走到了海濱，就有「水乎水乎」之歎，趕緊退回來讚美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之樂了。但這曲流不盡的長江，迤邐起伏的太行山脈，是處處啟發人們的幽思，涵養了人們的智慧；因爲沒有海的渺茫，故有「足踏實地，實事求是」諸格言；沒有大沙漠的野曠，故征服世界的英雄，必要關外的蒙古人，才有這種氣魄。而風景佳妙的勝

地，俯拾即是，一直到現在，還教我們四萬萬人享受不盡，搜尋不完。我們隨時可以聽見：四川山水甲天下，桂林風景甲天下，浙江名勝甲天下，江西也甲天下，昆明也甲天下，好地太多，無論朝野，都入了山水的懷抱。見於詩，有「詩中有詩，畫中有詩」的妙境；寫於文，有永州八記供千古人們誦讀。

加以唐自開科取士以來，士既爲人的重要出路之一，天下英雄，自然都入了掌中。而有漢儒開風氣於前，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成立，文人除了做點傳世的文章而外，一切詩歌繪事，都認爲「附技」了。這在聰明的士子們，其靈魂之所寄托，絕不是幾篇道德文章所能掩飾。故出其餘緒，吟爲詩歌，畫爲山水，而後才得舒展懷抱。但他們的共同傾向，都是「以文傳畫」，並不是「以畫傳文」。到了宋代，幾個皇帝也弄起筆墨來，忽然

高興，設院試考，使一般畫畫的人，僥倖才有相當的出路。但仍有詩文等條件控制着。譬如出個「萬綠叢中一點紅」的題目，應試的縱然能夠畫出「一串葡萄使天空飛的鳥兒都凝視着」，但你對於這一個題目，沒有深切的了解，是無從施展你的技能了。經了專制帝王的發揚，於是畫才成爲了文人的一種「附業」。一直到滿清，還留着這條出路。——宋徽宗畫鸚鵡是有名的，我却最愛看他畫的山水，覺得一朝天子，能有那麼疏淡的畫意，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囿於天然環境，自然落得實行閉關主義，而交通不便，科學不進步，一切上自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下至不能用抽水馬桶，凡事都不免受些影響。畫自然不能例外。是以畫實地寫生的東面，如動物，植物，都不能有長足的進展。我們能舉出趙子昂的八駿圖，已經了不得；但從具體地說

來，郎士寧的春郊試馬，確比趙畫高明得多。而後者究非國產，且已處在中國快要受到科學的洗禮的時代了。再說：畫人，我們能用營造尺，標準尺，可以量得出來，自頸以下的身體，約等於七個頭那麼長，一不小心，畫成大腦袋，是要受人譏諷的；畫牡丹花，我們分辨得瓣子是圓的，最大也不能超過六英寸；畫麻雀，如果畫來有燕子那麼大，那便是笑話了，並且花必有花的背境，必要透視得過去，一張白紙中，只有一兩朵墨色的花，或三四束着色的蘭蓴，其餘便是白色，那是世界上絕大的事。除了你折幾朵花多釘在紙上；但釘在白紙上，亦必有陰影。致於人物，尤得處處合情合理，門不能太小，手里的東西不能太大，假如畫「張生戲紅娘」還得爲張生的衣履設計，會真記說是唐代人，我們不能不去考察舊唐書或新唐書的衣冠制度，至低限度，也不可把張生畫成摩登人物，穿上西裝皮

鞋。爲紅娘的頭式想辦法，還得畫出張生，紅娘時的唐代寺院，……你想這夠多麻煩，多受束縛，豈是無須靠此營生的文人們所願意幹的事，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人們所斤斤於這類隙屑的意趣？

還有筆墨紙張的改進，也在有意無意間使中國的畫法趨向於水墨山水的途徑。後面當還要提及。

我們明白了山水畫之所以構成，所以成爲了文人畫的必然的趨勢，才有理由說明我們的山水畫，是世界畫壇上最高尙的結晶。

(中)

作文與畫，最貴的是寫實，是逼真，是傳神，但決沒有一篇小說，和事體完全一樣。無論如何在客觀中，要滲雜一些主觀的成分，這是大家公

認的。畫畫亦然。純客觀的東西，無所謂高尚，通俗，驚奇，平坦，而在加入了自我以後，便有優劣之分，美醜之別，才表現得出事物的精采。如果認為文學，音樂，繪畫，是人生所需要的調劑，是人類較一切動物為超越的表率，則我們就無法壓抑自我觀察的發展。中國山水便從藝術方面，採取到最高表現的手段，自然地畫了二千年，而不能窮其奧妙，可見山水畫之不易易了。

寫實並非難事，建築師常常把一所房屋修造成如他所繪的圖一樣。十九世紀發明了照像機，則在一張圖里有「美人魚姊妹和林主席」，有眼睛者，都分辯得出。可見逼真，我們也有相當的科學方法，把牠具體地遺留下來。惟傳神這一點，雖是世界各地各種學者，都在盡量地用筆用器械去描摩，但亦僅是描摩而已。

常見西人畫，均爲透視，色彩等所束縛。一張畫的構成，無論是山水，人物，總要使全畫面的輪廓，適合於事物的本身，總要使觀者於畫幅上面，有一視線的集中點，總要使於畫不出來的地方，亦讓人猜得出而肯定它是什麼：換言之，處處要求適合自然現象而已。於是就合於那所謂內容決定了題材，限制了手腕，一切靈空的幻象的景物，都不能在紙上表示出來。故西畫必定是一張方形的東西，或圓得來合乎幾何學的條件。反是便成爲了他們所謂的印象派，而我們不能找出一種寫實加印象的作風；有之，便是中國的山水畫。

故西人的寫實畫，是比好尺寸，縫合身的衣服，是在複印自然的現象。與照像機相差者，一是用心思，一是用機械而已。印象畫是寫出個人對於自然界綜合的幻影，在實際的事物中，絕沒有存在的可能性。

前者寫有尺寸的人，寫小範圍的「靜物」，還不致陷於呆板；如畫尺幅千里的Landscape，則無法亦不敢作這種謬舉，雖然這種妄想，在每個西洋畫家腦中所必有的境界。但畫的手段，畫的方式，畫的附屬條件『筆墨紙』，都坑害了他們。後者在寫出他的印象時，則以為腦中所有事物的搬出，無非是刹那的感觸，過去的再現，多少與單純的實際不同，便不敢用寫實的形式。以致印象派的東西，成爲了不可捉摸的。其結果，便是使觀者每看到一幅寫實的作品，只是一望而盡，無紙外畫意，無意到筆不到之境，不與人以靈感，不與人以幻覺，不與人以回味，畫者的心胸，以一張合則的方形紙而包羅；觀者的眼界，爲滿紙的筆觸所遮蔽，便成爲了鑒賞時是此等人，鑒賞後亦是此等人了。這還是指那較優者而言。下焉者，則誰也會說：你在畫廬山風景麼？我買一張照片去。印象派的東西之所以

不能使人鑿欲者，亦以其太不着邊際：譬如畫一個女人的頭擱在酒杯上，總是近乎幻術。而其佈局之雜亂，至多只能使人「眼花撩亂口難言」而已。常使你橫看不懂，豎看不通，從何處能領略出畫的意趣，人生實際的反映呢？多看一會，就使你索然無味了。

中國人是世界最講究趣味的民族，思想不太空，故說「足踏實地」，不太呆板，故凡幹一件事，每以個人之趣味爲出發點：故講究飲食，講究園亭，畫山水畫，這都是西人所望塵沒及的。

一張立軸，只有八寸寬，一丈二尺長，上面畫着重山疊水，可以全幅看，亦可分段看，有出色點，有主要的山峯，但不一定有叫你視線集中的地方，畫的人是隨意的，看的人亦儘管隨意。一張橫幅，尺餘闊，可以畫兩丈長，可以畫嘉陵江三百里地的風景，可以畫富春山的全圖：故發明了

照像器具，西洋畫家將要少畫幾幅瑞士風光，但不能搶奪中國畫家胸中的邱壑。而這又是世界人人心中所必有的景像，但西洋畫派是無法表現出來。是以在我們看慣了山水畫，到也不覺什麼，而高鼻子輩，不免要驚訝一聲Hallo了。

這完全是組織了實際和印象而成功的東西。其中有客觀的條件：重巒疊嶂，儘可能地有路走得上去；迴水流泉，舟楫狼可以通行無阻；一個人背着手，那是在看遠山，或聽瀑布；石頭雖是那麼幾筆，我們替它分得出陰陽向背來；而且石上那幾株樹，確是長在泥里，不是生在紙上；房屋橋樑，不會認成一排枯樹，剛才看山那個人，可以從橋上回到屋內去晚餐；這是寫實的條件；但我們看見上方那一塊白色，必定知道是青天；下方一塊白紙，想像中定是綠濤般的河流；重山中一條一方地空着，那是流行無

定的白雲，或是飄裊悠忽的炊烟；被幾株主要的樹幹所遮着的，那後面是平野，或是寺院的地基，有人拿着傘走路，是正在落雨的光景；來幾筆枯枝，是冬天的靜穆；用潤筆畫，則在告訴你以雨後；用渴筆皴，在說明那是秋晴：這是印象的方法。而這種混合的適情適理的作風，絕非胸無邱壑，沒有很深的文學修養者所能辦到。

但這確是畫的最高境界，它能捉着觀衆的思想，它能攝取自然界的精華，它能滲雜作者的人生意趣。故一張山水畫在你的面前，可以讀十天半月，如對好友，如得到靈魂的寄托，給與你以實感，給與你以深思，所謂「身攝其中，神游華表」，人類之所以需要藝術，不是爲此麼！

故山水畫，必不完全與實景相同，但在一般想象中，却絕對有可能性的。不呆笨，不憑空，可見繪事，亦在說明國民的「中庸性」了。

(下)

山水畫既是文人的事業，而又是藝術最高表現的手段，故其內容，亦不能不提高，甚而致於與詩有密切的連絡了。

唐宋人的畫，不見有甚題款，但我們常以詩情畫意稱之。到了元明，一般畫家，不滿於上端空白處的過於空虛，於是增加了所謂款識。而這款識，亦漸漸形成了格式。好處是襯上了富于美術的字，觸目的印章，使畫的境域更豐富些，意趣更濃厚些。壞處是因為要留下一方來寫字，往往紆曲了畫的內容。但這種「詩」與「字」與「畫」的配合，便非西方畫家所能夢想覺到的了。屬於詩境的畫。其取材自然而然地趨于高雅：畫山決不會畫帕米爾高原，而畫峨嵋是可以的，寧肯畫曲流无盡的長江，不肯畫一

瀉千里的黃河，畫有鬚鬚的老頭兒，不肯畫拈花微笑的少女，畫饒有古趣的牛，不畫蠢然无知的豬，同時還必然地形成了極端幽靜的作風。

我常想在一張山水畫上面，畫一隻飛機，或畫一架正在上山的汽車，再不然在崇山峻嶺中築出一方網球場，畫四個健將正在那兒作雙人比賽，我想了許多法子，要使這些現代事物在古老的中國畫法上面參合起來，結果是不可能。（也許我個人的藝術修養不夠！）這到不是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之衝突，而是靜與動的不能調和。畫是靜的一種表現，音樂是動的象徵。音樂能奏出悲歡的節奏，同時有「如泣如訴」的聲調，可以譜出和尙念經，刀鎗齊鳴，而不能教你看出那些事物的輪廓；畫使你看出翹翹欲活，有生動氣，但不能畫出雷鳴風嘯。故畫的領域，根本是靜的，而中國的山水畫，是「靜中之靜。」太活躍了的動作，是不適合於安閒的明山淨

水的場所，太鬧雜了的聲調，是不相宜於幽林靜石的局面，太明快了的色彩，是不溶和於詩人隱士的雰圍；故山水畫中，无怒馬奔馳，只有小驢得得；无軍隊廝殺，只有拄杖往還，无旭日當空，只有陰霾四合。自然是機聲軋軋飛艇，一小時行四十哩的汽車，也配不出倫類。把四個網球家改爲兩人下圍棋，或是一偶然值鄰叟，「那是何等悠靜，富於詩趣呵。

同時筆墨紙硯等工具，也有莫大的關係：

羊毫那麼柔輓的東西，是很隨意的。但教你下筆的時候，要靜，要忍耐，才能流露出那溫和的筆觸與線條。墨的色彩是和灰顏的調子極相近，它不能讓你有強烈的刺激性發洩出來，而它能寫出簡淨，光輝。紙是夾層，帶浸漬性，不會要你去堆砌顏色，但容許你慢慢的塗抹，只要你下筆的時候，稍爲注意一點，少著一些濃墨。（山水畫中只有大寫，沒有速寫

的。)這些工具，都是恰合於輔助中國畫發展的條件。

但這些器械，並不簡單，它們能耗盡你一生的心血。一枝羊毫筆，便
有無數種用法：畫拖泥帶水竣時是用筆腹，畫小米點，細麻，是用筆尖，
畫亂柴，斧劈，是用偏鋒，畫荷葉皺又是用中鋒；唐人和五代的山水，多
濕筆，兩宋人多潤筆，元明人又多渴筆，墨有淡，稍淡，濃，稍濃極濃，
焦墨之別，不只是一般人所謂的墨白畫而已。並且一個中國山水畫家的器
具，是只需要一隻筆，一錠墨，一個水盂，一方端硯，一個磁碟，便夠
了。而在他們作畫的時候，是提筆就幹，是不需要先勾好一個輪廓的。這
樣是愈增鮮活，近於寫小品文的氣味。但其流弊，亦常使我們感覺遺憾：
就是在每一幅名畫中，我們都找得出缺點，或不適當的地方可以指摘。

實際上，十年百年堆砌成功的線，無數種不同的顏料，並不會使你所

畫的東西，與原物一般無二。故只採取了墨和水，亦足以畫出人生的超越的意趣來，這是最經濟的手腕，極合於自然界的「靜」的節奏，而我們的山水畫，充分地表現了，那是在世界畫壇上，值得驕傲的罷？

附語

此題大可寫一本書，只緣作者「山居」僻陋，一件參考的東西都沒有。僅將平時所聽得的，看得，實際領會得的，組織成這樣一篇文章而已。其中，說理也許有不透澈的語句，引證也許有不確當的地方，統希國中對於國畫有很深的心得，而對於西畫有真切認識的學者，與以指教，則不特個人幸甚，而這種工作，是正需要我們來做的。

我很奇怪，山水畫有這麼多年的歷史，何以沒有一部可讀可閱的畫史，給我們參看，研考？也許這個工作不是現代人應盡的義務罷。

除了郎士寧而外，可惜我想不出有第二個外國人，能畫中國山水的，不然，我大可以找個護身符。

(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論中國人鄙視歐洲人

閒齋

泥沙雜拾之二十

一位真正底中國人，不能不鄙視歐洲人——勃蘭兌斯傳述辜氏之意見，如此。

但，誰是真正底中國人？

辜氏自己當然是一個，此外孔子大概也算一個。

被鄙視的歐洲人呢？——大概一切都是。

萬物如此不住，時光這麼遷流；環境既不同，思想也不同，於是主觀

方面，偉大或不偉大，英雄或不英雄，實在無可比較，做不出「合論」的。將一物，一德，一意，分晰清楚，則知偉人的事業，英雄的行徑，難於定出邏輯上之正負的。更將一種行爲推到動機上去，華盛頓爲什麼斫倒了櫻桃樹，爲什麼又說出來，則知所謂偉大者，去真理綦遠。（我真希望編小學教材的諸公，以後不再講司馬光怎樣華盛頓怎樣了！）——可怕的心理研究和精神分析，將英雄崇拜之面幕揭去了，不無痛苦底啓明！

然則看中國，看西洋，這樣那樣，所得的無非自己的譯本，譯本之好壞，是以譯者腦筋的容量怎麼，悟力怎樣。更從而比較之，而批評之，更化爲成見而臧否之，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

加之注解說：辜氏腦筋里的中國人，不能不鄙視他腦筋里的中國人。——這麼一注解後，可以悟出許多事。

無論「西洋人」或「中國人」——整個底形象印入腦筋後，這意象皆是絕對底，也皆是相對底了。然後問究竟怎樣。——窮其「究竟」，往往是思慮與語言俱絕的。

鄙視也好，崇拜也好，論據非常多。從來我們中間有這樣一種意見：我們缺乏科學，少物質之成功；他們缺乏文化，少精神事業之成功。更推上一層，也還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夫體必有用，用必有體。一體兼多用，獨限于該體之多用，不備異體之用。若中學西學爲一體一用，此說不成。若以爲異體互用，則仍是一體一用，否則不成。古人所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以自我爲主體，則萬物可用；其實中學可用，西學也可用的。如謂如象貓捕鼠，則是二重「一體一用」，不得謂以貓爲體，以鼠爲用。貓捕東家之鼠，及西鄰之

鼠，亦如我之可畜大貓，小貓，英國貓，非洲貓，于理無違。「外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也吃雞蛋」，于理無違，中國衣我穿，西裝我也穿，亦於理無違。

但我們缺乏科學，是因爲看不起科學，不用，則如同狐狸之酸葡萄。科學雖然指「聲光化電」之科學，而其源則是精神事業，一個愛因斯坦的智力不會下於孔子，愛迪生之「有功德在生民」決不下於「司馬光」。科學之「聲光化電」，無非解釋宇宙之謎，正是超超底精神事業，也無非爲人生，這將來的世界也正無窮。跨出中國一看，則知貴族的鬼魂，宗法的迷戀，權勢的感覺，遇到了科學之偉大，皆要幻得無影無蹤。——長頭髮的文學青年，流一顆圓眼淚說，自己與科學不相近，其實是未曾細想的。

其實西洋之科學文明，其後面的精神，我們何嘗看到！辜氏看到了我

們沒有機關槍，并非不幸，我們自以為不如者，徒然少了機關鎗。其實事情并不這樣簡單。然則買來了飛機豈不是救了國嗎？祕魯的墨西哥的文化我們看不到，希臘的文化彷彿可以看到吧，便知比中國文化優美的多！甲勝乙，乙不勝甲，并非乙少了一袋錢，而是乙整個不如，各方面不如。如乙尚在自誇是世家，後面有幾千年文化，從而鄙視之，是更要不勝的。

人有觀于濁水而迷于清淵，眼前的道理要越想越不明白，糊塗起來了。但看一看埃及，亞刺伯的先例，則知文化久遠也無補于大民族之滅亡，歷史上亡掉一大民族，可以同於滅掉一羣螞蟻。於是乎可以「平矜」！——并非故作危詞，這些事實在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

二十一

如果不明白，我不妨連舉幾例，自然明白了。其實這不過是閒談：

「哈哈！恭喜恭喜！」……「抬頭見喜，對我生財」，說吉利話，不說不吉利話，說代語，說隱語，談隔壁講……這是一例。

文王神課，飛星，流年，談手相，揣骨相，算命，擇期，看陽宅，看風水，看氣色，扶乩，科學靈乩，……這又是一例。

又麻雀，抽大烟，打嗎啡，吸白面，拜老頭子，擺茶碗陣，看梅蘭芳，逛窯子，——這又是一例。

然則知道我們中國人是過些什麼生活了。其精神寄寓在什麼裏！無以名之，暫謂之曰民族神經衰弱。

希臘人在幾千年前，正正經經看戲，上午看悲劇，下午看喜劇；現代歐洲人請詩人，學者，藝術家，大學生觀初演（不是電影），請他們作文化批評。而今之劇也沒有男人扮女人，也沒有這一派靡靡之樂。梅氏負盛

名幾二十年，傾動朝野，不得不謂之戲劇界代表，然這關係亡國的「國運」呵！正是表現民族失了健康底神經。

我們沒有好戲劇當神聖底文化事業，是玩玩，是消閒，是喜歡看「旦」。爲什麼喜歡旦脚戲，說起來，這是變態心理，衰弱心理。其來由，是生活的苦悶與無聊。設若在此際與之以可歌可泣底喜劇悲劇，則記憶與聯想一活躍，人民必至於瘋狂。有力者方許頹廢，無力者只得謂之麻醉，喪心。音樂之「靡靡」，并非沒有來由的。

爲什麼不喜作不吉利語，正因神經衰弱，不能有患禍之強刺激，大家要遺忘，將實際生活之苦悶粉飾過。另一方面是權力之盛已衰到極致，凡徵兆，利市之足以增加此感情一毫末者，皆樂於有之；然而，不幸，仍然是碰到了實際生活，則各種牛鬼蛇神的迷信心理都滋長出來。外物或內

心，凡人必有一種把持，然後可以生活下去，現在是外物完全沒有依靠，內心生活也無憑。結果只得錯亂，衰弱。

社會上有許「文王神課」，是證明着心理不安，和民生困窮，但另外一方面看，也未始非無形中保障着安全：已經化爲小偷，則必不是大盜了。然則一壓迫，則一大半當然死掉，更一部分當然變成寇仇。肺病之死人也緩，腸熱之殺人也疾，熟爲優劣論，是做不出的。

也足見求權力之意志漸亡：低等社會是人，上流社會也是人，凡人必有支配慾，將軍當然高貴，獄吏自有尊嚴；但也還是要民康物阜。起初是不覺得的，可怕底是積漸之勢相推。飢荒，癘疫，戰爭，貧窮的鞭子連連打來，結果是將人力的感覺完全失去，人力的感覺一失，則權力之意志不生，換言之，安於懶惰，荒怠，無可奈何，默默地死滅，即令這時更強更

大底希望現前，也只當牠是海市蜃樓了。

好像當局時常在挽救這種心理，放風箏，弄游泳，開法會，祀孔子；然而或粉飾或麻醉，不能掩心理之蕭條，也無補於亡。如果要將這已逝底「民魂」喚回來，救急之方無過於向敵國戰爭的一次大勝利，雖只能救急，不能救亡，這方法也不可不得！

出門的事兒

窘羊

「您上哪兒？」

「南京。您啦？」

「徐州。比您早到點兒。」

「嚶，早到早息着。您貴姓？」

「袁，您啦貴姓？」

——就那麼談上了，一直到徐州。在旅途中，人與人之間那堵看不見的牆壁似乎沒有平日壘得那樣高而堅牢。在火車或輪船上，更好是在騾車裏或

驢背上；在客店裏，更好是在鄉下的棧房裏，我們就比較好相與得多。我們受的獨善其身的教訓太多了；老人們總勸我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莫管他人屋上霜」，且警告說：「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所以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總是閉着嘴綳着臉的時候居多。有住在一條街上五六年的緊鄰，他家裏說話高一點聲你就能聽到，可是你們從來不相聞問；有時候你在公園樹蔭下溜溜腿，對面過來一個同志。明明是你見過好幾面的，可是你把頭一低讓過去了。這種情形多得很，尤其是這個鄰居或朋友身分不與我們相同的時候。但是在旅行中就大不相同，我們很容易地就和鄰座弄熟，熟得像多年的老朋友。也許他是個挺俗氣的買賣人，或者是個襤褸的鄉下人，但是我們都一樣。鄰座的身分服飾我們簡直顧不到，在旅途中，一切真是如那邊那個黑粗的山東客人不住地唸叨的：

「出門的事兒，大家將就將就。」

你如其坐了三天輪船，還沒同你鄰牀的人抹過紙牌，那你們兩人中必定有一個是精神上或者身體上不健全的。當然，坐在車中或船裏也還要綑着臉掛着紳士的牌子的人不是沒有，不過這種人真是可憐，他是命定綑一輩子臉的了。

旅行中我們可以增加許多知識，和不同的各色人等聊天也是這種知識的來源之一，而且是一個大來源。我們不必提走到窮鄉僻壤或名山勝蹟之處可以從其他的鄉人或父老得許多書本上再見不到的知識了，即在一三等客車上，販綑子的客人可以告訴你綑子好壞怎麼看法，押車的兵可以告訴你喜峯口的戰史，山東商人可以給你介紹山東境內的名勝……我是否應該舉一個例呢？有一年坐火車打山東彰德過，見鐵路旁不遠有口井，那井邊

的人打水不用人挽轆轤，却用兩匹小驢子拉，要跑到十幾丈遠水桶才上來，驢子跑的路已經成了一道溝，和我一道談來的山東籍客人就告訴我一個掌故：原來這井水雖難，却是附近好幾村的飲料來源。前清時候一位撫台看到當地水源困難，特掘此井。因為地下盡是石頭，匠人都不肯幹。撫台乃下令凡掘一石者給銀一塊，於是人夫大集。可是掘了好久很深，依然不見水泉，錢是花得很可觀了。終於撫台懷疑起來，親自吊下去一看，原來水源早就有了，那些工人貪銀子都給堵上了。不管這故事有幾分真實性，牠總不失為一個有趣的傳說。

又有一回，我弄了張免票睡起頭等包房來，房裏只有我一個人。真是天生的這份骨頭，我悶得要跳車。不想在半夜竟然由徐州上了一位老粗，還帶了一個護兵。他一進包房就嚷：「拿我的頭等票來，拿我的頭等票

來！」不曉得怎麼的，那頭等票還是在護兵手裏，半夜查票的來時，他又在牀上跳着喊：「喂，我的頭等票！我的頭等票！這樣一個人，我平日見了看也不屑看的，但是在車上我整整和他談了一路，他津津有味地告訴我種蘿菠的要訣。雖然他問了我兩次：「你也是頭等票？」

但是究竟爲了什麼理由，我們在旅行時就不十分挑眼呢？初看總以爲是怕寂寞的原故，和隨便一個人談談也可以解悶吧，這固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終不是唯一的理由。我們平日感到無聊的時候就很多，人生這個旅途上寂寞的時候才真多。所以，我以爲，恐怕旅行之爲時不久倒是個較好的理由。這就是說，因爲一趟旅行只是人生中很小的一段，與將來各段分離的，而在這旅途中的結識也只是暫時的，我們不必替將來打算。在平時，你不理你的鄰居也許因爲他是個肉鋪掌櫃，怕一弄熟了他會跑到你

家客廳上來打哈哈，或者在你過生日那天跑來給你道喜；你不敢招呼那位同志是怕他知道了你現在銀行做事，有一天會來找你白匯一筆錢。但是在旅途中你一點不顧慮到這些。那些結識是不負責任的，我儘管和那位「頭等票」談得親熱萬分，我知道他總不會坐到我家的沙發上來嚷嚷。

然而這還不是個靠得住的永遠真的理由。真的有些交情就是在旅行中起始的，好些老朋友頭一回見面是在車上或船中。正因為這認識是完全出於自願而不是爲人或事所強迫的，這交情有時就拉得很長。好多戀愛的故事是在旅行中萌芽，正是因爲這個機緣的浪漫的氣息的原故。不，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途中做愛是比較地容易有收穫，因爲雙方都在路上，別的瑣事都遺留在很遠不能來糾纏，都是自由人，無妨做一點詩意的事情。

總之，到了「出門」的時候，我們自動就把圍着自己的那堵牆推倒，

我們不再自私，我們不再擺身分，真的有點「同舟共濟」那種互相稱兄道弟的意思。或者這真是往日旅行之危險與艱難的影響？在往日交通不便時候，上路的人總要結伴打伙，大家幫忙。這種同處在一個患難中的心理當然可以打破一切的成見。或者這種心理到如今還保存着在嗎？那麼旅行方法越進步越舒服，旅伴之誼就越有沒落之可能了。無怪萬國花車上的先生們就很少交談，最是三等客車中，才真是「出門的事兒，大家將就將就。」

袁中郎的佛學思想

張汝釗

講到整個的佛教，須分三大系：

- 一，巴利文系的佛教；
- 二，西藏文系的佛教；
- 三，中國文系的佛教。

巴利文系的佛教，盛行於英屬錫蘭緬甸等處，論者都說是原始佛教，爲釋迦牟尼佛親口所宣說的。西藏文系的佛教，發達於中國所屬的西藏蒙古各地，其所承傳者，多爲密宗，現復推行於國內腹地，大有蒸蒸日上之

勢。中國文系的佛教，雖亦由印度分化而來，經過了許多高僧大德的發揚光大，蔚爲平行的大乘八宗：一，禪宗，二，天台宗，三，賢首宗，四，密宗，五，淨土宗，六，律宗，七，唯識宗，八，三論宗。

中國佛教大乘八宗的隆替，雖也隨着時代輪齒的碾動而異其起伏，但到了明萬歷年間，各宗派多呈不景氣現狀，只有禪淨二宗，尙有中興的趨勢。因爲那個時候正值雲棲蓮池大師宏揚淨土於江浙，李卓吾居士同時提倡禪宗於麻黃間；而龍溪王氏，近溪羅氏，天臺耿氏，石陽鄧氏等，亦以禪學而闡儒宗。袁中郎生當其時，自然耳濡目染，受到莫大的影響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中郎袁宏道先生的主要佛學思想，亦當從禪淨二方面去看。

中郎抱着英俊特達的奇才，在科舉制度裏，亦曾登過科第，做過縣

令，然終不屑與一般俗吏過那勢利生活，不久即捨去官位，與其兄伯修，閱讀內典，并參究向上一著，他用了數年的功夫，不能明瞭禪宗的底蘊。有一天聽到張子韶講演致知格物的道理，始得豁然大悟，把牠來證明古人的微言大義，無不妙契諦理；并且能洞明前輩機用，乃一一提倡拈弄，彙集成帙，名曰金屑。後來他知道龍湖有個李卓吾居士，冥會外教別傳之旨，特地到西陵去拜訪他。果然李老與他一見如故，符同水乳，就爲他寫了一篇金屑集的序文，刊印問世。（作者尙未見到該集甚憾，）並有贈中郎的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欣慕！』復留中郎在他的地方住了三月有餘，十分殷勤的送至武昌而別。隔了數年，中郎復與其兄走訪龍湖，卓吾愛之愈甚，以爲：『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因其識力膽力，皆迴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

擔荷此一事耳。」

中郎既得到卓吾的印證，欲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乃就城中的低窪地方，買地三百畝，中間造了幾條長堤，四週又栽了萬株垂柳，微風拂拂，宛如碧玻璃中湧起萬壘翠濤，因之署曰柳浪，以肖其狀。他由此朝夕潛心參究，不問世事。每值禪定之餘，信手揮寫，片言隻字，無不新奇絕倫。蓋其一片英靈，皆從他的宿慧中流出，所以能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嬉笑怒罵悉成妙諦也。這裏，且來看他對於禪宗的思想態度。

中郎之於禪宗，非僅能升堂入室，又能燭照當時宗門空疏之病，和儒佛渾濫之弊。在答陶石簣書中有云：

『妙學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讀，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

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磨印宗之書也。

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續佛慧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儒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無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爲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

至於中郎論禪定的見解，亦超於尋常禪和子萬倍，實在不是一般依稀光景，掉弄知解者，所能夢見。他說：

『定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耶？艮背耶？抑數息耶？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

時。」卽出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大定則卽疾是定，卽老亦定，豔舞嬌歌，無處非定！」（與徐岡卿書）

『得來札，知二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若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答陶石簣編修）

『兄旣知此事不從問答來，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入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一物。」與時時勤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尙未得謂之開眼，况可謂之入道與？』（答陶石簣）

「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此事不從問答來，便是好消息也。這幾句話是多麼透徹呀？因為中郎當年看見一般以骨頭做工夫的坐香者流，終日渾渾噩噩參句毫無意義的話頭，說些什麼出定入定的光影，講些似是而非的機鋒轉語，來驚駭庸夫愚婦，實在皆非宋門法器。中郎所說的話，真是一針見血。」

中郎他自己所修習禪定的境界，他也很自能明白：『近日始知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入淨妙，便是惡知惡解。』這是他已經到了色陰銷除受陰明白時候的一種輕安靜妙境界。若長此貪戀，即走錯道途了。幸而他能知道這個消息，便不會着魔，而工夫自然能更進一層了。

『彼以本來無一物與時時勤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這樣的說法，也是中郎思想的獨到處。蓋神秀的勤拂拭偈子，不過

爲中下根人指示其時時刻刻要提撕本性，切勿令其被塵俗所染污之意。慧能之本來無一物的偈子，亦僅僅說穿那在妙明真性裏，本來無一法可得，不過爲根性稍利的人們，掃除知解而已，故皆未臻大機大用的究竟。而後來好事的人們，妄把牠分成頓漸二宗，各立門庭，斷斷不休，真是錯中錯了！因爲自性本來具足功德，事理兩無妨礙。見解雖有頓漸之不同，而法本是一宗，毫無差別之相可得，倘死要執着一端，自以爲是，那樣的人，怎可與談禪理呢！

從上面幾封談禪的信札看來，可以知道中郎之於禪宗，是見義明白說理透切的親證三昧的禪伯，絕非呵佛罵祖的一般狂妄禪客所可比擬的。茲再錄其暑譚中更爲近理的問答數條於下：

『問：「何謂時中？」答：「時卽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

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言語文字入曰聞。」』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
問：「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乃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

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功夫上有默默放下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禪話是最不容易講的，落了這邊既不是，落了那邊也不是，住着中間更不是，簡直是開口不得！但你雖不開口，若被明眼人看見了，自然會知道你是在彈那無弦琴，參那無字經，默識心通，悠然神會，不期然而然的心心相印了。可是普通人們，怎樣能猜得出在你的悶葫蘆裏所賣的是什麼藥呢？雖聰明像子貢，尙有：「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一段疑問。而中郎的悲心是這麼廣大，有人來問，他就很真實的來回答他們。故雖寥寥數語，真同

吉光片羽，珍貴絕倫。蓋他實在已能把自己本身的物質生活，混合於精神生活。換句話說，即所謂「山川木石，全露法王之身，鱗甲羽毛，俱彰禪那之體。虎嘯龍吟，獅行象步。咳唾掉臂，皆大人之相好，嘻笑怒罵，亦丈夫之調御。」的景象了！

中郎的襟懷既這樣瀟灑，信解能這樣通利，才辯又這樣縱橫，一時固無出其右者。後來因深深覺悟到他所證到的工夫尙未澈底，若不加行修持，恐落「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的道路上去，所以他就絕口不說機鋒轉語，一意回向淨土了。

此後，他欲圓融性不二之門，乃博采經論作西方合論，他的長兄伯修爲之序曰：

『……石頭居士（即中郎）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

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采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道。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

……】（居士傳第四十六）

在這段文字裏，就可以找到中郎對於淨土宗的思想了。現在就把他學佛的思想程序歸納爲四要點：

- 一、以第一義諦爲指歸；
- 二、以執持名號爲行持；
- 三、以六度萬行爲助因；
- 四、以深信因果爲入門。

一者，以第一義諦爲指歸。換句話說，就是深信淨土宗爲佛法之最高峯，所謂『信彌陀的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彌陀在那由他劫，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彌陀的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我亦當得。信彌陀的不去不來，我亦不去不來。信彌陀的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刹那，我亦不移刹那，位齊諸佛。』

二者，以執持名號爲行持。就是專念一佛名號，以攝受己心。其理如楞嚴經勢至念佛章云：『……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

三者，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什麼叫做六度呢？就是：一、佈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但在中郎的思想上則另有更進一層的見解，以爲修淨土者，不必超越一種行動，就能具此六義。若念念離，卽行於施。若念念淨，卽行於戒。若念念寂，卽行於忍。

若念念續，即行於進。若念念一，即行於定。若念念佛，即行於智。總而言之，即起信論所云：『菩薩深解現前，所修離相』的一語。

四者，以深信因果爲入門。就目前淺而易見的情形言，如易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古德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果能宅心正直，毋必，毋固，毋意，毋我，嚴持戒律，即是入道之門。在中郎上李龍湖書中有曰：『所以棗柏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橛馬椿也。』

對於中郎的淨宗作品西方合論，蕩益大師曾有很公平的評語：

『唯大徹大悟人，始可與談念佛三昧。否則，百姓之與知與能，猶遠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達磨西來，事出非常，有

大利，必有大害。嗚呼！先輩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誰能以悟道爲先鋒，念佛爲後塵，穩趨無上覺路者耶！袁中郎少年穎悟，坐斷一時禪宿舌頭，不知者以爲慧業文人也。後復深入法界，歸心樂國，述爲西方合論十卷。字字從真實悟門中流出，故絕無一字蹈襲，又無一字杜撰。雖台宗堂奧，尙未詣極，而透徹禪機，融貫方山清涼教理無餘矣。或疑佛祖宗教，名衲老僧，未易徧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薰習，非偶然也！傳聞三袁是宋三蘇後身，噫！中郎果是東坡，佛法乃大進矣！予每謂明朝功業士，遠不及漢，唐，宋理學則大過之。陽明一人直續孔顏心脈，佛門居士，唐梁肅，宋陳瓘，明袁宏道，蓋未可軒輊也。』

又有汪大紳的評語，也很切貼：

「夫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袁中郎其庶矣乎！覺心悲心，怎地廣大悲切。又與允初書曰：承勸看西方合論，當檢出來看，檢不出，當借閱也。袁氏禪未敢遽斷爲口頭，得法於龍湖，龍湖不無狂魔入肺腑之證。至袁氏一轉而爲輕清魔，墜在輕安快活裏作窠臼，日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無個銀山鐵壁時節。後來知無所得，歸心淨土，真是奇特。然不可以是之故，於宗門淨土妄生高下也。須宗知門中事，釋迦佛所說是這個，彌陀佛所說是這個，無二無分別也。若然，則大家在這裏過活，儘穀了，爲甚麼要生西方，要生兜率？曰：生人而有人欲，生天亦有天欲，生西方則人天之欲淨矣；人天欲淨，正好了當這個，所以盡十方願輪之大，莫大於生西方也。乘此願者，切不可隨語生解，便起一分計較心。這計較心，是六道輪

迴之根，非往生淨土之因也。欲生兜率者，請從布袋和尚詩入；欲生西方者，請從豐干詩入，此正因也。布袋是彌勒化身，豐干是彌陀化身。』（居士傳）

讀了蕩益大師和汪大紳居士的中郎評語，可以知道他已是受了當時禪淨二宗的洗禮了。若照佛法中習語說，就是「禪淨雙修，定慧俱足」的出格豪傑。所以他的襟懷自然有一種不能用言語來證表的霽月和風狀態，與一團活潑潑地的精神，可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的了。況且他生來就是一個聰明絕頂膽識超羣的人物，他自己曾說過：「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作十分用。」又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故他的一種超越的識見，剛方的行爲，實遠過其師李卓

吾之豁達狂禪。又能洞明儒佛的界限，毫無當時王龍溪，羅近溪等諸耆宿儒佛渾濫之病。其志行之高潔，思想之純正，真不愧爲有明一代士大夫學佛之代表者！

或者有人問：「中郎在佛學上的造詣，既有這樣的淵深，爲什麼沒有人知道他？」這，因爲當時士大夫的風尚，多以學佛爲可恥，而在暗地裏又要撫拾竊取佛教的思想；以雄其筆札，而恣其口談。同時在外面呢，則又要擺起道學先生的架子，效昌黎之闢佛，甚至用政治手腕來攻擊佛教。所以中郎的佛學思想，多被他們湮沒而不傳。我想在中郎集裏，一定已有許多關於佛學的文字，被人刪汰了。譬如最重要的名著金屑集，就沒有收入全集之內。像那樣有價值的西方合論，在中郎的傳紀裏，連一個書目也沒有提起。所以作者只好從他的全集裏——我所見到的全集又不是完全無

缺的——祇找些零星的材料，和被人擯斥的佛學著述上，拉雜引來佐證，以備研究中郎佛學思想者之一助。

尤可笑的，是清初一般頭巾氣——自命爲主持風騷的儒臣，硬把「主性靈，尙妙悟」的六字罪案，來打倒公安派的文章，其實何嘗能損及對方毫末，適足以反射出攻擊派中剽竊摹擬，堆砌塞磚的醜態！因爲文章爲思想的代表，思想是從性靈中流出；若無性靈，卽無思想，無思想，卽無文章。況「文不厭巧，」若無一點性靈上的妙悟，怎樣寫得出玲瓏剔透的文章呢？倘一味的方正呆板，只可算是一本賬簿，或一張表格，那裏還有文學上的價值呢？所以「主性靈，尙妙悟」的六個字，正是公安派的好標語，宛如薄雲之烘託皓月，蘆染成趣；使明月的光芒，更加燦爛而皎潔，亘萬古而常新了。現在得到林語堂，劉大杰諸先生提倡印行中郎全集，行

見該集出版後，風行一時，而公安派文章之「主性靈，尙妙悟」的佳處，自然是像那（玉壺寒冰，明漪晴雪，」一覽之下，不覺其中邊皆澈的了！

末了，來介紹嚴滄浪幾句論詩的話：

『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詩之極致曰入神，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如果能把嚴滄浪幾句的評詩話頭，當做讀中郎全集時的『量才玉尺，』則可以闢破中郎禪卽文字，文字卽禪的關捩子！而中郎一生特出思想的鼻子，也被讀者牽着走了！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寫於武昌菩提精舍。

現在大眾語文學的調查和評判

黎錦熙

(大眾語文學短論之十四)

中國現在的『大眾語文學』，可算豐富極了，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大約是此刻討論並提倡『大眾語文學』的人未必想得到的。但都散在民間，「不登大雅」，並且很多仍是「不著於竹帛的」；自民七的「文學革命」起，學術機關漸漸注意於調查工作，如北京大學之調查全國歌謠（自民六即着手，民十一，由研究所國學門發行歌謠週刊，第一期是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到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出了九十九期便停刊了，以

後改爲北大研究新國學週刊之一欄，但後來研究所改組，此項工作不進行了，中央研究院之整理全國俗曲（這是民十七以後的事，民廿一，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中國俗曲總目稿三巨冊，共收十一省凡六千餘種。劉復先生序中說：『不附樂曲的如「張打鐵，李打鐵，」就叫做歌謠，附樂曲的如「五更調」就叫做俗曲。從最簡單的三句五句的「小曲」起，到長篇整本，連說帶唱的「大鼓書」，以至於許多人合同扮演的「蹦蹦戲」，中間有不少的種類和階級，但沒有把皮黃和崑曲包括在內，只是因爲這兩種已經取得正式的舞台劇的資格。』但此項工作，是根據大批唱本，加以整理，還不是直接的調查，因爲那些唱本乃是車王府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史語所及私人所藏的舊本，倒可以在上述的文學史中，補充清代『大衆語文學』的文獻。民教機關則如平民教育促進會之調查定縣秧歌（出有定縣

秧歌選二巨冊），又有私人之搜採和編錄（如顧頡剛先生的吳歌甲集，鍾敬文先生重編清李調元的粵風之類，歌謠爲多；國語文獻館當編詳目，此不多敘），這些調查工作，是建設『大衆語文學』必要的準備。我且節引李家瑞先生北平俗曲略（廿二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印行）的序目，以見一斑。

說書之屬：說唱鼓書，大鼓書，絃子書，竹板書，快書，南詞。

戲劇之屬：蹦蹦戲，傀儡戲，燈影戲，梆子腔，喝喝腔，吹腔，打連廂，灘簧。

雜曲之屬：濟南詞，利津調，湖廣調，福建調，馬頭調，靠山調，蕩湖調，邊關調，玉溝調，五更調，西調，窩子調，牌子曲，羣曲，岔曲，揚州歌，四川歌，琴腔，十盃酒，十朵花，歎十聲，大四景，老八板，剪

綻花，銀紐絲，紅綉鞋，梳妝台，對花，蘇武牧羊，西江月，清江引。

雜耍之屬：蓮花落，打花鼓，跑旱船，鋸大缸，西湖景，噉來寶，耍猴，雙簧，焰口，道情，倒喇。

徒歌之屬：兒歌，喜歌，秧歌，夯歌，叫賣歌，馬糞癩歌。

以上俗曲六十二類，書中於每類之下，都略有考證或敘述，並各類一實例，現在把應當綜合起來說的話說一說：

(一) 北平俗曲之來源 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從外省輸入的。北方自蒙古熱河輸入元人的小令，倒喇，溝調等，東北由遼金清輸入打連廂，倒喇，羣曲，蹦蹦戲等，東方從山東輸入濟南調，利津調，金錢蓮花落等，西方自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輸入秦腔，西調，四川歌等，南方自福建江蘇安徽輸入福建調，南調，灘簧，蕩湖調，揚州調，打花鼓等，中

部自河南湖北輸入粵誕花，湖廣調等，其餘馬頭調，十盃酒，銀紐絲，道情，秧歌等，也都有自外傳來的痕蹟。傳播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諸族人爲主，西方以商賈技藝人等，南方以優伶娼妓爲主，而鹽商之多財好樂，帝后誕辰之官紳進樂，也是俗曲輸入北平的一個大來源。……所收集的，只能以在北平唱過者爲準。

(二) 北平俗曲的材料 本所藏有張姓百本堂鈔賣唱本三千餘種，除崑曲二簧劇本外，有俗曲一千餘種，又在市上收有刻本印本一千餘種，此外孔德學校藏有車王府曲本七百餘種，故宮藏有昇平署鈔本俗曲一百餘種，北平圖書館藏有烏絲闌鈔本俗曲數千種。……霓裳續譜及白雲遺音所選的也不下數百種；然而都是零落不全的了。最早的鈔本有雍正乾隆時的，這種情形，恐怕在外省俗曲裏是很難得的。……

(三) 北平俗曲的分項 北平人鈔賣俗曲的習慣，喜歡在曲本外標明調門的名稱，我們把同調名的常在一起，……共得六十二類。又以其中說唱故事者列爲說書之屬，扮講故事者列爲戲劇之屬，通常所謂小調者列爲雜曲之屬，帶耍帶唱者列爲雜耍之屬，不附帶樂器者列爲徒歌之屬，共爲五屬。……

(四) 北平俗曲的特點 劉半農師說過，研究俗曲，可從四方面進行：一，文學方面，二，風俗方面，三，語言方面，四，音樂方面。北平俗曲於這四方面之中，風俗一方面尤爲有趣，因爲中間保存了許多史料。如待衛嘆官箴嘆中有圓易園及皇宮當差的情形，團練訴功南苑幼丁嘆中有清朝練兵的情形，義品團訴功拳匪歌中庚子變亂的情形，拿張格爾林清造反中有清朝平反的情形，此外洋人進京太后回京通州駐劄日俄交兵文鄉試

武鄉試等。……至少可以由此看到一點人民對於各種事件的見解及態度。

(五) 北平俗曲的唱者。北平唱俗曲的，以娼妓，優伶，歌童，盲女

爲主。……舊京遺事記明朝倡家兩苑，東苑以箏著名，西苑以琵琶著名。

清朝的高等妓院，稱『清吟小班』，夢華瑣簿都門瑣記等書都記着妓女出

局唱小曲的情形，此娼妓之唱俗曲也。金台殘淚記記道光以前的優伶，都

是從小由南方買來的，初來則先學小曲；乾隆以來諸書記優伶侑酒，都是

小曲戲劇並唱，此優伶之唱俗曲也。明朝有所謂『歌童小唱』者，比優伶

還低，只會唱小曲，舊京遺事說：「小唱出身山東之臨清，浙江之甯紹，

朝士有提挈之者，或至州縣佐貳，次則爲伶人」。至嘉慶道光時，有所謂

『清音小隊』者，也還是這種歌童的後身，專赴宅第唱小曲，此歌童之唱

俗曲也。茶餘客話說：「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

年亦多，少年遊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傳至道光時，此風猶未改。初刻都門紀略有瞎姑詩云：「秋娘孌孌撥琵琶，也抱琵琶半面遮，却信人間重顏色，夜深尤插滿頭花」。光緒年間，燕都雜詠也有一詩：「盲女琵琶曲，黃昏市上遊，何人呼侑酒？唱到月當頭」。此盲女之唱俗曲也。

(六) 北平俗典的班子 組成團體以唱俗曲，明朝已有這風氣了。舊京遺事說：「小唱在蓮子胡同，與倡門無異」。至清代則稱爲「檔子」，忠雅堂詩集有「唱檔子」一篇，水清曹暇錄說：「曩年最行檔子，蓋選十一二齡清童，教以淫詞小曲，學本京婦人裝束」。燕京雜記所謂「頓子」，京都竹枝詞所謂「囤子」，都是這種東西。自道光後，則又名爲「雜耍館」；京塵雜錄說：「內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

曲，打八角鼓，十不閑，以爲笑樂」。最近則名爲『落子館』矣。

(七) 北平俗曲的歌唱地方 北平俗曲固定賣唱的地方，據鈔本子弟書有拐棒樓樂春芳等處，天咫偶聞云：「余髫齡時，如泰華軒，景泰軒，地安門之樂春芳，皆有雜爨，京師俗稱雜耍」。運河通行時，東便門外之二閘，朝陽門外之定府莊，也都是賣唱的地方。我在民國十一二年，還在朝陽門外的菱果坑，石頭胡同的四海昇平，天橋的水心亭等處聽過俗曲，後來什刹海，勸業場，西安市場等處，最近是大衙小巷的茶館裏，也有許多添了女落子了。俗曲和歌謠的調查，就是「新詩」「新歌劇」建設的準；合着通俗小說戲劇等等的調查，才可完成建設『大衆語文學』整個的準備；因爲不能「接近大衆」，便不能「接引大衆」，何況三千年的歷史已經詔示我們；就是「小衆」的創作，也都要受『大衆語文』潮流的

影響呢！（關於俗曲，我還可報告一回經驗；北方的「嘸嘸戲」我欠研究；我們家鄉湘潭南境十都咬柴一帶的「花鼓戲」，那真可算是 *Mass-rocica* *Song*（大衆表演）了，搭草台在山谷間，農夫土工們自由扮演，其樂曲之引人入勝，大非「陽春白雪」所能及。約當三十年前，我和舍弟錦暉均在鬢齡。常祕召名小生羅二十瞎來家吃茶，盡傳其歌詞樂譜，……他們絕對只能口授，由我們筆之於書，譜之於管紫。不久我出門，不研究了，而吾家錦暉後來却以編排歌舞爲業我們現在還能穀判別的，他那流行最廣幾種兒童歌劇，如葡萄仙子就包含着馱子吃醋和捲珠簾，月明之夜就包含着銅錢歌和老十杯酒，三蝴蝶便包含着出台子和探茶歌，麻雀與小孩是他的最早作品，就包含着一支最村俗的打鐵歌，而外間欣賞的人却有以爲是從德國歌曲裏出來的。數年前，他還託張蔚瑜先生回鄉又調查一次，後來又翻

出怎樣的新聲，那我可是門外漢了。這個經驗，只證明的歌曲所以風行者有本有原，於本國『大眾文藝』的形式之美，這是新文藝創作必循之途徑；至於他作的內容意識如何，在教育上的功罪如何，那只好讓他自己出來表白了。）

但是中國的『大眾語文學』無論怎樣的豐富，無論怎樣具有形式方面的天真和質素之美，其內容方面所謂意識。就現代的眼光看來，那簡直是完全要不得的。綜其成分，多的是色情的衝動（這本來是文學的要素，「性」也是無善無不善的，但牠們都落了下乘），其次是迷信（原於千餘年來『和尚大眾』的勢力），是神魔（半由迷信，半屬趣味），是「封建」（包括一切傳統的制度反教訓等而言，也有用意甚好的，不過在現代都已不合道了），是英雄的崇拜（這不能說壞，其中也有疾苦不平的呼

聲，但終被封建和迷信的空氣籠罩了；至於帶有「諷刺」「譴責」意味的，却已是「小衆」的消閒作品，非「大衆」所能欣賞了。

談 中 西 醫

銖 庵

距今四十五年前，曾紀澤病了，請一外國醫生來看，給他戴上一個冰帽子，不多幾天便去世。曾氏是久居外國，最以洋派出名的人，那時一班士大夫對於曾氏個人的名德是敬仰的，可是對於他的迷信洋人，總不大以爲然，不過不好當面說他罷了。他這一死，於是『西醫殺人』頓成話柄，那時浙江的大名士俞曲園先生做了輓聯送他，內中有一句便是：『始知西藥不宜中。』一時齊說曾氏如果不請西醫，斷不至死，中國人有病斷不可請西醫。俞氏的話，一點不差。『西醫不宜中』這句話大概傳誦有二十

年之久。

光緒年中西藥的勢力雖然不及現在之大，然而有幾種藥却也深得社會的信仰，例如金雞納霜，又如玉樹神油，差不多殼得上到過上海香港的，都願意買兩瓶回家備用。外國藥商深知中國人的心理，廣告的鼓吹無微不至，於是其他專投中國人脾胃的藥品日異月新都出來了，尤其是補品的藥，是吃不死人的，又是中國有錢的人所最願意聽的，隨著報紙的銷路也一天長似一天。此外又有些投機的名目，中國人要戒煙了，便有戒煙丸，中國人喜歡小腳，便有什麼裹腳散，中國人忽然又要放腳了，便又有什麼放腳散。那時候的流行語，說中國是東亞病夫，誠然不錯。要不是病國，何以報紙上全是藥的廣告呢？何以報紙與藥房互倚爲生呢？

外國人賺錢的方法總瞞不過中國人，於是中國人也自己想出花樣來假

冒外國藥的旗號來騙中國人，這是近幾十年來商業史上一件極有關係的問題。艾羅補腦汁似屬此類，據說「艾羅」者乃上海名流黃某，（黃英文爲Yellow再譯音便成艾羅矣。）直至如今，試問那一種營業能比得上開藥房的賺錢容易呀！

中國社會的矛盾現象不可勝數，而醫藥便是一端。儘管一方面喊着不信西醫，一方面可讓盈千累萬的銀子被西藥商換了去，依然睡在鼓裏，這不獨是外國人所看不透的，連我們中國人也莫明其故罷。

但是再反過來一看，儘管歡迎西藥，却始終不甚相信西醫。西醫的勢力以教會爲後盾，也不算得不偉大了，醫院的成績也不算得不相當的表現出來了，然而社會對於西醫的懷疑與忌妬，直至民國二十年以後還沒有絕迹。

在中國的西醫勢力中心，近十年來斷然要推那所謂煤油大王所創設的協和醫學校了。記得民國八九年在北京舊豫王府建築新醫院的時候，便聽得一種傳言，說是造屋的中間，發起了地下的窟金多少萬，造成以後，那碧色的屋瓦，朱紅的楹柱，錯金的彩畫，白玉的階墀，佔滿了幾條胡同的地位，偉大莊嚴富麗的氣象，真足以使寒酸吐舌。在我們毫無成見的人看來，這不過是洛克非勒所提倡的慈善事業的一種，在衛生醫藥智識缺乏的中國，却不能不認為是很需要的救星。事實也可以證明，從各處遠來求診的人絡繹不絕，病床的供給顯然不能應付需要，往往有急待療醫的病人因病床缺乏而不得不廢然而返的，決不能說協和醫院是多餘的了。但是在一班中下級的輿論中，總可以聽到一種對協和醫院不滿的論調，不是說他專以病人作試驗品，就是說醫生玩忽業務，這些都不去管他，最奇的是民國

十九年所發生的解剖屍體一案。

據說有一個姓宋的因腿病不治而死，死後發現屍體有剖解痕迹，於是屍屬要提起訴訟，甚至於負領導社會責任的報紙也起來攻擊得不遺餘力。屍體神聖，這是中國歷來相沿的一種不合理的傳統思想，拿這種屍體神聖的觀念來判斷醫家的責任，這正是二千年來王莽（首先實行解剖的）之所受攻擊，也正是五六十年前一班仇教者之心理。不料中國人過了二千年，還是不肯拿無情的屍體來幫助醫藥的進步，這就無怪今日之中國還是一個病國了。

民國十二三年有一句喧傳社會的話柄，說是胡適之的病西醫看不好，被陸仲安看好了，問陸仲安用什麼藥治好的，說是用的黃芪。人家不相信，當面問胡適之。適之說：『不錯，我這裏還將藥方留着呢。可以爲』

憑。』於是俞曲園所謂始知西藥不宜中的話，頓然復活起來，却稍爲變了一點方式，道是『西醫也有看不好的病。』

幾年以內，便有應時而起融合中西醫藥的著作，也便有專教中醫的學校，以至於因國醫問題而發生立法院的大辯論。

其實，中醫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是有的，看其醫學與其他學術連帶的關係，可以知道。第一，中國醫學源出於巫，巫之儀文與藝術，散布在各種學術制度之中，而與醫尤爲密切。——本來醫字从巫，而醫只是巫的一種副業，——在近代的中國醫學本身中，雖然未必有很多直接的巫術影響，然而在傳統的藥方上還有不少巫的色彩。例如用象形的東西來治人身某部分的病，（如以「肺形草」治肺病之類），又如用穢惡的東西來產生神祕的作用，（據西方學者的研究原始民族用穢物爲藥品只是巫的一種策略，

因爲巫知道病人需要嘔吐，便以穢物來產生嘔吐的作用，一班民衆不明白這種用意，便誤以爲神祕了。至於對於生理病理所應用的陰陽五行之說，尤其是巫術的遺痕，絕不能否認的。

第二，醫學與道教的關係，自從道教正式成立，便承襲了儒家所吐棄的一部分巫術，而別啓許多學術塗徑，醫學的發達正在這一時期。大約道教對於醫學的貢獻，第一是導引，這是古代的生理衛生，流傳到近代，加以種種演變，便成一種半神祕的拳術。東漢黃巾之亂便是他，庚子年鬧得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也是他。近年尊爲國術的也是他。第二便是服餌，草木之藥，道教所認爲下藥的茯苓遠志之流，都是近代藥劑中所不可少之物，其應用方法之研究，不能不歸功於道家。第三便是修鍊，道教修鍊的宗旨是爲不死，至於點石成金，還不過是副作用。從劉安劉向以至於張三豐，

這事鬧了幾千年，始終沒有打破悶葫蘆。然而中國的冶金學却得有不少的學者埋頭研究，而朱砂硫磺之治病也是由此而來的。近年醫學界已經不甚再談神祕的話，然而秋石還有人吃，這秋石不就是道家鍊鉛的一種變象麼？中國的道教講了幾千年，然而他的子孫現在只剩了些面黃飢瘦衣服襤縷的羽士，問他道教是什麼，只知道畫符，別的一概不知道，道教的真正精深學術，却都已傳授與醫家了。

第三醫學與植物學的關係，中國醫藥上的著作大家都知道是陳藏器李時珍一流的本草研究，他們研究的對象極為廣泛，從這些對象當中，可以看出中國古醫學的利用外國輸入品。

甘草是中藥之君主，據陶弘景別錄說是生河西川谷及上郡。

藥名中有胡字者，都疑出於外國。例如柴胡前胡延胡索（據本草綱目）

說出於奚國）胡王使者（白頭翁獨活都有此別名）可見中古時代外國來的藥很多，所以隨便就加上了一個胡字的徽號。

柴胡是張仲景傷寒論方中所列最主要的藥劑，據蘇頌本草說是出在銀州（陝西榆林）則漢朝人的處方，已經好用遠方的藥物。

許多熱帶的產物給中國以不少的外國新名詞。可是中國人已經漸漸的忘記他們的來歷了。隨便舉幾件來說，

檳榔是六朝時代輸入中國的，這兩字便是馬來語的 Pinang。也有寫仁頻的，便是爪哇語的 Jempin

煙草是十六世紀末年入中國的，中國先翻譯馬來語的 Tambaca 寫作淡巴菰。後來才改用一個煙字來代表。

就是其他地帶的產物也有從外國翻譯而得名的。

張騫帶來的葡桃是希臘文 *Batrus* 的譯音

蘿蔔是拉丁文 *Rapa* 的譯音

蘆會是希臘文的 *Alce*

這些字中國人差不多全都忘記他們的來歷了。

波斯亞拉伯兩種語言與中國醫學的關係最深

密陀僧是波斯語 *Murdasang* 的譯音，就是 *Litharge* 酸化鉛

八擔或巴旦杏就是波斯語的 *Baban*

沒石子或無食子，就是波斯語的 *Mazu*

礞砂就是波斯語的 *Nushadir*

耶悉茗就是阿拉伯語的 *Jasmin* 隨後方才有素馨花的新名

沒藥就是阿拉伯語的 *Myrrh*

阿梨勒就是阿拉伯語的 Halīn

所以從此說來，中國醫學中的藥學部分是很受西來影響的。

但是真正中國的醫學技術，現在所存的也很有限了。時下的中醫，多半只能開幾帖湯藥。我們試看真正古的醫術，鍼砭灸熨，種種方法，是常用的。即以湯藥而論，也是用幾味單純的藥品，比較重的分劑。不像時醫開上一大單，却又不敢用重劑。所以談到中國的醫藥，還待有澈底的研究。

公安竟陵小品文讀後題

劉燮

文藝家自有文藝家之特性，隨之而文藝亦各具各之風格，讀其書而知其人，性格殆從作品中傳出之爾。爲詩也爲文也，天才什之七，學之什之三，既不須埋頭苦思，然後著筆，亦不須背囊野尋，嘔出心肝而後已也。蓋若施耐菴水滸傳序所云：『薄莫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垂首撚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無前人之胸次，無前人之性格，莫強學之，強學之，雖似而終非一似也。劉熙載藝概論陶潛之文云：『陶淵明爲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爲

難也。』

前人之詩文，亦非絕不可學，學其精神則可，學其皮毛則不可。出而變之則嘉，襲而守之則劣矣。不然，學箇陶潛，其唯似箇陶潛，學箇杜甫，其唯似個杜甫而已。

蘇東坡詞早年學柳耆卿，曾載於與鮮于子駿一紙書，略謂『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成一家。』出柳而能變柳。不徒變柳，而勸人亦毋庸學柳。嘗譏秦淮海滿庭芳詞，謂乃學柳七句法，於是遂開詞家之豪放一派。思此，則知坡翁之所以爲坡翁矣。

文藝之道，一經模擬，什去其二三矣，再經模擬，什去其六七矣。故一體文藝，迭次倒襲，卽不亞迭次遭了浩劫，其破碎凋敝，勢有不得不變了也。

七子之文敝，袁伯修變之，繼之有乃弟宏道小修。公安之文亦敝，鍾伯敬譚友夏復變之。文體屢變，非變之喜其格新調新也，乃文藝家自求解脫爾。小修阮集之詩序云：『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世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哉，』鍾伯敬問山亭詩序亦云：『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焰，不復見於世，李氏功臣，誰有如石公者。』

中郎變七子之文，而爲子之七功臣，變于鱗歷下之詩，而爲于鱗歷下之功臣，伯敬友夏變公安之文，而爲公安之功臣矣。小修求變中郎之文，知弊而弗文弊也。伯敬變中郎之文，乃以中郎之功人者功中郎也。

中郎曾悔少作，譚友夏在中郎續集序中，亦曾有是類話。續集序云：

『往公之哭江進之也，有悔其詩文妙理，生前未商語。後寄黃平倩札，有悔其瓶花詩文，俱有痕跡語。夫公之妙於悔，何待公言哉。細心讀破硯集，又似悔瀟碧矣。細心讀嵩華遊稿，又似悔破硯矣。今察公續稿，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又似爲古人俱下一悔脚矣。』

中郎自悔思自變也。變之正所以顯之，仍之正所以晦之也。友夏能於中郎文辭中，參透此意，直然變之，真屬知己。然此話已經人道破，中郎續集序中曾引袁述之語云：『先子不可學，學先子者，辱先子也。子不爲先子者，實是先子知己。』友夏謂其識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壑，友夏變之，真個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壑也。

鍾譚評選詩歸，云非謂古人之詩，以已選爲歸，乃引古人詩之真精神，以接衆目而爲歸。其持論不作擬古之詩文，對七子著筆也；直不以獨

奇性靈爲能事，對公安下藥也。而以直覺去了解古人，尋古人真詩真文之所在處，決不與衆言爲伍。譚子曰：『專其力，壹其思，以達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囑人。』

寫散文貴乎氣象超脫，達閒澹不著力而自能入妙處，爲最高法門，亦卽其最難處，鍾譚之文，徒佔散文中晦澀孤冷之一席，以其獨尋古人之真，故孤冷。復矯公安之澹，故晦澀。孤澀是其好處，亦是其疵處。蓋寫小品，務須把握住當時之景，當時之情，若加以組織與含蓄，則易染矜才之霸氣。故讀鍾譚文章，時窺見其於寫景寫情爲之中，尙加雜上議論云爾。然此亦真屬其孤心靜寄之作，雖寫小品文，而尙俱有詩人心。譚友夏喪友詩不云乎：『美恥同歸讒獨受，此中真賞在孤行。』

清朱竹垞紀河間品評鍾譚，謂其多纖功詭譎之辭，視公安竟陵爲野狐

外道，屢加非薄語。然提要亦曾云『雖無當於古之作者，而小品點綴，則其所宜，寸有所長，不容沒也。』朱紀乃泥古之輩，猶不忍淹埋好文章，蓋心眼已默許之矣。

二十三年秋。

父 親 的 死

劉小蕙 育倫
育敦

人生的變化是多麼的快啊！誰會想到平時十分強健的父親會抵抗不住三日的病魔，而永遠永遠的與我們分離了呢！在這轉瞬的三日中，我們嘗到人生各種的甜，酸，苦，辣，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們比現在的我們要幸福得多了！因為那時父親還在啊！現在呢！在黑暗而又潮濕的房屋中只剩下我們陪伴着失偶的母親度這無盡頭的痛苦，而父親呢！一個人躺在棺中，在一個寺院裏該有多麼的寂寞呢？

一個夏日的清晨，母親極早的把我們從牀上喚起來，因為在八點鐘

時，父親所坐的火車將要到了。在路途上，我們愉快的談笑着，因為離開了我們出去三星期的父親一定會帶回許多離奇的故事講給我們聽。

我們穿過了車站的鐵柵，走進了月台，在那邊我們可已望到遠處的樹木和天邊半露着的紫色山峯，突然的一聲汽笛從清早的雲霧中尖銳的傳入了我們的耳中，即刻之間，車已站在我們的面前喘氣了，父親從窗口露出了平日少見的面孔來，並且很驚奇的說：『爲什麼要這麼多的人來接我啊！西直門車站又是這樣的遠。』我們回答道：『母親說的，叫我們都來接呢！』『喔！我病了！怕要傳給你們呢！』父親說完後，雙手一攤，臉上現出無可奈何的樣子，於是我們心中一昏，爲什麼平時身體很壯的父親，會在這不見的三個星期中變得這麼的蒼老呢？

父親回家之後，立刻去請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中醫來診治，看完以後，

證明這病並非什麼大了不得的病症，只不過是重一點的感冒罷了。

『喔！那麼我不是生傷寒吧？』父親膽小的問。『絕對不是，沒有什麼關係，吃兩劑藥就會好的。』大夫滿不在乎的說着。『啊！這樣我就放心了，因為在大同時我發現了一種蚤子，假如有人被牠咬着，那一定要犯傷寒的，並且還是很危險的啊！』父親微笑着說，因為大夫的話，父親眼見得是放心了。他同平常一樣的和我們玩笑，並且仿效着蒙古人吃飯的樣子，在表面上看來，他只是有一些小病，我們也放心了。

第二天午後，父親的熱度變高了，頭上滴着汗珠，但是精神還是很好，我們勸他在牀上躺躺，他覺得躺在牀上太硬，想躺在帆布椅上，我們把帆布椅打開，沒有躺到一刻鐘他又覺得帆布椅太軟了。這樣，他就從牀上到帆布椅上，由帆布椅上到沙發再由沙發，到牀上的不住走動。我們問

他有什麼痛苦沒有；他總是輕輕的搖着頭，慈愛的注視着我們微笑。

傍晚到了！三叔不知父親的病所以在家中備了酒菜給父親接風，父親怕拂了三叔的好意，因此讓母親及弟弟妹妹們去。前幾次父親病時他總是不需要人家去照看他，但是這次他把我叫到牀前很溫和的說：『蕙兒！我病了，我不願那些粗野的僕人們照應我，你在家中陪我吧！你知道這是我多麼的高興啊！』本來我心中好像覺得有一件大事將要來到，絲毫沒有出去的興趣，我就在他的身旁坐下。因為病人怕亮光，我把燈弄滅了。父親靜靜的躺在那裏，我聽着他平靜的呼吸，心情也慢慢的放寬了。忽然他抓住了我的手搖了一搖說道：『蕙兒！不要睡着啊！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的沉靜呢？時光是很寶貴的呵！離開了三個禮拜，你念的書有生字沒有？你沒有什麼話要同我說嗎？』我十分的後悔了，父親走後，我一個字也沒有寫

，一本書也沒有翻過，這叫我怎樣去答復父親的話呢！我只得不作聲了。

我希望着母親回來，因為我的心中十分的緊張。父親平靜的呼吸忽然帶了微微的哼聲，開燈一看，他的臉紅得像生氣一樣，熱度提出了許多的汗珠，我驚問道：『父親！怎樣了，要不要去請大夫來？』他搖了搖頭，停了一刻，又向我說道：『去胡同口上的西藥舖問問有什麼藥吃沒有，我受不了啊！』我拿起雨傘走了出去，外面正下着細細的毛毛雨，一陣涼風吹散了我的愁思，心中想着十餘年前在倫敦同了母親冒着雨給父親請大夫的情景。

藥舖不知吃什麼藥好，就介紹了一位很有名的梁大夫。我打了電話去請他，他答應即刻就來，我心中滿含着希望的回去了。母親已然回來，正在給父親預備稀飯吃。

大夫來了，父親把他在張家口得病的情形報告給大夫，然後又問道：「喂！梁大夫，我不會是犯傷寒吧！」在情形上看來，父親是很怕這種病似的。

『決不是！這不過是重的感冒吧了！』大夫又是這樣說着，父親及我們的心都輕鬆了。吃過藥後，父親覺得肚中好像有一股氣往上衝來，衝過後，全身就要大大的振動一下，然後他打起隔來，不住的打着，父親痛苦的說：『打吧！打吧！永遠的打吧！等到我的力完時，大概你也要完了吧！』大家十分的驚恐了，但是父親不願看見我們孩子晚睡，我們只得上牀，半夜醒來時，還時時聽到父親在深夜中打着隔。

鬧鐘在響了，我們從牀上跳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先跑到父親的房中。我們首先看到了母親焦急而又失眠的臉，然後又看到了父親，他枕着

手躺在靠門的帆布椅上，臉發着黃色，眼球上布滿了血絲。他向我們微微的笑着。

三叔叔夫及父親的幾個好友來了，他們看到了父親的臉十分的驚恐了，大家商量過後，還是去請昨日來看的梁大夫。他打了一針，當父親再問他是否傷寒的時候，他仍肯定的說並非是傷寒，又加了一句道：『傷寒是不能吃瀉藥，如果是傷寒而我們做醫生的開了一味瀉藥，是有罪的，昨天你吃的完全是瀉藥，可見不是傷寒。』

大夫走了，父親安心的躺着，是傷寒及不是傷寒兩個問題都在我們的心中佔了一個很大的位子，只要大夫說不是傷寒我們就覺得前途還有很大的希望。

旁晚。『父親歸家的第三日』，他才漸漸的好了一些，熱度也少些的

退了，但是汗還是不住的流，隔是少微的平靜了，隔了一兩分鐘才打一個。他坐在帆布椅看我們用晚飯，我們問他吃不吃，他只是微笑着搖搖頭，回過去看天邊的夕陽和美麗的彩雲。

忽然他說道：『給我拿一枝香煙來，讓我也來舒服一下，假如一個病人連吸煙都覺得無味了，那麼這個人也算完了。』我們給他送過一枝煙去，他僅僅的吸了兩口就說：『不吸了！』以後就不言語了。夜晚的涼風吹走了無限好的夕陽，吹走了美麗的彩雲並且吹走了父親一切的希望，一陣烏鴉的叫聲打散了他的幻夢，他俯看着地面，眼中一亮，兩顆明清的水珠淚呢？還是汗呢？——暗然的落在他青色的布褂上，慢慢的又被布吸走了。

在明日的清早我們看到父親的情形不對，又去請了首善醫院的方石珊院長來，他很快的斷定是黃疸病，勸父親入北平設備最完全的協和醫院，

並且告訴父親這病並非易治的病。母親和叔叔嬸嬸們商量入院的事，但是父親不同意。『我不去，我受不了那醫院！』父親說完後就沈思了，也許他正在想着他幼小的姪子在這醫院中的慘死吧！

母親也不言語了，那麼只有再請一位大夫的了，大夫是德國人，在中國的名望也不算小，他檢查完了，便向我說：『小姐，他的心臟很弱，假若他再勞動，那是要達到死的目的。』雖然他說的是法文，却被父親聽明白了，父親抬起頭來微微的一笑。

這位大夫的藥吃下去後，不到半個鐘頭就全數的吐出來了。嘔是更打得多了。在這幾位大夫口中說出了幾種不同的病時，我們的心亂了！無頭緒的亂着！這時的父親已同病了幾個月的病人一樣了，眼已花了，耳也大能聽見了，母親輕輕的叫他時，他只是無力的微笑着，唉！

旁晚時又請了一位中醫來，父親又用力的把他的病情說出來後，這個中醫又斷定這不是很危險的病。是的，如果按父親的精神及聲音，誰會想到他已是一個垂死的病人了呢！

在昏昏的病房中，僅僅的點了一隻燈，暗淡的照着，誰也不再說話，誰都想讓父親睡一刻；但是父親的神經非常清楚，睡眠怎樣的也侵犯不了他。父親不敢閉上眼，只要一閉上眼，許多的往事就會回到他的心上，而就在這一閉眼中，他的口中還會說着夢話。

十一二點鐘的時候，他的腹部脹了，同時他換牀的次數更多了，他的臉上表示着痛苦，皺着眉，但是母親一問他什麼地方難受的時候，他的臉上會勉強的露出笑容，因為他平時頂顧全他的最親近的人們啊！

夜間二點的時候，父親自動的命我及二叔家的琴妹舅舅上一個地方去

請一位按摩的醫生來，但是醫生還未下手的時候，父親已支持不住了，他喊道：『快不要按了！我沒有力量來抵抗了啊！快不要再按了啊！』醫生搖頭着走了，我們失望的哭着。母親輕輕的給父親捶背，嗚咽着不敢放聲。弟妹妹被嫡母拉去睡了，我同母親看守着病人，燈光暗暗的照着這悲哀的境像。

四點多鐘的時候，父親叫母親把他扶到他的書桌前坐下，頭靠着桌邊呆呆的看着他桌上的一切，難道他自己知道要死了嗎！他想着平日一步不離的書棹吧！在這上面有多少的成績啊！堆積了多少友人的書信！這些書信還有誰再來看呢！他又立了起來回到牀上，五點鐘時，他的手脚漸漸的冷了，大口的咯着胃血，他向母親說道：『天亮時，你去請我的好友們來，我要寫遺囑了！我的力量多完了啊！』

以下的情形我不忍再細想了，父親在十時入了協和醫院，在下午二時一刻就永遠永遠的離棄了人世走進了安息的區域中去了。

父親的遺像前的蠟燭已換了許多副了，他的照片很和藹的在我們眼前微笑，他的書棹在再也望不見父親低頭寫文章的樣子了，更聽不見父親在深夜時高聲的念古人的詩歌了。

有誰再來給我們講我們所不懂的功課呢！在家中我們呆呆的想着父親，出去玩時又被過去的一個景像弄得無趣，黯然而返。

在淚光中我們憶起了父親生前的教導，我們望着青青的天空，我的心幾乎碎了。母親走來，她痛哭了：『唉！我想不到你們已是無父的孩子了！』母親嗚咽着，我們抱着母親放聲的哭了，但在心的深處，我們起誓願永遠的隨了父親的教訓作一個忠厚而為工作努力的人。

老 哥 哥

臧克家

秋是懷人的季候。深宵裏，牀頭上叫着蟋蟀，涼風吹一縷明光穿過紙窗來。在我這沒法合緊雙眼的當兒，一個意態龍鍾的老人的影像便朦朧在我眼前了。

可以說，我的心無論什麼時候都給老哥哥牽著的。在青島住過了五年，可是除了友情沒有什麼使我在回憶裏悵惘，有那便是老哥哥了。青島離家很近，起旱也不過天把的路程呢。記得在中山路左角一家破舊的低級的交易場中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前來的鄉人多半是販賣雞子回頭

帶一點洋貨，老哥哥的孫子也每年無定時的來跑幾趟，他來我總能夠知道，臨走，我提一個小包親自跑到嘈雜的交易所裏從人叢中從忙亂中喚他出來交到他的手裏。

『這是帶給老哥哥的一點禮物。』

『這還使得呢！』口在推讓著小包却早已接過去了。我知道這點禮物不比鴻毛有分量，然而一想老哥哥用殘破的牙齒咀嚼著餅乾時的微笑，自己的心又是酸又是甜的。

老哥哥離開我家，算來已經足足十年了。在這個長的期間裏，我是一隻亂飛的鳥，也偶爾的投奔一下故鄉的園林。照例，在未到家以前，心先來一陣怕，怕人家說我變了，更怕有些人我已不認識有些人已見不到了。到了家一定還沒坐好，就開始問短問長了。心急急想探一下老哥哥的存

亡，可是話頭却有些不敢往外吐，早晚用話頭的偏鋒敲出了老哥哥健在的消息心這才放下了。

前年舊年是在家裏過的。正月的日子是無底幽閒，便把老哥哥約到我家來了。見了面我還沒來得及看清楚他，他却大聲喊著說：「你瘦了！小時候那樣的又胖又白！」從他剛勁的聲音裏我聽出了他的康健了。

「老哥哥，你拖在背上的小辮也禿尖了。」他沒有聽見，便在我的扶持下爬到我的炕頭上了。

我們開始了短短長長的談話，話頭隨意亂擺是沒有一定的方向的。他的耳朵重聽，說話的聲音很高，好似他覺得別人的聽覺也和他一樣似的。用手勢，用高腔，不容易把一句話遞進他的耳朵裏去，他說，他常常罷念著我，他的身子雖然在家裏，可是心還在我的家呢。

語絲還纏在嘴角上，可是他已經虎虎的打起鼾聲來了，我心裏悲傷的說「老哥哥老了！」

呼吸像拉風箱，一霎又咳嗽醒了，楞掙起來吐一口黃痰。他自己彷彿有點不好意思，要我扶他趨搭的到耳房裏去，在那兒也許他覺得舒心一點，五十個年頭身下的土炕會印上個血的影子吧？於今用了一把殘骨他又重溫別過十年的舊夢去了。

傍晚了。來留他住一宿，他一面搖頭一面高聲說：「老了，夜裏還得人服事！日後再見吧！」我用眼淚留他，他像沒有看見，起來緊了緊腰跟躡著向外面移步了。我扶著他，走下了西坡，老哥哥的村莊已在炊煙中顯出影子來了。

我回步的時候晚霞正灼在西天，回頭望望老哥哥，已經有些模糊了，

在冷風裏只一個黑影在閃。

「日後再見吧！」我一邊走著一邊味著老哥哥這句話。但是一個熟透了的果子誰料定它剎那會落呢？

——老 哥 哥——

回到家來更念念著老哥哥了。老哥哥真是老哥哥，他來到我家時曾祖父還不過十幾歲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長大，父親是在他背上長大的，我呢，還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親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聽老人們講。他到我家來那不過才二十歲呢。身子銅幫鐵底的，一個人可以單拱八百斤重的小車，可是在我記事的時候他已是六十多歲的暮氣人了。那時他的活是趕集，喂牲口，農忙了擔著飯往坡裏送。晒場的時節有時拿一張木叉翻一翻。揚場，他也拾起張鋤來揚他幾下，別人一面揚一

面稱贊他說「好手藝，揚出個花來，真果老將出馬一個趕倆。」

從我記事以來，祖父沒會叫過他一聲老哥哥，都是直呼他老李。曾祖父也是一樣。曾祖父的脾氣很暴，好罵人「王八蛋」。他老人家一生起氣來，老哥哥就變成「王八蛋」了。祖父雖然不大罵人，然而那張不大說話的臉子一望見就得叫人害怕。老哥哥趕集少買了一樣東西，或是祖父說話他耳聾聽不見，那一張冷臉，半天一句的冷話他便伸著頭吃上了。我在一邊替老哥哥的心跳，替老哥哥不平。心裏想「祖父不也是在老哥哥手下長大了的嗎？」

老哥哥對我沒有那麼好的。我都是牽著他的小辮玩。他說故事給我聽。他說他才到我家來，我家正是旺時，六曾祖父坐大京官，門前那迎風要倒的兩對旗桿是他親手加入豎起來的，那時候人口也多，真是熱鬧。語

氣間流露著「繁華歇」的感歎。我小時候最是迷賭，到了輸得老鼠洞裏也挖不出一個銅錢來的困窘時，我便想到老哥哥的那個小破錢袋來了。錢袋放在他枕頭底下，順手就可以偷到的，早晚他用錢時去摸錢袋，才發現裏面已經空空了。他知道這個地道的賊，他一點也不生氣。我後來向他自首時是這樣說的：

「老哥哥，這時我還小呢，等我大了做了官，一定給你銀子養老。」

他聽了當真的高興。然而這話曾祖父小時曾說過，祖父小時也曾說過了！

在黃昏，在雨夜，在月明的樹下，他的老話便開始了。我側著耳朵聽他說長毛作反，聽他說天上掉下彗星來。然而給我印象最深的要數這一次了。那年我八歲，母親躺在牀上，臉上蒙一張白紙，我放聲哭了，老哥哥

對我說母親有病他到呂標去取藥吃上就好了。後來給母親上墳也老是他擔著菜盒我跟在後頭，一路子他不住的說母親是叫父親氣死的。『當年大相公，剪了髮當革命黨，還在外面和別的女人好，你小時穿一件時樣的衣裳，姑們問一聲「又是外邊那個娘做來的」，這話叫你娘聽見，你心裏是什麼味？而後，皇帝又一勁的殺革命黨，您爺戴上假髮到處亡命。這兩樁事便把您娘致死了。』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沒用了。日夜蜷縮在他那一角炕頭上，像吐盡了絲的蠶一樣，疲憊抓住了他的心。背屈的像張弓。小辮越顯得細了。他的身子簡直成了个季候表，一到秋風起來便咯咯的咳嗽起來。

「老李老了！老李老了！」

大家都一齊這麼說。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歡。於是老哥哥的壞話塞

滿了祖父的耳朵了。大家都討厭他。討厭他耳聾，討厭他咯咯鬧得人睡不好覺，討厭他冬天把炕燒得太熱，他一身都是討厭骨頭，好似從來就沒有過不討厭的時候！祖父最會打算，日子太累，廢物是得剷除的，於是尋了一點小事便把五十年來跑裏跑外的老哥哥趕走了。我當時的心比老哥哥的還不好過，真想給老哥哥講講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臉，心又冷了。

老哥哥臨走淚零零的，口裏半咀咒半咕嚕著說「不行了，老了。」每年十二吊錢的工價算清了賬，肩一個小包（五十年來勞力的代價）走出了我的大門。我牽著他的衣角，不放鬆的跟在後面。

老哥哥兒花女花是沒有一點點的。他要去找的是一个嗣子。說家是對自己的一个可憐的安慰罷了。但是，不是自己養的兒子，又沒有許多東西帶去，人家能好好養他的老嗎？我在替他擔心著呢！

十年過去了，可喜老哥哥還在人間。暑假在家住了一天，沒能夠見到他。但從三機匠口裏聽到了老哥哥的消息，他說在西河樹行子裏碰到老哥哥在背著手看夕照，見了他還親親熱熱的問這問那，他還說老哥哥一心罷念我莊裏的人，還待要鼓鼓勁來耍一蹓，因為不過二里地的遠近，老哥哥自己說腳力還能來的及呢。

又是秋天了。秋風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經能賺銀子了，老哥哥可還能等得及接受嗎？

新 詩 問 答

廢 名

問 可以談談關於新詩的意見麼？

答 這倒是我喜歡談的題目。據我所知道的現在作新詩的青年人，與初期白話詩作者，有着很不同的態度。

問 怎樣的不同的？

答 他們現在作新詩，只是自己有一種詩的感覺，並不是從一個打倒舊詩的觀念出發的，他們與中國舊日的詩詞比較生疏，倒是接近西方文學多一點，等到他們稍稍接觸中國的詩的文學的時候，他們覺得那很好。他

們不以爲新詩是舊詩的進步，新詩也只是一種詩。

問 你對於這個態度取着什麼意見？

答 我以爲這個態度是正確的，可以說是新詩觀念的一個進步。

問 有些初期做新詩的人，現在都不做新詩了，他們反而有點瞧不起新詩似的，不知何故？

答 據我所知道的初期做新詩的人現在確是不做新詩，這是他們的忠實，也是他們的明智，他們是很懂得舊詩的，他們再也沒有新詩「熱」，他們從實際觀察的結果以爲未必有一個東西可以叫做「新詩」。

問 看你的口氣，對於剛纔所說的兩方面似乎都表示同意，然則你對於新詩到底取着什麼態度？

答 是的，對於這兩方面我都同意，正因爲此，我覺得我們纔有新詩

可談。然而我首先要談談舊詩，我對於新詩能夠有我的一點意見，可以說是從舊詩看來的。我所謂舊詩，乃指着中國文學史上整個的詩的文學而說。

問 願聞其詳。

答 要怎樣詳細的說，我是沒有那樣的能力的，我只能就我所感得親切的來說。我覺得中國以往的詩的文學，內容總有變化，雖然總有變化，自然而然的總還是「舊詩」。以前談詩的人，也並不是不感覺到有一個變化，但他們總以為這是一種「衰」的現像，他們大約以為愈古的愈好。我想這個態度是不合理的。他們不能理會到這是詩的內容的變化，這是變化是一定的，這正是時代的精神。好比晚唐人的詩，何以能說不及盛唐呢？他們用同樣的方法做詩，文字上並沒有變化，只是他們的詩的感覺不同，

因之他們的詩我們讀着感到不同罷了。古今人頭上都是一個月亮，古今人對於月亮的觀感却並不是一樣的觀感，「永夜月同孤」正是杜甫，「明月松間照」正是王維，「舉酒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正是李白。這些詩我們讀來都很好，但李商隱的「嫦娥無粉黛」又何嘗不好呢？就說不好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那只是他對於月亮所引起的感覺與以前不同。又好比雨，晚唐人的句子「春雨有五色，灑來花旋成」，這總不是晚唐以前的詩裏所有的，以前人對於雨總是「雨中山果落」「春帆細雨來」這一類閒逸的詩興，到了晚唐人，他却望着天空的雨想到花想到顏色上去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很好的想像。我首先所引的李商隱的「嫦娥無粉黛」，也正可以這樣解釋，他望着月亮，却想到粉白黛綠上去了。感覺的不同，我只能籠統的說是時代的關係。因為這個不同，在一個時代的大詩人手下就能產生

前無所有的佳作。我還是拿李商隱來說，我看他的哀愁或者比許多詩人都美，嫦娥竊不老之藥以奔月本是一個平常用慣了的典故，他則很親切的用來做一個象徵，其詩有云，「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我們以現代的眼光去看這詩句，覺得他是深深的感着現實的悲哀，故能表現得美，他好像想像着一個絕代佳人，青天與碧海正好比是女子的鏡子，無奈這個永不凋謝的美人只是一位神仙了。難怪他有時又想到那裏頭並沒有脂粉。

問 這樣說倒很有趣，只是能夠斷定這一定是作詩人當時的意思麼？

答 這話自然很難說，不過我們可以從他的許多詩看出他的靈魂之一致處。他愛用嫦娥與東方朔的典故，大約前者象徵理想，後者象徵現實，所以他說「竊藥偷桃事難兼」。這還近乎表面的說法，若我們探到靈魂深

處，可以窺見他對於顏色的感覺，他的詩中關於「月」與「夜」與「花」的聯想似乎很特別，如李花詩有「自明無月夜」之句，白菊有「繁花疑自月中生」，又如「深夜月當花」，「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花」，我覺得這樣的感覺在以前的唐詩裏似少見，杜甫有「暗水流花徑」，但杜詩引起讀者的聯想似乎只在夜裏的水流，同「石泉流暗壁」一樣的是杜甫的句子，倒是張籍的「夜月紅柑樹，秋風白藕花」動人顏色之感，至少我個人是如此。李商隱關於牡丹的詩每每說到夜裏去了，「僧院牡丹」詩有「粉壁正蕩水，綉緯初卷燈」之句，另外有一首「牡丹」，起頭用些夜的典故，最後兩句，「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我想這真當得起西洋批評家所說的 *Grand Style*，他大約想像這些好看的花朵，雖然是黑夜之中，而顏色自在，好比就是詩人畫就的寄給明日的朝陽。這樣大抵就是

「夢想」，也就是感覺過敏，對於現實太濃，勢非跑到天上去不可了。他在另一牡丹詩裏有兩句「應憐萱草淡，却得號忘憂，」——或者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個意思。倘若我的話不是說得完全無稽，則前人把唐詩分作幾期以爲氣體有盛衰之別，不能說是得其真相，他們何曾理會到內容的變化呢？各時代的詩都可作如是觀，三百篇，古詩十九首，魏晉的詩，我們今日接觸起來，都感得出這些詩裏情感的變化。宋人姜白石的詩我讀了也很新鮮，（我以爲白石詞不如詩）覺得這也確不是唐詩裏有的。我對於詞，也感着一個內容的變化，花間集大體說來好比是繪畫，宋人詞好比是音樂，前者寫色，後者寫情，南宋人也自有他的內容，好比史邦卿詠雨的句子「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去，」這種情思實在很佳，却好像不是北宋所有的。中國的詩的文學，到詞爲止，都是令我自然而然的注視其各自的

內容，到了元曲，我的看法却不同，我覺得曲，還是詩，但以詩的文學這個標準來論曲，它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內涵，只是體裁上由詞而變成曲，所以我以為曲還是詩而沒有獨自的詩的價值，曲在文學史上的價值當以另一個觀點去看。總而言之，我以為中國的詩的文學，到宋詞為止，內容總有變化，其體裁也剛剛適應其內容，那一些詩人所做的詩都應該算是「新詩」，而這些新詩我想總稱之曰「舊詩」，因為他們是運用同一性質的文字。初期提倡白話詩的人，以為舊詩詞當中有許多用了白話，因而把那些詩詞認為白話詩，我以為那是不對的，舊詩詞，即我所稱的「舊詩」，實在是在一個性質之下運用文字，那裏頭的「白話」是同單音字一樣的功用，這便是我總稱之曰「舊詩」之故。這樣的詩的體裁，其所能表現的內涵大約已經應有盡有，後人要做詩填詞，恐怕只是照葫蘆畫樣，即算作

者是天才，也總是居於被動的地位，體裁是可以模倣的，內容却是沒有什麼新的了。在另一方面後來有許多新的文學，如明人的散文，明清的小說，而這些新文學家也都做舊詩，他們的詩却並不怎麼了不得，這未必是才力的關係。我再換一個說法，我們從散文與小說看來，古人的文章確是漸變到白話上來了，而且是有意的，只看紅樓夢作者在開卷第一回的表明態度便可知道，他要用「賈語村言」，奇怪，曹雪芹偏偏還是做舊詩，這頗是令人納悶的事情。白話文不待新文學運動已經有人寫了，而這些寫白話文的人不寫白話詩，這好像是我們的新詩一個不好的預兆。這自然只是一句笑話，然而我想這裏頭或者也包含了一點道理。大凡一種新文學，都是這些新文學的作者有一種欲罷不能的勢力然後他們的文學成功，至於他們是有意的或是無意的或者還沒有關係，詞與小說我想都是如此。這種欲

罷不能的勢力便成爲文學的內容，這個內容每每自然而然的配合了一個形式，相得益彰，於是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說到這裏我想把我的話作一個了結，我的重要的話只是這一句：我們的新詩首先要看我們的新詩的內容，形式問題還在其次。舊詩都有舊詩的內容，舊詩的形式都是與其內容適應的，至於文字問題在舊詩系統之下是不成問題的，其運用文字的意識是一致的，一貫下來的，所以我總稱之曰舊詩。

問 然則什麼是我們的新詩的內容呢？

答 這個我們還得談舊詩。我說舊詩的內容儘有變化，其運用的文字却是一個性質，然而舊詩之所以成爲詩，乃因爲舊詩的文字，若舊詩的內容則可以說不是詩的，爲是散文的。這話驟然聽來或者有點奇怪，但請隨便拿一首詩來讀一下，無論是詩也好，詞也好，古體詩也好，今體詩也

好，其愈爲舊詩的佳作亦愈爲散文的情致，這一點好像剛剛同西洋詩相反，西洋詩的文字同散文的文字文法上的區別是很少的，西洋詩所表現的情思與散文的情思則顯然是兩種。中國詩中，像「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確是詩的內容，然而這種詩正是例外的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其所以成爲詩之故，豈不在於文字麼？若察其意義，明明是散文的意義。我先前所引的李商隱的「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確不是散文的意義而是詩的，但這樣的詩的內容用在舊詩便不稱，讀之反覺其文勝質，他的內容失掉了。這個內容倒是新詩的內容。我的意思便在這裏，新詩要別於舊詩而能成立，一定要這個內容是詩的，其文字則要是散文的。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則是詩的，不關乎這個詩的文字擴充到白話。

問 你的意思彷彿可以明白，民間的歌謠大約是你所說的「散文的文字」？

答 歌謠確是可以做我們的新詩的參考，我們的歌謠是散文，但我們的歌謠也還能成爲韻文，是自然的形成。我們的新詩如果能夠自然的形成我們的歌謠那樣，那我們的新詩也可以說是有了形式。不過據我的意見這是不大可能的，事實上歌謠一經寫出便失却歌謠的生命，而詩人的詩却是要寫出來的。寫出來，文字上能成爲詩，那正是舊詩。所以有人懷疑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東西可以叫做新詩，那正是從詩的形式上實際觀察的結果。

問 難怪你始終只是談內容，我們的新詩首先要看我們的新詩的內容，原來新詩的詩的形式並沒有！

答 我不妨乾脆的這樣說，新詩的詩的形式並沒有。但我相信我們的時代正是有詩的內容的時代，我們的新詩正應該成功，也必得真有我們的新詩出現，我們的新文學纔最有意義，單是散文的成績，我們的新文學未必足以誇過古人，因為我們的散文本可以有一個形式上的成功，那怕文章的實質還趕不上古人。若我們的新詩成功了，我們的散文也必更有新的散文，恐不是一般人所能窺測的。這些話都近乎空話，有些固然是我自己信得過的，有許多則很出乎我的能力之外，不應該談，其言不達意處，更請原諒。

京 居 隨 感

謝保康

在京與阿弟共居一室，室闢爲二，一臥室一書室兼膳堂及會客之用也。室外有樹花草頗適人，若常坐室中可以忘處身於名利爭逐之地，隣近有憲兵隊，天未明，便發號起身上操，一套歌聲和訓話叫聲，擾人清夢，你如果是一個時代樂觀者，到可以問雞起舞，以兵當雞，有何不可，惜我淨夜喜坐燈下作幻想，不貪睡，天黎明，正好睡，雖雞叫兵催，我不起也。居處又鄰了家橋，不時聞火車苟延殘息聲，小火車在新都會，柏油路汽車飛馳中，已成歷史上過去之物，想當時端方造此鐵道，原是好奇有

趣，每與僚屬遊宴其中，丁家橋上一魚翅，鼓樓上一燕菜，風情逸致，此時達官，飛機軍艦，人事遷移，情致愈勝，端方居泉下有知，不知如何羨慕法也。

偶見女子有面熟者，一注視亦便忘去，大凡女子姣好者，皆俱有姿色與媚態之妙，此種色與媚，實稟於天地之至靈，俱者不必盡肖，但能稟者則一，故一女子素不相識，審美之本能在我，見之如素諗，即此之故，歸來欲思索此女子，從何處何人印象所得，昏昏，便酣然入夢，魂遊之所至，如在鄉間童時留戀處，如在海外山水清幽處，如與阿母讀書，如與西洋女子談情，如與印度士人談人生觀，及醒，追溯夢境，了不可得，即昨日所見女子如何容貌，亦不復記憶，此種境地，了無牽戀，既不拘束，又不著相，如證上乘法，遊極樂國土，最爲難得，幸讀者體會得之。

阿弟在京供職有年，在薄俸的苦生活中，頗知居家節儉，已一洗當時共讀「儒林外史」，中酸儒毒，欲效名士滿不在乎派頭，每購米一斗，即置一洋鐵箱中，及夜入睡前，必啓視一過，又如購物僱車，比我精明多矣。僱一女傭，安徽某縣人，誠實可喜，出外購物，一文不苟，實則達官校長輩尚有沾潤之好，此離鄉背夫拋子之苦傭女，即對我等來一下小小竹槓，我等亦默受也。閒來輒對她下「智識測驗」，如在電影院中便猜張媽可知替我等鋪牀，及打地鋪，又如將晚飯，她可知將書桌前電燈移往飯桌前去也，每次測驗，使人失望，但其人之誠與傻亦愈使人愛敬矣。

京中中山大路柏油平滑，但祇許汽車風馳，而不許人力車奔走，因人力車另有兩旁高低不平之石子路，則汽車風馳，有殺人之能，人力車奔走，有巔跛之苦，居京怕出門即爲此，即汽車後面揚起的灰塵亦難受，在

家閒坐，偶聞鄰居小京官妻子，搭足官太太架子罵僱人婢子聲難受，此外如雞鳴寺鐘聲，一帶城垣柳色，和後湖的微風初月，便身如入昔時烏衣巷矣。

萬籟閣題壁

薛吟松

旅邸有高樓，樓頭添小築，寥寥三五楹，衆聲喧滿屋。不分晝與夜，如恐幽人獨。晨光尙稀微，羣奴起啜粥。曙色上欄杆，學童紛赴塾；偷閑受冒罵，淒然抱書哭。老婢買菜回，葱芹與苜蓿，洗手作羹湯，刀砧聲撲瀉。中午競索飯，爭菜復爭肉；主人何无情！旅客豈枵腹？一餐鬧一餐，鬧得天地覆。日落烏歸巢，方喜喧聲伏！人眠獸橫行，飢鼠羣相逐，朔風撼破窗，蒼猿啜古木。嗟乎天地間！何處可寄讀？錫以萬籟名，奚待龜蓍卜。

朱 牧 兒 墓

翟象謙

野火頻燒，護陵長楸多半焦；山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雲亭山人哀江南

當年讀桃花扇傳奇，至哀江南一闋，每與人事靡常之感。後來讀陶庵夢憶的鍾山一節云：『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

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纔知道在張宗子後數十年的雲亭山人的：「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從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樓塌了！」幾句，有無窮的故宮禾黍，勝國衣冠之悲。

記得鳳陽花鼓詞的：「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田宅，小戶人家賣兒郎！」可見這位牧童，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剝削收括的手段，也夠毒辣了，而且是兔子吃窩邊草哩，紅牆紺宇，誰說不是老百姓的膏血塗抹的？即如蘇松嘉湖各屬的人民，當年曾經協助統治者反抗過他，——據野史載：那些老百姓害怕胡大海部隊的奸淫擄略，始出此自衛的反抗，這，如果是實在的呢，牧

兒的縱兵殃民，以暴易暴的油漬是洗刷不清的。——到了他稱孤道寡的時候，特別加重那幾處的賦稅，一直到現在，還受着他的遺毒咧。

某年，我在某校授歷史，曾說：「歷代的開國君主，沒有一個不是無賴之徒，流氓光棍。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王與寇，一線之差，不信，看怎位地保出身的劉邦，牧童兼和尚出身的朱元璋，不是個明證嗎？所以一部廿四史，是流氓殃民史，是女人的淫穢史。」那幾句話，竟會驚動了一位尊經衛道的先生。背後把我痛罵了好幾頓。不過，到了現在，我確認爲並沒有什麼不對，那故宮禾黍，也是報應昭彰的活該啊。

走出孫中山墓，迤邐而至紫霞洞，想上去喝杯茶，却怕跑石級，靜聽些時松聲，順着已經涸了的溪澗，蹣跚地跑上荒頽的朱牧兒墓。呵，哈！留着孫權守門的，大明高皇帝陛下，做夢也不會想着五六百年之後，被孫

家報了仇，屈他看守中山陵的西便門吧？

風雨摧殘，日就傾圮的饗殿，當然不是當年張宗子所見的那座畫棟雕樑，陳設華重的饗殿；是「鴿鴿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之後，又經人改建過的饗殿了。中正，掛了幅凹頸長下頷的牧兒遺像，他那尊容，貨真價實的八戒後嗣，我對這鬼臉有些發鬆。

殿後，祭壇前的石橋底下，沒有流水，祇亂生着荆棘叢莽，蒙茸，蓬鬆，像好久沒有梳洗過的監犯底頭髮。穿過隧道，登上壘土成阜，櫛樹成林的牧兒埋骨地。

陵上，產一種白頭翁草，花謝了，白色的冠毛特別發達，長約二三寸，臨風搖蕩，像白髮老人幌動着腦袋似的。俗傳：明亡，有人看見牧兒的鬼魂，在月下攜鋤栽植，鬼跡所到之處，都生着白頭翁。難道牧兒的陰

魂還莫有散嗎？

好像是郭沫若的主張，把歷史上有地位的底古墳都加以發掘，取出殉葬的古物研究着，或者可以發現被埋藏的文化前進的軌跡。真的，我倒希望有人發掘牧兒墓，來知道牠究竟藏些什麼。

夕陽射在繚垣上，顏色有點駭人，軍笳在「小站」悲鳴了。
荒頽的朱牧兒墓呵，一天天的荒下去罷。

二十一年，三月作於海門。

朱湘週年忌

羅念生

我們的詩人投江「抗議」已經滿了一個週年。社會對於詩人的待遇寬裕了多少？詩壇的情形又有多少起色？一個遠方歸來的「牧人」想試試生活幾時逼到他投江。但這回你們遇着的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他要和生活作對到底。聽說這麻木的社會，只爲詩人發出了一聲太息，並不覺到絲毫的懺悔；如今日子一久了，事情便忘懷了。不妨大家擠擠，搶拾這一點殘餘；讓詩人在「曠野」裏餐風飲露。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詩人？一個時代的，尤其是一個變動的時代的偉大精神是不是需要一個詩人來表現？是不

是只憑一點小說，一點散文便可以滿足一切？

我們的詩人在詩的形式上會有不磨的貢獻，雖然他有些固執的地方，如像拿字數的整齊來替代了時間，毀壞了音組 (Meter)。但有多少人能夠了解詩人的貢獻？誰也會說新詩簡直不像「詩」；倘若你問他要怎樣才像詩？恐怕他莫名其妙。誰都會說新詩簡直沒有希望了，因為我都不寫詩了；倘若你問他為什麼你不寫詩，新詩就沒有希望了？恐怕他也莫名其妙。誰也會說「十四行體」不適用於我國的文字；倘若你問他怎樣不適合，恐怕他也莫名其妙。誰也會說意大利「十四行體」的第一行與第四行的韻法相隔得太遠；倘若你問他知道第四行與五行的韻法有什麼關係？最後六行的韻法又有什麼變化與調濟？恐怕他又莫名其妙了。誰也會說怎麼沒有好詩給他欣賞；倘若你問他詩人要不要穿褲子，恐怕他也莫名其妙！社會

呀，這全是你的罪惡！

我們的詩人死後曾有一點謠傳，這消息我不必透得太明白。趙景深先生最近來信說：

『有人看見他清晨穿了一件短毛線衫跳下水去的，長衫兩件都由輪船帶回來了，還有一隻手提箱，裏面有一本「德國詩選」，一瓶酒，還有改訂的「草莽集」，一些張稿紙，筆和墨水等。酒已喝了半瓶。』

他的夫人聽說已進了天主教。我不知丈夫死了有什麼好處。長的孤兒海士寄在南京白下路貧兒院裏，小的孤女已不知流落在湖南什麼地方去了。趙先生爲他們家中曾免去三次款子，總算怕還不到兩百元。現由他的朋友們發起募捐，成績想來不會十分好，因爲死者的朋友們多半很窮，要遇到詩人更是糟糕。至於零星的稿酬，趙先生來信這樣說：

「他的遺稿的發表處有稿費的僅「青年界」，「人間世」，「天津益世報文藝附刊」這幾處。餘如「詩歌月報」，「中國文學」，「詩與散文」所刊者均為短詩，均無稿費」。其外恍惚還有些地方刊載過他的譯品，我不願指出來。希望他們即早把死者應得的黃金粉末交與趙先生。

死者的著譯約有下面幾種：

- (一) 夏天（第一詩集，商務。）
- (二) 草莽集，（開明）
- (三) 柏拉圖的宴會（商務，不知已出版否？）
- (四) 路曼尼亞民歌一斑（商務）
- (五) 近代英國小說集（北新）
- (六) 石門集（商務）

(七) 文學閒談 (北新)

(八) 海外寄霓君 (北新，即出)

(九) 譯詩集 (存鄭振鐸先生處，待印中。)

(十) 書信集 (存羅念生處，待印中。已收得有寄霓君，彭基相，汪靜之，梁宗岱，曹葆華，戴望舒，呂蓬尊，莫索，趙景深，柳無忌，羅瞻嵐，諸先生和羅念生的書信，共約七八萬字。此外如寄鄭振鐸，聞一多，沈從文，徐霞村，諸先生的信不是遺失了就是一時檢不出來，當中有一位親自告訴我，說他存着的信多半是討論稿子的，沒有發表的價值。這書信集如能付印，所得的錢，完全存下作將來孤兒女的教養費。)

(十一) 我們似乎還可以收集一本他的評論集，死者曾說這集子可叫

「永言」。

(十二) 其餘的詩文譯品也可合出一厚冊。

他生前可沒有出過「朱湘的詩」，「朱湘自選集」，「朱湘自傳」等書；就是死後也不會有這種種的希望了。我很想替他作一本評傳，可惜材料不多：他早年的生活和他歸國後的兩年我簡直不清楚。就是他投江的日子還沒有一個朋友能夠明白告我。「大概是冬天吧」，許多人都這樣太息！還有一個朋友答應供給我在安徽大學兩年的經過，可還不見寄來。「死了的人就死了，」這是歐瑞比德士的一句名言。我只祝活着的人永遠有講座，永遠享受幸福，永遠有名譽，金錢，健康，「下作」和一切做人的德行。至於這許多捱饑的詩人，我到勸他們同生活作對到底，不要往江邊臨流憤慨！

十一月十二日在北平

談 死

藐 江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江淹恨賦

今天閱報，看到劉半農先生逝世的消息，爲之悽然者半日。劉先生的死引起了我對於死的種種感想。我生平很怕死，又因爲看過死人太多的緣故，時常想起死。每當更深人靜或午夜夢迴之時，死的觀念輒很自然的爬入我的腦際。我於是便想到死人麻木無知的狀態，想到死後黑漆一團的景象，就覺得渾身冰冷，萬念俱灰，好像自己也就跟着死去一般。有人說，

死不過是人生的大限而已，生未必快樂，死亦不見得痛苦，怕死的心理似乎是很無謂的。這話當然亦有道理。但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歹活。」生雖亦有痛苦，但亦有快樂；死則一味無知。比較兩者，還是生好。螻蟻之所以貪生，乞丐之所以惜命，大抵即是有見於此。

我嘗默察世人對於死的態度，大約可分三種：其一是不願死，其二是願速死，其三是不知有死。不願死的理由，除了我所已舉的一點之外，尚有一點：其一即周作人先生所說的「捨不得人世的快樂」（見鬼之默想），這無須解釋；其二是有志未酬。杜甫蜀相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相傳宋代名將宗澤率兵抵禦金人，中途染病，屯兵河上，臨終時迴環誦此，然後大呼過河者三而卒。我們很可以想見宗將軍當時極不願死的情形。古人常有「賈恨而終」「死不瞑目」之語，即是用來形容

這種有志未酬飲恨而死的。大抵死和睡很相近，人們對於死的態度和對於睡的態度也就差不多。因留戀人世的快樂而不願死的，好像我們幼時因家裏有喜事貪着熱鬧不肯就睡。其因有志未酬而不願死的，則與我們現時或因某事尚未辦妥晚上便不肯早睡的情形一樣。這兩者間程度高低的情況，也就與所比擬的大略相同。

願速死的人在今日真是隨處皆是。這種人大概覺得活在世上沒有趣味不如早死爲佳。但亦有因一時氣憤而遽萌短見的，例如：鄉曲愚夫因見侮而上吊，莘莘學子爲落第而服藥之類。這裏所說的，只限於前者。周密浩然齋雅談記北宋某忠臣所作詩云：「祈死惟嫌晚，餘生只自嗟。」這兩語真道出厭世者的心理。吾鄉嚴又陵先生晚年亦求速死。嚴先生的祈死當然是覺得自己事事不如意，且又因洪憲年間被迫勸進，過後一想，大有失節

之嫌，於是於憂讒畏譏之中，惟祈以一死了之了。此外，才子佳人或因失戀而頓感空虛，官僚政客或因失節而深悲末路，這種人亦都有求速死的傾向。其動機雖不盡同，但總不外或則因所志不遂而生趣全無，或則因身敗名裂而無顏見人。生既無望，遂不得不祈死耳。

不知有死的，普通只是兒童；但這裏所說的却不是兒童。我覺得世間似乎有兩種人不知有死：其一是極端不達觀的，其他是極端達觀的。極端不達觀的如商人政客之類。他們終生奔走，畢世鑽營，爲的是身外之物；到老不休，至死不變，何曾有享用之時！這種人若不是不知有死，何至昏聩如此？但極端達觀的如莊周之徒，亦不知有死。

閒

豐子愷

「閒」在過去時代是一個可愛的字眼；在現代變成了一個可惡的字眼。例如失業者的「賦閒」，不勞而食者的「有閒」，都被視為現代社會的病態。有閒似乎是奢侈的，頹廢的。但也有非奢侈的，非頹廢的有閒階級，如兒童便是。

兒童，尤其是十歲以前的兒童，不論貧富，大都是有閒階級者。他們不必自己謀生，自有大人供養他們。在入學，進店，看牛，或捉草以前，除了忙睡覺，忙吃食以外，他們所有的都是閒工夫。到了入學，進店，看

牛，或捉草的時候，雖然名爲讀書，學商，或做工，其實工作極少而閒暇極多。試看幼稚園，小學校中的兒童，一日中埋頭用功的時間有幾何？試看商店的學徒，一日中忙着生意的時間有幾何？試看田野中的牧童，一日中爲牛羊而勞苦工作的時間有幾何？除了讀幾遍書，牽兩次羊，捉幾根草以外，他們在學校中，店舖裏，田野間，都只是閒玩而已。

在飽嘗了塵世的辛苦的中年以上的人，「閒」是最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們終生高臥空山上，或者獨坐幽篁裏，他們也極願意。在有福的癡人，「閒」也是最高可盼的樂事。假如盼得到，即使要他們吃飽便睡，睡醒便吃，終生同豬羅一樣，在他們正是得其所哉。但在兒童，「閒」是一件最苦痛的事。因爲「閒」就是「沒事」。沒事便靜止，靜止便沒有興味；而兒童是興味最旺盛的一種人。

在長途的火車中，可以看見兒童與成人的態度的大異。成人大都安定地忍耐地坐着，靜候目的地的到達；兒童便不肯安定，不能忍耐。他們不絕地向窗外探望，要買東西吃；看厭吃飽之後要問「爲什麼還不到」，甚至哭着喊「我要回家去了！」於是領着他們的成人便罵他們，打他們。講老實話，成人們何嘗歡喜坐長途火車？他們的感情中或許也在問着「爲什麼還不到」？也在哭着喊「我要回家了！」只因重重的世智包裹着他們的感情，使這感情無從爆發出來。這彷彿一瓶未開的汽水，看似靜靜的，安定的；其實裝着滿肚皮的氣，無從發洩！感情的長久的抑制，漸漸使成人失却熱烈的興味。變成「頹廢」的狀態。成人和兒童比較起來，個個多少是「頹廢」的。

只有頹廢者盼羨着「閒」；不頹廢的人——兒童——見了閒都害怕。

他們稱這心情爲「沒心相」。在興味最旺盛的兒童，「沒心相」似乎比「沒飯吃」更加苦痛。爲了「沒心相」而啼哭，爲了「沒心相」而作種種的惡戲；因了啼哭和惡戲而受大人們的罵和打，是兒童生活上常見的事。他們爲欲避免「沒心相」，不絕地活動。除了睡眠及生病以外，孩子們極少有續繼靜止至半小時以上者。假如把一個不絕地追求生活興味的活潑的孩子用繩子綁縛了，關閉在牢屋裏，我想這孩子在「餓」死以前，一定先已「沒心相」死了。假如強迫這孩子學習因是子靜坐法，所得的效果一定相反。在兒童們看來，靜坐法和禪定等，是成人們自作之刑。而在有許多成人們看來，各種辛苦的遊戲，也是兒童們的犯賤的行爲。有的老人躺在安樂椅中觀看孩子們辛辛苦苦地奔走叫喊而遊戲，會譏笑似地對他們說：「看你們何苦！靜靜兒坐一下子有什麼不好？」倘有孩子在遊戲中踢痛

了，受傷了，這種老人便振振有詞：「叫你勿要，你板要，難（現在）你好！」其實兒童並不因此而懊悔遊戲，同成人事業磨折並不懊悔做事業一樣。兒童與成人分居着兩個世界，而兩方互相不理解的狀態，到處可見。

兒童的遊戲，猶之成人的事業。現世的成人與兒童，大家多苦痛：許多的成人爲了失業而苦痛，許多的兒童爲了遊戲不滿足而苦痛。住在都會裏的孩子，可以享用兒童公園；有錢人家的孩子可以購買種種的玩具。但這些是少數的幸運的孩子。多數的住在鄉村裏的窮人家的孩子，都有遊戲不滿足的苦痛。他們的保護人要供給他們的衣食，非常吃力；能養活他們幾條小性命，已是盡責了。講到玩具，遊戲設備，在現今的鄉村簡直是過分的奢求了。孩子們像豬糞一般地被豢養在看慣的破屋裏。大人們每天除了他們三頓之外，什麼都不管。春天，夏天，白晝特別長，兒童的百無聊

賴的生活狀態，看了真是可憐。無衣無食的苦是有形的，人皆知其可憐；「沒心相」的苦是無形的。沒人知道，因此更覺可憐。人的生活，飽食暖衣而無事，遠不如爲衣爲食而奔走的有興味。人的生活大半是由興味維持的；兒童的生活則完全以興味爲原動力。熱中於賭博的成人，輸了還是要賭。熱中於遊戲的兒童，常常忘餐廢寢。於此可見人類對於興味的要求，有時比衣食更加熱烈。

在種種簡單的遊戲法中，更可窺見人對於「閒」何等不耐，對於「興味」何等渴慕。這種遊戲法大都不須設備，只要一隻手和一張嘴，隨時隨地都可開始遊戲，而遊戲的興味並不簡單。這顯然是人爲了興味的要求，而費了許多苦心發明出來。就吾鄉所見，最普通的遊戲是如猜拳。只要一舉手便可遊戲，而且其遊戲頗有興味。這本來是賭酒的一種方法，但近來

風行愈廣，已變成一種賭博，或一種消閒遊戲。工人們休息的時候，各人袋裏摸出幾個銅板來擺在地上，便在其上面開始拇戰，勝的拿進銅板。年紀稍長的兒童們也會弄這玩意，他們摘三根草放在地上，便開始猜拳。贏一拳拿進一根，輸一拳吐出一根。到了三根草歸入一人手中，這人得勝，便可拉過對方的手來，打他十句手心。用自己的手來打別人的手，兩人都有些兒痛；但伴着興味，痛也情願了。

年幼的兒童，也有一種猜拳的遊戲法，叫做「呱呱啄蛀虫」，這方法更加簡單，只要每人拿一根指頭來一比，便見勝負。例如一人出大指，一人出食指，這局面叫做「老土地殺呱呱（即雞）吃」。因為大指是代表老土地，食指是代表呱呱的。又如一人出中指，一人出無名指，這局面叫做「扁擔打殺黃鼠狼」，因為中指是代表扁擔，無名指是代表黃鼠狼的。又

如一人出食指，一人出小指，這局面叫做「呱呱啄虫」。因為小指是代表蛀虫的。這遊戲法的名稱即根據於此。其規則，每一指必有所克制的二指，同時又必有被克制的兩指。即：「老土地殺呱呱吃」，「老土地踏殺蛀虫」。「呱呱啄蛀虫」，「呱呱飛過扁擔」。「扁擔打殺老土地」，「扁擔趕掉黃鼠狼」。「黃鼠狼放個屁，臭殺老土地」，「黃鼠狼拖呱呱」。「蛀虫蛀斷扁擔」，「蛀虫蛀斷黃鼠狼腳根」。所以五個手指的勢力相均等，無須選擇；玩時只要任意出一根指，全視機緣而定勝負。像這幾天的長夏，戶外晒着炎陽，出去玩不得；屋內又老是這樣，沒有一點玩具。日長如小年，四五六七歲的孩子吃了三餐飯無所事事，其「沒心相」之苦難言。幸而手是現成生在身上的，不必費錢去買。兩人坐在門檻上伸出指頭來一比，興味來了，歡笑聲也來了。枯寂的破屋子裏忽然充滿了生趣。

更有一種簡單的猜拳玩法，流行於吾鄉的幼兒間。手的形式只有三種，捏拳頭表示「石頭」，五指平伸表示「紙頭」，伸食中兩指表示「剪刀」。若一人出拳頭，一人出食中兩指，叫做「石頭敲斷剪刀」，前者贏。一共只有三句口訣，其餘的兩句是「剪刀碎石紙頭」，「紙頭包石頭」。這玩法另有一種形式：以手加額，表示「洋鬼子」。以手加口作摸鬚狀，表示「大老爺」。以食指點鼻，表示「鄉下人」。玩時先由兩人一齊拍手三下，然後各作一種手勢。若一人以食指點鼻，一人以手加口，叫做「鄉下人怕大老爺」，後者勝。其餘兩句口訣是「大老爺怕洋鬼子」，「洋鬼子怕鄉下人」。鄉下人就是農民，大老爺就是縣長，洋鬼子當然就是外國人。這三句口訣似乎是前時代——官場現形記或二十年目擊怪現狀的時代——遺留下來的。但是兒童們至今只管沿用着。聽說兒童是預言

者，童謠能夠左右天下大勢。或許他們的話不會錯，現在社會還是這般，或者未來的社會要做到這般。

近來看見兒童間流行着一種很可笑的徒手游戲，也是用手和五官爲遊戲工具的，但方法比前者巧妙。例如一人問：「眉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鼻頭道：「耳朵在這裏。」一人問：「眼睛在那裏？」另一人立刻伸手指着自己的耳朵答道：「嘴巴在這裏」。……諸如此類，凡所指非所答，所答非所問的，才算不錯。詳言之，這遊戲的規則，是須得所問，所指，所答，三者各不相關，方爲得勝。若有關連，反而認爲錯誤而爲輸的。這遊戲的滑稽味即因此而生。頑皮的孩子，都會隨機應變地作這種是非顛倒的玩意兒。正直的孩子玩時便常常要輸，他們不能口是心非，不會假癡假呆，有時只學會了動作的虛偽：例如你問他「鼻頭在那

裏？」他便指着耳朵回答你說「鼻頭在這裏」，便是半錯。有時只學會了言語的虛偽：例如你問他「眼睛在那裏？」他指着眼睛回答你說「耳朵在這裏」，也是半錯。最正直的孩子，一點也不會虛偽：你問他「耳朵在那裏」，他老老實實地指着耳朵回答你說「耳朵在這裏」，那便是大錯，而且大輸了。我看到這種遊戲愈加相信兒童是預言者，兒童的遊戲有左右天下大勢之力。現今的世間的是非正像這遊戲中所示；未來的世間的是非，也許可以完全同這遊戲中的一樣。

上述數種遊戲都是用口和手指爲工具的。還有僅用手的動作的遊戲與僅用口說話的遊戲，更加簡單。有一種互相打手心的遊戲叫做「拍蕎麥」。其法：二人相對同聲拍手三下，作爲拍子快慢的標準。第四下卽由二人各出右手互相一拍，第五下各自拍手，第六下二人各出左手互相一

拍，餘例推。總之，其方法是自拍一下，交拍一下，相拍而進行，「劈拍，劈拍」之聲繼續響下去，沒有限制。誰的手心拍得痛了，宣告罷休，便是誰輸。大家怕輸而好勝，就大家不惜手掌，拚命地互相毆打。直到手掌拍得紅腫而麻木了，方始罷休。孩子們的被私塾先生或小學教師打手心，好像已經上了癮，不被打是難過的。所以在放學之後或假期之中，沒得被先生打必須自己互相打一會手心來過過癮。而且這種癮頭，到他們年紀長大時恐怕也不會斷絕。有許多大人們歡喜被虐待，不受人虐待時便難過。他們也常在自己找尋方法來過被虐待狂的癮，不過不取拍蕎麥的形式罷了。不用手而僅用口的遊戲法，如唱歌猜謎等皆是。然而唱歌需要練習，猜謎需要智力，在很小的孩子們嫌其程度太高。他們另有種種更簡易的言語遊戲法，像「奪三十」便是其一例。奪三十者，是兩人競奪一月的

末日——三十日——的種遊戲。每人輪流說日子的名目，以一日或兩日爲限。譬如甲兒說「初一初二」，乙兒便接上去說「初三」；甲乙再說「初四」，乙兒又說「初五初六」。總之，說一日或二日隨便，但不能說三日或以上。說到後來，誰奪得「三十」，便是誰勝。大人們看來，在這遊戲中得勝是很容易的，只要捉住三的倍數，最後的一日總是歸你到。換言之，開始說的人總吃虧，他說一日，你接上兩日去，他說兩日，你接上一日去。這樣，三的倍數常輪到你手裏，「三十」總是被你奪得了。但是很小的孩子，都不解這祕訣，兩人都盲從地說下去，偶然奪到「三十」的孩子便自以爲強。在旁看他的大人們覺得淺薄可笑。等到其中一人奪到了「三十」而表示十分得意的時候，大人便插進去叫道「三十一——月底被我奪到了」！便表示十二分得意。「奪三十」原是陰歷時代舊有的遊戲法，

以三十爲月底最後的一日。現在雖改用陽歷爲國歷，但鄉村的兒童還是沿用着舊有的遊戲法，不知道一月有三十一日。世間原有種新時代的遊戲，然都需要很複雜的設備，很高價的玩具，只有都市的富家子弟有福享受，鄉村的小兒是享用不着的。窮鄉僻處的兒童，從他們的老祖母那裏學得些過去時代的極簡單的徒手遊戲法，也可聊以消解長夏的「沒心相」了。

閑

倘然不是徒手徒手，而能得到一種極簡單的物件，怕「閑」的人們便會想出更巧妙的種種遊戲法來。譬如夏天，幾個沒心相的兒童會集在一塊，而大家手中拿着摺扇的時候，他們便會把摺扇當作玩具的代用品。男孩子大都歡喜模仿賣藝者的手技，把摺扇拋起來，叫牠在空中翻幾個筋斗，仍舊落入手中。這就可以比賽勝負：例如定三十個筋斗爲滿額，然後各人順次輪流地拋扇子，計算筋斗的和數，先滿三十者爲勝。倘然落地一

次，以前所積的筋斗全部作廢，須得從新積受起來。這種玩法有江湖氣和賭博氣，女孩子就不大歡喜弄。她們奪到扇子，自有一種較文雅的法，便是數扇骨。她們想出四個字，叫做「偷買拾送」。把扇骨一根一根地依照這四字數下去。數到末脚一根扇骨倘是「偷」字，便認定這扇子是偷來的，而和這扇的所有者相挪揄。餘例推。有的人又加三個字，合成七字：「偷買拾送搶騙討」，玩時花樣更多。倘某人的扇子的骨數到「搶」字上完結，餘人就都叫她「強盜」！

幾個沒心相的人倘會坐在桌旁，就可利用桌子爲玩具而作「拍七」的遊戲。這是大人們也常弄的玩意兒。但年長的孩子們玩起死興味更高。玩法；六七個人空手圍坐在桌旁，其中一個人叫「一」，其鄰席的人接着叫「二」，以下順次周流地叫下去，輪到「七」却不准叫，須得用手在桌緣

的上面拍一下，以代替叫。他拍過之後以下的人接着叫「八」「九」……到了「十四」又不准叫，須得用手在桌緣的下面向上拍一下，以代替叫。即前者「七」稱爲「明七」，須在桌緣上面拍；後者「十四」稱爲「暗七」，須在桌緣下面拍。以後凡「十七」，「廿七」等皆是明七，輪到的人皆須向桌緣上面拍；「廿一」，「廿八」，「卅五」等皆是暗七，輪到的人皆須向桌緣下面拍。倘然不小心，輪到暗七時叫了一聲，其人便輸；大人們以此賭酒，孩子們以此賭手心。叫錯拍錯的人都得被打手心。但這玩法需要智力，沒有學過算學的很小的孩子都不會玩，須得稍大的小學生方有玩的能力。且玩時叫的數目有限制，大概到七十爲滿。七十以上的暗七，爲九九表所不載，大人們玩起來也覺太吃力了。曾經有一位算學先生大獎勵這個玩法，令兒童常常玩習。並且依此例推，添造出「拍八」，

「拍九」等同類的玩法來教他們做，說這是可以補助算學功課的。但是說也奇怪，被他這樣一提倡，孩子們反而不歡喜玩，當作一種功課而勉強地實行了。

孩子們沒心相起來，雖在廢墟中，也能利用瓦磚爲玩具而開始遊戲。他們拾七粒小磚瓦，向階沿石上磨一磨光，做成七隻棋子的模樣，便以階沿石爲遊戲場而「投七」了。投七之法，先由一人用右手將七粒磚頭，隨意撒散在階沿上，然後選取其中一粒，向上拋起，趁這空的機會，向下摸取另一粒磚頭，然而回過手來，接取上面落下來的那一粒。手中就拿着兩粒磚頭了。再把其中一粒向上拋起，乘機向下摸取一粒，回過手來接了上面落下來的一粒，於是手中就拿着三粒磚頭了。這樣拋過六次之後，七粒磚頭全都在手。以上算是一番辛苦的工作，以後便是收穫了。但收穫不是

完全享樂，仍須得費些氣力來背出斤數來。即將七粒磚頭從手心裏全都拋起，立刻翻轉手背來接。接住幾粒，便是收穫幾斤。孩子們的手背是凸起的，大都不會全部接住，四斤，五斤，已算是豐收了。一人收穫之後，把七粒磚頭交與第二人，由他照樣工作且收穫。遊戲者二人，三人，四人都可。預先議定三十斤爲滿，則輪流玩下去，先滿三十斤的便是得勝。但規則很嚴；在工作中，倘接不住落下來的小子，或在取子時帶動了旁的小子，其工作就失敗，須得半途停工，把工具讓給別人；而且以前收穫所積蓄的斤數全部「爛光」，爛光就是作廢的意思。倘然滿額的斤數定得很高，——例如五十斤爲滿，一百斤爲滿，這玩的工作就非常嚴重。到了功虧一簣的時候，尤加緊張。一不小心，就要遭逢「前功盡去」的不幸。其工作法也有種種，如上所述，一粒一粒地摸進手裏去，是最簡易的一法。

更進步的，叫做「么二三」，就是第一次拋時摸取一粒，第二次拋時要摸取二粒，第三次拋時要摸取三粒。在這時候，撒子及出子都要考慮。撒子時不可撒得太疏，亦不可撒得太密。太疏了，同時摸兩粒三粒不易摸得到手；太密了，摸時容易帶動旁的粒子。出子時得考慮其餘六子的位置，務使其餘六子分作相當隔遠的三堆，一粒作一堆，二粒作一堆，三粒作一堆。然後摸時可得便利。倘使撒得不巧，出得不宜，玩這「么二三」時摸子就容易失敗，少摸一粒，多摸一粒，或帶動了旁的粒子，就前功盡去了。所以孩子們玩時個個抖擻精神，個個汗流滿面。一切的「沒心相」全被這手技競爭的興味所打消了。

近來大旱，河底向天，農人無處踏水，對秋收已經絕望，生活反而空閒了。孩子們本來只要相幫大人刈草，送飯，現在竟一無所事了。但春間

閒

收下來的蠶豆沒有吃完，一時還不會餓死。在這坐以待斃的時期，笑也不成，哭也沒用；只是這些悠長如小年的日子無法過去，「沒心相」之苦真難禁受。就有種種簡單的遊戲發見在日暮途窮的鄉村間。這好比囚徒已經被判死刑，而刑期未到。與其在牢中哭泣，還不如大家尋些笑樂罷。都會裏用自來水的人聞知鄉間大旱，在其同情的想像中，大約以為農家的人一天到晚在那裏號哭或餓死了。其實不盡然，號哭的餓死的固然有，但閒着，笑着，玩着而待斃的也還不少。這種閒玩笑樂雖然悲慘，然其救治人的「沒心相」，未始不是生活的一種慰藉。昔人云；「詩文字畫，皆豐歲之珍，飢年之粟」，各種閒玩笑樂便是鄉人們的詩人字畫。這在豐歲是珍，在飢年是療「閒」的粟。

廿三年八月十五日。

小鴨之死

蘭如

(一)

星期日我們去找一位中醫看病，半路上看到有提一籃小鴨叫賣的，我們停住腳向他買了一對。

『這只鴨子頭上有鳳球的，長大了特別美麗。』

賣鴨者這樣介紹，於是我捉住了那只頭上有個小它它的花鴨。

『我拿去養在學校的小池子裏吧，那裏面有牠們吃的東西』特說。

『好的，不過……』

我的話還沒說出來，他已經拿着兩只唧呀，唧呀的小鴨子走了。

三十分鐘後看了病回來，我走得很快，爲的要趕快去看小鴨子。

『我們同去把小鴨捉回去吧，不要放在池子裏，』我提議說。

『池子裏水太深，也許不宜於初生的小鴨吧。』

特同意了，於是我們同去看小鴨。

『怎麼？還有一個呢？不看見了！』

走到池邊，特大嚷了起來，我忙追去一看，果然池子裏的浮萍上只剩

一只小鴨在那裏唧呀唧呀的叫，那隻頭上有鳳球的不見了！

『趕快找吧，牠也許爬到上面來了。』我連忙向園林裏的草間樹下

去尋找，特已經拿了一個探標本的水網來用力往水裏一撈，『喝，在這

里！』

『還活嗎！』

我這時的確是驚喜交集。

『死了！』

蹲下去細細地一看，真的死了，特以爲牠還沒死多久，可以用人工呼吸法救轉來的。於是將牠的腿子伸直擺着，一上一下地弄了很久，結果呢？鳳球小鴨永遠不能唧呀唧呀了！

看到牠死的慘狀，心頭不覺一酸，眼淚幾乎要掉下了！尤其一想到半點鐘前牠在一大羣嫩綠的，淺黃的小鴨當中很愉快地唧呀唧呀叫着，而現在的結果竟如此，更感覺生命這東西太渺茫了，不但小鴨如此，一切動物都如此，尤其是人類。

我埋怨特不該把小鴨放在水深的池子裏，以致活活地送掉了一條無辜

的生命，他也很懊悔，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另一只小鴨望到了牠同伴的屍體，更唧呀唧呀地叫得悲慘起來。

我提議將小鴨埋在池邊的一顆枝葉叢叢，綠油油地的橙木下面。特立刻放下死鴨去取小鏟子來掘好了墳墓，爲了怕被狗或貓聞到了鴨的氣味去掘墳，他挖的很深，挖好了，輕輕地將屍體放下去，頭在樹底下，坐南朝北，墓的周圍，有花有草，有池（唉！葬送了牠性命的池！）有樹，風水是很好的，想來牠的歸宿地還不錯，總可對得起冤死的小幽靈吧？

特去送鏟子去了，我呆呆地望到一堆凸出的小新墳，像哀悼一個親人似的默默地低下了頭。

另一只小鴨，很悲哀地唧呀唧呀叫着。

風吹得草木蕭蕭地響。

小鳥在樹枝上淒楚地奏着輓歌。

唉！一切景象都是死的象徵呵！

特寫了一塊「小鴨之墓」的木板來，我們就豎在墓前做爲墓碑，一面是紀念牠，一面是告訴人家不要去挖這塊地方。

寂寞地，我們拿着另一只小鴨唧呀唧呀地回來了。

(二)

——這只小鴨真是個寶貝呀，我們要好好地養着。

一路上，我都這樣想着。

長方形的小天井裏，栽着正開着鮮紅綺麗的夾竹桃和青翠欲滴的小槐樹，還有一只大缸，裏面養着金魚。地上長滿了青青的小草，小鴨就在這地方住下了。

大概是牠感到一個太孤單的原故，總是唧呀唧呀地叫個不停，在天井裏來回地亂跑着。

我用破碗盛了稀飯給牠吃，牠連望都不望我，又拿了些青菜撕成碎片放在飯邊，牠也不吃。

『鴨子是不能離開水的，也許牠需要洗澡吧。』我說。

特立刻去廚房拿了剗煤的剗子來，在太陽光晒不到的角落裏挖了一個小池，又怕土鬆漏水，連忙找了一只碗來放在土中，然後貯滿了水，硬把小鴨放進游泳池去，誰知牠在裏面翻了一個斛斗，又唧呀唧呀地跑出來了。

爲了他的聲音，叫得太悲慘，我簡直什麼事都沒有心思去做。

午飯以後。

我照例端了一杯水去天井邊漱口，水從牙刷底下噴出來，像旱天下急雨似的落在天井裏，在小鴨簡單的腦筋裏，也許以為這就是下雨吧，於是牠很高興地一扭一拐地走來，站在水下洗澡。起初用小嘴啄翅膀，洗腿子，然後洗週身。

水濺在牠柔軟的，淺綠的羽毛上，像鋪上了一層珍珠般美麗。牠再也不唧呀唧呀地叫了，只是很忙地洗着澡。

最後，我將水迅速地傾倒下來，牠竟將兩條腿蹲了下去，唧唧地做着游泳的姿勢了。

『快來看，特呀！小鴨子多可愛，牠在漱口水下游泳呢。』
我快樂得狂叫了起來。

特看了活潑的美麗的小鴨，全身淋得水泱泱的，像小珠落在牠身上一般，他也很愉快地笑了。

『牠需要下雨，讓我再去倒盆水來吧。』

等我第二杯水倒來時，牠又遠遠地跑去玩去了。

從這時起，牠像孩子似的撒嬌似的唧唧，小羔羊似的馴良蹲下去游泳的姿態，深深地印進了我的腦海。我暫時忘記剛才淹死在池裏的小鴨而只顧埋頭看書去了。

一點半鐘。

忽然我記起了房東有只母貓，剛生了四只小貓，一身瘦得猴子似的，牠也許會很殘忍地殺了我的小鴨當老鼠吃，於是我放下書去看小鴨。還好，牠很安靜地蹲在樹蔭底下打盹。我想牠洗了澡後也許很涼爽，從鄉下

來到城市，雖然不是牠走路，但在竹筐內擠來擠去，也許疲倦了吧。爲了不敢驚醒牠，我只遠遠地站着看了一會，便回房裏來了。

『蘭，小鴨不見了！』

我回房來還不到十分鐘，特就在外面大嚷起來。

『在東邊的樹蔭下睡覺呢。』

說着，我仍然很安靜地看書。

『沒有，什麼地方都找遍了，沒有看見牠。』

『笑話，等我來指給你看。』

喝！真的不見了！

我趕快往四處尋找。在晒坪的西邊找着了牠的屍首，天！多麼慘呵，整個的頭被小貓吃掉了，此刻正在嚼着牠的頸項，我死命地踢了每個小

貓，牠們的腸子都幾乎被我踢出來了。地上鮮血淋漓，我難過得心痛起來，忙叫特在牠睡過的樹蔭下挖了一個墳穴，很悲哀地埋葬了牠。

『唉！想不到牠的結果比鳳球小鴨還慘呢。』

我沉痛地說。

『看到兩只小鴨在我們的面前死去，真有點難過。』

特居然也感慨地嘆息着。

從此以後，我無論見了母貓或者小貓，總要用腳狠狠地踢她。大約一星期以後，這五只惡貓被送到鄉下去了。

又過了半個月。

房東買來一對小鴨，毛是淺黃的，我每天都看到。但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死去的那兩只小鴨，是世間最美麗，最活潑，最可愛最溫柔的！……

獄 中 記

檻 衫

(一)

這是風雨交加的一天。十月季候，外面也許秋涼了吧，然而我們這里，還是炎夏，充滿了汗氣臭氣和熱氣。

大家都靜默着。二十五個關在一間兩丈見方的黑牢里，像二十五具死屍存放在一座破廟似的，死一般的沉寂。可是每張焦急而憂慮的臉面上，却都分明在說；『該死該活，早些發落吧！』突然，打破沉寂喊出一串聲音，那是看守班長在叫人名。接着便是『八號』『六號』『十一號』『四

號』四個尖銳的答聲，和擦擦的開鎖聲。鎖開了，被叫的人都出來了。其中有一個便是我，有二人是我同處解來的。鐵窗上頓時掛上許多隻眼睛，亮的，也可說是幽暗的。他們是在給我們祝福呢，還是擔憂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他們此時的注意，向日葵似的，都朝着我們了。而我們呢，死是活，也不知道，只是莫奈何的癡立着。大家都窒息着，大家都在希望着什麼。『把公家毯子和飯碗拏出來！』班長又大聲說了。隨手交給我們每人一張收據紙，使我們簽了字。於是誰也明白是怎麼會事，窗裏人笑，窗外人也陪着笑了。

『老居，恭喜你上中央飯店了。』

『唉，我們不知還能在那里相見不？』

『唉，唉，我們，我們，……。』

同房的，七嘴八舌向我說着。但等不及我給他們安慰三言兩語，已經五花六綁，被帶走了。甫入囚車，憲兵班長遞給我們一人一份判決書。在顛簸中，邊談邊看，知道陳判無期，楊判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而我可說僥倖，僅得一手之數。另一人見我們看完，便將他的一份交給老陳，說道：『先生，請你瞧瞧這上面說些什麼？』陳瞧了，告他；『你是逃兵嗎？判了你六個月。』這兩句話，可不是好玩的，頓時他臉色變白了，直白到唇尖，兩眼直瞪着現出比流淚更慘的神氣，從此呻吟訴苦之聲，直把我們送到監獄。他說他雖是逃兵，可是并沒穿軍服，佩軍章，也沒冒充過，也沒拖械，也沒什麼什麼。他又說，不管寬不寬，六個月實在太長，不知能否活得出來。最後他問陳判多久，陳答無期。他不懂無期是什麼，小楊解釋說；『那就是說，民國末年放他出獄，而我十五年，總算謝謝天，還有

個期。』說了笑着。逃兵聽了，大概明白無期比十五年是多點，而十五年與六個月是有個距離。但是六月六月的還是念着，且仍不斷的長吁短歎。

入監後，經一二科分別堂問一通，即收監。乍進獄所，便不由人毛骨聳然。十步一門，五步一柵，都是鉄的。窗內聽見脚步聲，探頭探腦的露出些灰白瘦削的面孔，并聞：『喂，喂，來瞧，來瞧，來了新客。』的輕語聲。隨後，我們四個被分開了，我經送入×監十六號房。當見房屋整潔，空氣也不惡，頗滿意，與同房難友交談數語，便合衣而寢，一面籌思着我的『五年計劃』。

夜深，窗外雨仍未停，簷下滴滴的。也不知天意爲我們被難者抱屈而泣呢，還是想用此涓滴沖洗人間的一切罪惡，恥辱哩。

一九三四，十，六日。

(二) 吸煙

吸煙飲酒，這在中外任何監獄，許都是懸爲例禁的吧，這里也沒有例外。事雖如此，實際上儘管禁得厲害，能著實效，但想乾脆禁絕，則未必了。至少我們這里是如此，我自入監數日來，幾乎無時不聽說關於這類犯禁的事，特別是烟。但因人不熟，從未過問，總是聽聽而已，今日午二時，我却親眼見癡犯被獲的怪劇，又慘酷，又滑稽。事情是這樣的：出事地點是對面六號房，大概那人正蹲在門角裏偷着吸吧，查班的官來了。『那里來的？』這句突然而兇猛的問題，將我引到窗前探聽。其時，對面的，已經誠惶誠恐端立在官大爺面前了。雙手下垂着，兩脚直立于地，像生了根似的，頭俯着不敢正視，嘴唇微動，似想說又不想說什麼。沉寂，全監衛都給沉寂佔據了。『說呀，只要你說出來，我不處罰你。』報告科

員：做工拾的一點屁股。」「那裏這些屁股？我瞧你這樣，——來呀，拖出來揍！」于是門開了：搜查一會，僅得洋針一枚。官便問：「火呢？什麼做的火呢？」「報告科員：就是用這枚針和荳瓣醬石罐子打出的火。」我聽了，非常詫異，心想：「這還是原始社會的取火方法哩！」不容我再想些什麼，官的審問又來了；「呵，那末，烟究竟從那裏來的呢？」「報告科員：是拾的真的，這次錯了，請科員處罰吧！」「媽的，！」「媽的」下文是什麼呢？是拍拍響的耳光兩記。一時事態惡轉，科員態度嚴重萬分，像立即要將他就地槍決似的。這當兒，那人不知是急中生智呢，還是智在善應急變，慢條斯理的說道：「報告科員！實不相瞞，這怕是昨日飛機過監，遺下來的。」突來這幾句話，真有點太怎麼了。科員的鐵面上開了花，無數條縐紋一皺，算是笑了，看守班長瞧見科員笑，不敢不笑，

也笑了。「唉，真調皮，來來——罰你二十下，看你下次再吸不？」於是這場公案便由兩個手心分擔解決，而大家認為能這樣，總算萬幸。

十，十六日

(三)「父與子」

入監後，忽忽廿日了。連被捕之日算起，則四倍之。這當中，自己也莫明其妙是什麼心理，總不願向外方通信，家信也在內。在押時，整個腦筋給『談話』『過堂』『判刑』『打靶』這些無情的概念佔據，尙有何說，但自入監，情形比較安定，至少總該寫封家信吧，然而不，沒有寫過。倒是家裏打聽得清清楚楚，出乎意外的今天收到父親一封詩信，一紙當代父母典型的寫真。——他愛護他的兒子，希望他完婚生子，畢業做官，希望他要舉止持重，而合乎中庸之道，但切莫『孟浪』呀，那即說，你要苟

安性命于亂世呀！但如今他的兒子孟浪了一回，罹下了五年『大罪』。五年啦，這是多麼悠久的歲月啊！即便刑滿出獄，人還有用嗎？顯然前途暗淡，怎怪得他『老淚滾滾』呢？於是『生平願未償，我死目難閉，職此多杞憂，幾回驚寤寐。』然而傷心之處，尚不在此，而在『第恐爾歸來，我已逐鬼隊。』意思說，我將臨死也不得你來送終呀！送終不送終，退步想，也罷了。終究水往下流，他還怕他兒子在獄受苦頭哩，又懇切叮囑，『事勢難挽回，』你要忍耐懺悔，念佛，求上天默佑呀——現將原信錄于此以和全世界父母的囚兒囚女們掬一滴同情之淚吧！

××即悉：兒大未論婚，兒學今又廢，瞻望爾前途，滾滾老淚墜。向來願未償，我死目難閉，職此多杞憂，幾回驚寤寐。問爾何孟浪，罹此重大罪，奔馳遍兩京，飽領鐵窗味。徒刑判五載，在爾原无已，第

恐爾歸來，我已逐鬼隊。事勢難挽回，伊誰可怨慰？言念至于斯，隱痛澈肝肺！今非肄業時，漫詡大无畏，橫逆縱交加，諸以忍爲貴。唵佛勤懺悔，自有鬼神衛，守法安本分，天恩或早霽，尤望慎寒暖，和藹交朋輩，人禍與天災，方可期免避。所訓皆切要，爾亦熟思未？家事嘆立錐，窮困无可諱，吾老售難期，奇愁縈五內；爾兄得枝棲，力難維家計；仲子仍閒居，百謀終不遂，家人幸清吉，告爾差堪慰。聞爾監獄中，工廠已設備，爾學旣難成；儘可習工藝，切宜戒驕矜，勿使學生氣，言行防招尤，小心當翼翼。判決書謂何？望爾速抄寄。一切不盡言，爾其善自勵。此詢近好！

父諭十，二十日

啊，父親呵，你不孝的兒子，沒聽你的教訓『羅茲重大罪』了。他沒盡半點人子之職，有之，便是一再拏鐵窗生活，製成你的憂傷而已，罪過呀，真是罪過呀！然而也不知有多少父母正享受着他們兒女的這種孝敬哩。單說我們這里，有誰不是年富力強的青年小夥子？我們有的在監死了，屍骨也許都給豬狗充了飢吧，但是死者的父母，多半還在數着年呀月的希望着哩！田原月夜，柳樹椿頭，當不少鄉老村嫗，拭淚坐泣吧，他們想道：『我兒該回來了吧！』然而回來嗎？許在夢中是回來了！我們也有的在監瘋了，哭和笑做了我們生活的糧食，但瘋者的父母是同樣的期待着！唉，父親。全世界犯人的父母親呵，這種事實說來是很簡單的：你們的兒女做了時代的俘虜，而你們便做了兒女們的犧牲。但是製成這種種禍源的，咎在誰何呢？請容我們囚兒囚女爽直問一句吧，『羅茲重大罪』者，

究在誰呢？你們果真相信是因你們兒女們『孟浪』嗎？

十，廿七日

(四) 訴

『唉，先生，這些話我都懶得說了，我都說厭了。您想，十二年，唉，十二年已經吃了九年多。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再也不作出去的夢想了，出去，幹什麼呢？天曉得外面現在是什麼世界了？出去，還沒有飯吃，衣穿房住；出去，方向也辨不清了。唉，想來真寒心，在前清，皇帝名下常有赦；皇帝娘娘生個寶，也有赦，如今世道真太難了。好容易眼巴巴望到二十一年，大赦機會到了，我已經吃了六年多，這該可望出去吧？當時，我想出外了，化兩塊錢，販賣烟捲什麼的，也勉強湊合了。於是滿腹熱忱等待着，一月過去了，兩月過去了，三月又過去了，終究音信毫

無。後來才知，有的碰上了，有的沒有碰上。我呢，唉，我呢，我她媽倒霉，偏沒碰着。這運氣，唉，這運氣可真壞到家了！論我這門官司，他說我是偵探，天曉得，我何曾幹過這玩藝呢？那時，不過跟聯帥（指係傳芳）做個小衛兵，後來打仗，我被捕了，她媽硬認我是探子，天啦，我何曾幹過這玩藝呢？當時你說承認吧，天理良心，我真不是的；你說不認吧，那生活，唉，那生活可真夠瞧了。吊也罷了，在扛也沒要緊，這都忍受過去了。只是那大荷包，唉，先生，您可知道那大荷包嗎？那真是，真是啦；唉，您瞧我這背脊骨，已經斷成兩截，至今天明時，還疼的難受，四肢也疼哩。他將你四肢懸空吊起，用個磨子似的方石，向你脊骨上拋下，砰的一聲，天啦，人就活活疼死了，唉，人就那樣活活疼死了。以後不知什麼時候給他們用水灌醒，也不知怎麼便承認了。『承認有什麼要緊

呢？何苦找苦受呢？』我也曾作這樣想，滿以爲至多判個一年半載的徒刑，便算完了。不料，唉，不料，判了十二年，而十二年恁長的歲月，竟吃了九年多了。僅好像做了一場惡夢似的。唉，頭三年，我老婆還不時來接見，但自從我能到杭州，連信兒也沒一封了。如今多半跟了人吧？孩子，我那孩子，多乖的，大概也跟他娘走了，唉，我再也不望出去了，出去，幹什麼呢？沒吃沒喝的。唉，這些話我却不願多說了，我已經不要出去了。唉，先生，北京天橋，現在還是那樣熱鬧麼？前門，大柵欄，西單呢？這些我都記得，但是今生是不能見面了。咳咳！』

十一，五日

（五）看月

夜。監衛里囁囁的談話聲，隨着落日沉下去了。一絲兒響動也沒有，

寂靜，寂靜得像座古寺一樣。微風穿過乾枯的樹枝悉悉索索的，和着簷下屋角的一片蟋蟀的唧唧之聲，像是誰在低訴不平，又像是誰在哀怨着命運。月兒衝破了陰沉沉的雲天，露出它的秀麗面龐。漸漸將她的清輝射入監房，加重了靜穆的意味，但同時幾乎使得每個人都少不了輕輕感喟一聲半聲，雖則那感喟不定是辛酸的。我爬起床來，立在窗前觀月。瞧見自己的影子倒在地下，兩手抓住鐵窗，這許是自己第一次查覺自己存身何在吧，一些不知名的蟲子環繞着飛，嗡嗡的飛來了，嗡嗡的又飛去了。看着看着，自己彷彿也變了一個小蟲，相隨飛去；飛越了鐵窗鐵欄，飛起了圍牆禁院，飛越了莫愁湖，結果，飛呀飛的，像飛到了個什麼縹渺的境界，那兒無人也無物，只有一輪明月。牠的清麗，光澤，幽靜，渾厚，說明了桂妹的素質，待我伸張兩臂前去擁抱吧，我找到着自己了，因為我被驚醒

了

『下來下來！想逃走嗎？』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便回原床睡下。兩隻眼睛好像要與牆洞電燈比亮似的，直到夜深，不肯合目。

(十一，十四日)

(六) 一點鉛筆頭

今日午時，隣號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突於窗前進出兩種聲音：一個橫暴的粗野的吼道：『拿出來！』一個是微弱的斯文的回話。他說些什麼呢？誰也沒聽見，不過語氣之間，似乎不甘屈服似的含着點反抗意味。接着門鎖響了。不出五分鐘外傳到我們耳鼓來的，已不僅是微微之聲，而是哀哀之鳴了！彷彿在懇求着：『我今天身子不好，也沒吃飯，請您明天再打吧！』語調是非常悽慘的。一字逐一字地送到哽咽的喉管裏，使牠漸漸

模糊下去，讓你分不清是在哭泣呢，還是在說什麼。那意味，說像蚊蟲嗡嗡地飛遠了，也行，說像螢光漫漫地消逝了，也行。這時，看守班長，一個個開着鎖，一面作了個立正的姿勢，然後作古正經地說道：『報告科員：一千六百號，這幾天確是有病，請科員饒恕一次！』這個情面算是送脫了。於是急轉直下，科員鼻孔重哼了一下，說聲：『看你下次——』的半截話，便揚長而去了。那神氣，就像話非如此說，便不足表示他的威風似的。我們見事已過去，官也走開了，大家都細語微聲的談論起來，張說：『又是什麼事動輒就講打喇！』陳說：『這看守總算還有點天良。』也大家看守長，看守短的稱贊不置，唯有老彭却持異議，他說這中間還有點什麼，什麼呢？他又不明說。後來經我們問緊了，才露了點意思。他說一天晚上，聽見那難友向這班長說過『你拿去：出了岔子有我當』的話，并且

聽見班長答道：『你這人真好，出外去我一定和你做個朋友。』究竟是什麼呢？雖則誰都裝做不知道，但我想到水滸上林教頭配刺滄州時的情形，一點慧心，似已走在『復行數十步』的途中了。他因為向差撥哥哥一共使用了十五兩銀子，一百殺威棒就幸免脫了。於是當那作威作福的管營大聲喝道：『左右，給我馱起來！』時，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請告寄打！』接着牌頭道：『這人今見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最後，差撥還給他安排了個最省氣力的勾當，教他看守天王堂。這情節，大概就足說明那個什麼的內容吧！

晚飯後，做工的回號子了。據告：今午的事，原來是爲了一點鉛筆頭被發覺了，并被沒收了。這使我捏了一把冷汗，心想：『假如事情出在我

身，其將我無差撥哥哥何！』於戲！危險得來！

一九三四，十一，二十日。

（七）接見

一位多年未見的師範同學，今日忽來監看我。這是我第一次接見。帶見班長，拿着提籤，將我叫出，說：『接見！接見！穿上公家衣服，跟着走！』於是我緊跟着，經過了三個監衛，一條走廊，一塊空坪，最後穿出一間八卦亭，再轉個灣，便到了落地。這兒名叫接見室。室形像個壁起的棺材，恰容一人。室內毫無陳設，有之，便是個身披囚衣，蓬頭垢面的我。室室櫛比，共有六七間；可巧間間都無板壁，只是一個個的圈欄而已。欄杆正面罩有鐵絲網，這，說好點，可算做個接見室設置的紗窗；若從壞方面作想，那簡直和北平三貝子花園動物園中的猴子公館更想像了。

我一進室中，便蒙帶見班長殷勤招待，隨侍左右，寸步不離。來見者劉朋團君站在約莫三尺來遠的柵子外，他見着我，先抽了幾口氣，然後才問我何時到監，判多久，和些問好的話，并告：給我送來幾件棉衣和點食用品。這些話，班長惟恐我聽不清，他的耳朵是緊貼着我的，幫着聽。他就只說了這麼幾句，就給他『得了，得了』的將我們分開了。回監途中，他說監規限定，談話至多爲十分鐘，我這次因爲是新犯接見，特別通融，已經多談了兩分鐘。但是我想，自始至終，也不過十分鐘，雖則咱倆誰也沒帶着錶，瞧過鐘。回到監房不多久，劉君所送的衣物食品，都經檢查通過，交下來了。衣物原封未動，食品呢？罐頭敲開了，餅乾一包二十四塊，腐魚一罐共一塊，藕粉一盒小半袋，其餘零碎東西，也都少了許多。若不加以思索，幾乎教你懷疑到朋友的友誼，好在這兒的人，都饑得很可以

了，只要有點美餚入口，便是吃些無可奈何的虧也就滿不在乎了。晚飯時，因為大夥兒開了齋，談笑特別起勁，一時嫂子姑娘的簡直說不完，知道不盡。獄中人味的刺激作用，於此可知其宏大了。然而，我們的伙食費，規定是四元半哩！

十一，二十六日。

（八）我們的世界

我們一共是五個：兩無期，兩五年，一個九年外找一個月。獄中無期徒刑，一般算做二十五年，計之，我們共須在這兒居住，不，幽囚至六十九年零十個月之久。恁長的歲月，對於我們只是一泓靜穆的泉水，悠悠的去了，去了，永流不盡；只是一處廣漠的沙場，匆匆的走過，走過，永行不完。然而，這不是我們辜負了寶貴的光陰，相反的，而是光陰遺棄了我

們。牠將我們拋在牠的白壁上，演映着人類社會進化的歷程。你瞧，這社會向着光明的坦途前進，是多麼的迅速嚟！可要知道，那行程是集中我們的時間和精力去縮短延長的啦！

我們五個是同寢同食同喜同憂的，因為我們處於同一命運，而又同居在一個兩丈見方的奇怪的世界裏。這兒也有空氣，但是凝住的，齷齪的。這兒也有光線，但是暗淡的，憂鬱的。這兒也有糧食，但是那不是米飯，因牠含有淘不盡的泥沙，我們叫牠做泥沙飯。這兒也有飲料，但是那不是開水因牠滲有濾不清的渣汁，我們叫牠做渣汁水。這兒是我們的廁所也是飯廳，吃飯時偏也有人拉糞，屎臭汗氣夾着狐騷，活像那油鹽店裏五味雜陳。所以這兒的人，所有這兒的人，顯也與衆不同。他們是社會裏的精華，雖則他們一概都被目爲社會里的敗類。他們若以色彩去形容，那麼，五

顏六色，可說是色色俱備。有赤色的共黨，有粉紅色的政客，有黃色的跨黨份子，有灰色的貪污土劣，有黑色的癡君子和白面客，有鐵青色的逃兵敗將，有慘白色的偵探和德里風(Telephon)之類，還有所謂血腥色的判徒。我們雖各有特色，各具異彩，然而，除了那慘白刺目的和那有腥氣的以外，大體我們是一致的。這許是那幽暗的陽光，吸收了我們一切的色彩，致使互難辨認吧！要不，是不是這件藍色的囚衣遮蓋過去了呢？因之，我們大夥分居在許多名異室同的小世界裏，儘管形式上是：「一自監禁長閉門，親友幾許問寒溫，天涯咫尺欲謀面，等是艱難叩帝關。」可是精神上我們都是親親熱熱的。倘使僥倖有了點什麼書看，或者到了雜誌，我們是互相輾轉傳閱着。文盲者若想識字，隨處都可得良師益友。外面送來點食品了，那是絕對的公開：『朋友，來喇，各人名下一份齋噲！』於是大家

便含笑大嚼起來了。地方小了，實在行動不開，好，你走兩趟休息一會，我再來走。天長無事做，大家便談今博古地說笑起來，談呀談的一天過去了，又一天，又一天……談得高興，家人似的無話不說；有時話不投機，起衝突了，一個罵：『媽的，你配打官司？』被罵的：『你媽，配嗎？』這樣，馬上便有人輕輕走到窗前去把風，生怕給看守瞧見了，弄得原告遭打，被告也受罰，大家都討沒趣。房內的，照例不免即時勸慰一番，說道：『唉！你們怎麼這末着呢？都不必焦急，等明春五中全會開幕，再來個赦便有希望了。還有，你們難道沒聽說上新疆還可帶老婆的事嗎？唉，這麼着，誰也受罰，有什麼好處呢？唉，你們想：』經這一勸，照例又好如初，有說有笑。就這樣，我們常常鬧了一會又好了；好了，也不免再鬧。但是我們始終是很親熱的，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都是豢養在囚籠的羔羊，

不知何時便將送入屠場，

每日雖也有點飼養的食料，

那怕是呵，爲要收穫多量的脂肪！

十二，一日。

(九) 一付門聯

『閒抬槓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

且將歸去來辭偷兩句來，改上這麼三個字，簡直可以冒充陶淵明給我們預撰的門聯。詞對雖欠工雅，但于寫情寫境，至少我個人覺得是再好不過。上聯寫出我們的日常生活，可說是一語道破。在這兒，老實講，連吃

飯都是盡義務，要非敷衍肚子餓，我想誰也不願意鼓起脖子生吞這口黃米飯。此外別的，更不用提了。所以支持我們這夥虎口餘生的真正糧食，決不是什麼米飯，主要還在談談笑笑，使能彼此消遣，互相解悶。但是這個地方，談笑又豈容易？『多吃飯，少說話，』是這兒看守唯一的 Slogan，也就是我們應奉為最重要的一個信條。因此膽小者守口如瓶；好事者也知國事是不好談的，監事也是不好談的。談談家務瑣事吧，似又覺乏味；講講掌故軼事嗎，日長月久，也就說窮了；還有彼此案情，簡直更難作為三五人間公開的談話資料，儘管大夥相處，親若骨肉，究竟老張是否姓張，在這裡，那確還是天大的疑問。這樣，使我們日常談的笑的，不是落在女人身上，便是找些類似僻典的問題來討論。談得投機，大家忍着氣啞笑幾聲；談不投機，衝突了，也便鬧將起來。不過，隨吵隨和，同時也隨和隨

吵，遊戲似的這般鬧無已時，是謂之閒抬扛。閒着無事事，也就賴有扛可抬，去將我們平板的生活 Curve 成趣。試想：果如死水詩人聞先生所吟——

『這是一泓死水激不起來點漣漪。』那人生還有生趣嗎？要知我們這夥百無聊賴的囚徒們嘴，獄里生涯端靠『閒抬扛以成趣』哩！

再談下聯。誰也知道監獄的門是不如菜園的門那麼隨你出入的。監房的門呢？當然關防之嚴，更可想見了。就談我們這兒的，除了每晨進出馬桶和看病時，須啓閉片刻外，成日就像生了根似的，連動也難望動一動。『放風』是要隨官爺們的興頭而定的，我入監已月餘，只放過一次，再也不知落在那個初一十五，才撞得着。所以我們如指望這個機會，去把這牢門少開，比較一個麻頭怪險的醜男子，欲博得一位妙齡美女的啟脣一笑，

還要困難得多。除此，果就絕無開門的機遇嗎，也不然。據說：有時我們在天上的父，發了慈悲，也派幾個把善男信女，來監勸導他老人家這些有罪的兒女們。這樣，承他老施用無形的宏力，一掌把門推開，我們便可託庇福蔭，而得見見天日，吐吐鬱氣。不過，迄至今日，我尙沒見過這種敷布德化的信士（？）想來是如今下界無惡不作，上界刑賞事忙，也顧不了許多調遣了。再，你想門雖設而常關着，那飯食將怎的出進呢？這經說破，本也不算驚奇，因為門的下半截開有一矩形小洞，這便是囚徒們一切食糧飲料進出口的交通孔道。飯來了，一個在外送，一個在裏接；吃完了再添了便是一個在里送，一個在外接。反正門是不開的，任憑你怎樣，怎樣也只此一洞。門洞外，設不幸祝融駕臨，也是不開的。這是難友們歷舉陳例談過的。但這不是拒絕，反是歡迎，因為據他們講：在這時是甯可燒

死一千，也不讓偷跑一個的噃！由此可見善門難開，城門難開（註），都不若牢門之難開了。此真所謂道地的『門雖設而常關』。

（註）武昌守城不開四十日，涿州關城達兩月之久。

十二，六日

（十）望書

讀白香詞譜，想到填詞。二十來日家信杳杳，只字不見，心裏酸溜溜地說不出來怎樣難過。卽境生情，信手寫來——

秋風秋雨倍增愁，父住鄂州，兒羈京獄，心懸兩地多疑猶，佇盼通郵。

僅成半闕，便給難友們喂呀喂的打斷了。這是個信號，意思說：『有人來了啦！』我連忙將紙筆收藏起來，端坐看書。這在北平話叫做『裝

孫子」，而監獄簡直是個天然的長期「裝孫子」講習所，因為這兒的人，裝癡裝呆，作好作歹其表情熟練和巧妙，真是太什麼了。紙筆文具，雖屬禁品，偷偷摸摸，原也可大膽逕行而不顧；不過爲了息事甯自己，我也不得不免強做作一番，遮掩過去。不一會，班長走過了，放下書打算再寫時，發信的來了。內有我的家信一封，心裏喜得什麼似的，滿以爲能帶點希望和安慰來，不料接到手一看，短短百字，有被墨塗了的，還有被剪裁了的；餘字上，檢查印蓋重重，有的也已辨認不清。天曉得信上寫些什麼，要非信末還存有「家中老幼均吉」一句，那我恐怕真要懷疑到我的眼睛了！一時悲憤交集，詞仍半闕而終。轉賦七絕二首，準備書信時騰清，代作復稟。詩如后：郵函幾度嘆無從，忽報平安事少凶；信內不曾書百字，檢查印已蓋重重。閱罷來書愁半刪，居監儘可享清閒；從今無慮衣食住，惟苦行難越此關！

十二，八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9434B

